

TRAN DAN TIEN 著

張念式 譯

# 胡志明傳



# 胡志明傳

TRAN DAN TIEN 著

張 念 式 譯

八月出版社印行

胡志明傳

TRAN DAN TIEN著

張念式譯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八月出版社印行

上海武昌路四七六號十九室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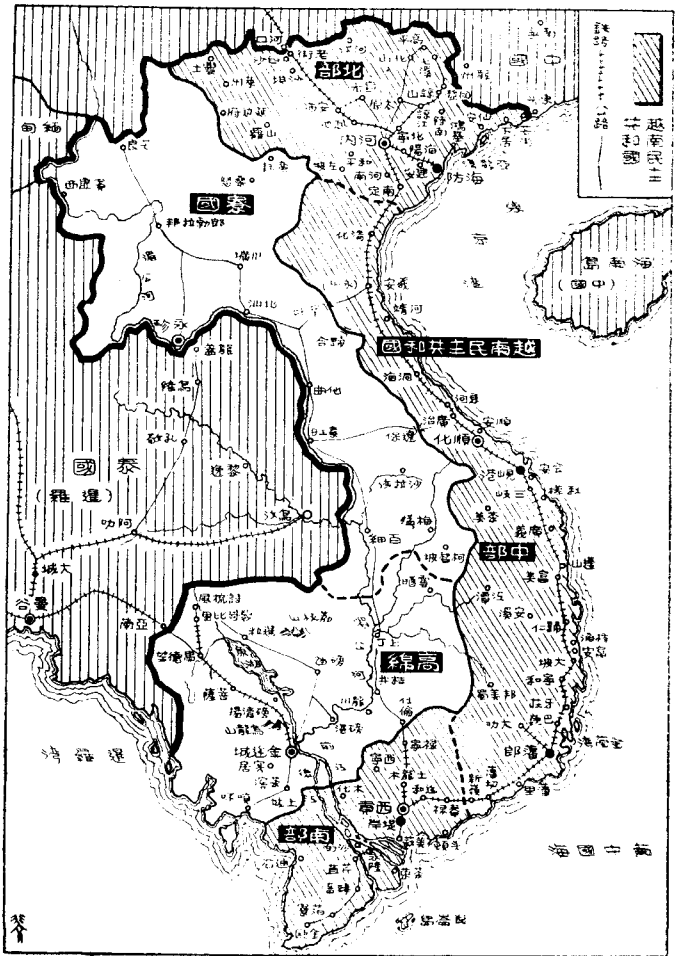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經售處：香港文化供應社  
香港大道中三十七號三樓

H0001-3000



*Salong.*



很多外國的和越南的（例如筆者）新聞記者和傳記家都想爲這個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主席寫一本傳記，但直到現在，他們都沒有成功。他們失敗的原因是很簡單的：胡志明主席不喜歡講他自己的事情。

我第一次見到胡主席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這是一個富有歷史性的日子，在這一天，站在一羣熱烈歡呼的羣衆的面前，站在一百多萬越南民衆的面前，他莊嚴地宣讀越南的獨立宣言。

第二天，我寫信給胡主席，請求他給我一個約會。就在當天的晚上，我很榮幸地收到他親筆寫給我的覆信。信是這樣寫的：

「請於明天早上七時半來。」

你的胡（簽字）

覆信的迅速，信的內容簡單和約會時間定在清晨，使我大爲驚疑。

九月四日的早晨，我於七時二十五分到達主席的官邸。剛剛七時三十分，一位青年人來到會客室裡并有禮貌地對我說：「主席在他的辦公室裡等候你。」

胡主席的辦公室是一間很大的房間，一面開着幾隻大的窗子。辦公室裏面放着主席的辦公桌，一張牀，一間靠着牆壁的小圖書室，兩張祕書用的小桌子。在壁爐上面，放着孫逸仙博士的像，像的旁邊放着一瓶花。這就是辦公室裏所有的東西，沒有畫，也沒有其他的裝飾品。

胡主席時常都穿着一套卡嘰制服，這種服裝現在已經是國際化的了。他穿着的黑色布鞋是北部的農民手製的。

他有着銀灰色的頭髮，闊而高的額，銳利的但又是老的眼睛，端正的鼻，一半爲鬚髮掩蔽着的口，和相當長的鬍子。他的臉部是瘦長的，而臉色的灰黑，使人們想起叢林中風霜的折磨和游擊戰爭的艱辛。在初次見到他的時候，我們覺得他好像是一位老鄉村教師。

我進入辦公室裏，恭謹地向他敬禮。我們的主席起身跟我握手，請我坐在他的辦公桌的前面，他自己也坐下來。他先問候我的雙親的平安，然後對我說：

「我的兄弟，我能够替你做什麼事呢？」

我很直截向他叙述我的目的。

他很注意地聽我的叙述。當我一講完之後，他微笑地回答我：

「傳記。這是一個好主意。但目前還有其他更緊要的事情。很多同胞在飢餓中，他們需要找到東西來養活自己。經過八十年的奴隸統治之後，我們的國家尚在風雨飄搖之中，我們要把它重建起來。我

們去做最迫切的工作吧！至於我的傳記……，我們將來才談它吧！」

我碰了壁了。但我自己並不認爲動搖了。

不久，我又擬定另外一個計劃：

直接的方法，即是說，直接從胡主席本人裏獲得資料，是已經失敗了。經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我覺這些方法是不能不失敗的。一個像我們的主席那樣的人，他怎樣能夠有時間來對我敘述他的生平呢？因此，我怪責自己愚蠢，在事前竟沒有想到這一點。

現在，剩下來的只有間接的方法，即是說，詢問那些在某一個時期直接地或間接地認識胡主席的人物，不論他們是外國人或越南人，以獲得傳記的資料。這種方法是最困難的和需時最長的，但也是最有成功的把握的。最後結果證明我這個想法是對的。我就是用這個方法，經過兩年的工作後，終於得到足夠的材料來寫這本傳記了。

我應該承認在這本傳記裏是仍然缺少若干環節的。在胡主席的奮鬥生活裏，這些環節是不是最重的呢？我不能夠，同時我相信沒有人能夠答覆這個問題，除了胡主席自己之外。



在報導我的研究的結果之前，先知道一位外國的著名人物對於胡主席的意見，或者是需要的。

談及胡主席，黃強將軍（註）曾經這樣寫：

「胡志明先生，越南政府的主席。胡志明是一個假名。大多數的革命家都有他們的假姓名。他的真姓名是阮愛國。」

「這位老戰士誕生於一八八七年。他現年六十歲……雖然在國外經過一個長時期的居留，但是他依然保持着一位十足的越南人的相貌：短髮長鬚。這是一位謹嚴的鬥士。他的服裝是很簡單的，常年穿着一套卡嘍的中山裝，一雙布鞋，戴着一頂「殖民地帽」。他百分之百地像位越南鄉村的紳士。」

「他的性情極為溫和、可親。或者，這是要作為領袖的人們所不可缺少的特性吧！」

「他青年時代便成為鰥夫，以後未再娶妻。因此，他沒有兒女。」

「在我們政府北伐之前，他是鮑羅庭的秘書和翻譯員。他在廣州住過很多年。他精通中、英、法、俄四國語文。當他講演的時候，口若懸河，又不需要講稿。」

「一九四六年三月廿二日，中國第一方面軍設宴招待麥格勒將軍（General Leclerc）。在宴會

時，胡主席用法語講演。英、法、美的軍事代表深爲他的口才所感動。

「他講得一口很好的廣州話和國語。這是一位真正的精通數國語言的人物和天才的講演家。」

「他曾經將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翻譯成越南文。」

「他曾留學俄國。」

「在香港，在越南和在我們中國，他都坐過牢。」

「有時，爲了生活，他做過賣火柴的小販。大多數的革命領袖是由物質條件和他們的生活條件養成的，而這些條件又往往相類似。胡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個。因此，他能够犧牲全部的力量去爲越南的解放而鬥爭。」

「去年八月間，他以動人的手腕取得了越南的政權。但他過着和一位越南公民沒有分別的物質生活，他絕對不尋求個人的享受。除了替國家工作之外，他完全沒有什麼慾望。」

「有一位朋友會問他：「你在什麼時候才想結婚呢？越南的革命是勝利了，你是政府的首長。現在是不是適宜於結婚的時候呢？」

「胡主席微笑，但他不回答這個詢問。」

「那位朋友要求一個答覆，胡主席於是對他說：「等到我們的國家得到獨立的時候，我就結婚。」

「在來往各地的時候，他慣常地乘坐一輛小汽車，裏面擠擁着他、他的秘書和他的侍衛，好像擠擁在沙甸魚罐子裏面一樣。」

「一九四六年五月卅一日，他去法國出席一個會議。在上飛機的時候，除了一根手杖，一身衣服和一雙鞋子之外，他沒有別的行裝。巴黎的報紙把這件事情露佈出來，於是成爲沙龍裏談話的題材。」

「有人詢問他：「在你的地下活動的時期中，你曾經入獄若干次，和在什麼地方？」

「他回答說：「我不能夠對你說。我曾經入過很多次獄，確切次數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

「實際上，他曾經坐過中國的、法國的和英國的監獄，他已嘗試過歐洲的和亞洲的監獄制度了。我曾經說過他是一位天才的演說家。在他的講演裏，當他接觸到動人之處時，他的聲調和他的熱淚緊抓着聽衆的心弦，使得他們流淚。因此，他能够呼風喚雨，創造新的場面。今天，他是越南的唯一領袖。越南人民，特別是農民和工人，都很愛戴他。」

「目前，在殖民地的著名的領袖裏，人們可以提出印度的甘地，印尼的蘇加諾和越南的胡志明。他們雖然各有不同，但他們却組成真正的三位一體。」

（註）黃強將軍曾在法國留學并在越南居留多年。他曾任抗日於上海的著名的中國十九路軍的參謀長。在日本投降之後，黃強將軍偕同中國第一方面軍進入越北受降。

### 三

出生證是不存在於我們的國度裏的。每一個家族都有一本族譜，以登記每一個族人的誕生。

我的合作者陳先生，終於找到了胡主席家族的族譜。

胡主席誕生於申卯年，相當於一八九二年。現在是丁亥年——一九四七年。他現年五十五歲。

他的父親是一個文人，但他的家庭是一個農民的家庭。

在這個時期，法國剛征服越南。對於新主人的仇恨，生長在所有的越南人民的心坎中。老的「馬基」戰士常常談及潘定鳳(Phan Dinh Phung)和黃和參(Hoang Hoa Tham)這兩位領導抗法游擊戰爭的領袖。

潘定鳳是一位知名的學者和高級的官吏，他是第一個起來反抗法帝侵略者的愛國志士。他組織起中部的知識份子和農民，領導他們從事反抗征服者的艱苦鬥爭，經過了許多個年頭。

他雖然是死了，但他的姓名已成爲愛國主義的象徵。

黃和參是北部的一個農民。在很多個年頭裏，他領導一羣游擊戰士英勇地去戰鬥。一九二二年，他在疏忽間被法國人暗殺了。

在二十世紀的開端，爲了建築Rangoon河口的公路，法國人實行徵工，從十八歲到五十歲的農民都受到徵召。他們需無報酬地服役一個月。由於法國監工的殘暴，水土的惡劣和糧食的缺乏，很多的工人都死掉了，而生還的全是病人。這更加深了仇恨。

殖民地的經濟的侵入，擾亂了本地的經濟。越南的小資產階級宣告破產。

爲了鞏固他們的基礎未固的勢力，法國人竭力扶助垂死的封建勢力和那些叛徒。賄賂公行。人民陷入貧困的深淵裏。

苛捐什稅，無了期的勞役，強迫飲用法國人專利的酒精，獎勵吸食鴉片，鹽稅……這一切把越南變爲一個十足的地獄。

在同一的時期，改良運動已在中國發展，最初有梁啓超，其後有孫逸仙博士。

同時，日俄戰爭結束，日本獲得了勝利。這一勝利加強了越南人的希望。

潘祖庭(Phan Chu Trinh)開辦學校，秘密傳授愛國主義并批評法國當局。他因此被判死罪，但巴黎的人權保障協會拯救了他。

潘佩珠(Phan Boi Chau)流亡到日本，其後又到中國。在國外，他向越南人民呼籲革命。他的詩受越南人民的秘密傳誦，青年的胡志明即是其中的一個。

一九〇七年，中部各省的農民首先起來反抗。他們赤手空拳，沒有武器。他們只要求減稅。爲表

示團結起見，他們都把鬚剪掉了。

法國人的答覆是大規模的白色恐怖。他們殺掉了一千多個首領和嫌疑犯。所有的監獄都漲滿了人。一切藏有中國的報紙或什誌的人，被查出之後，都受到嚴厲的懲罰。除了「奎士林」(Quisling)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之挪奸，引導德軍侵入挪威——譯註)們之外，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被捕入獄。最著名的和最受人民尊敬的學者，竟被斬首示衆。

法國人把這場大規模的白色恐怖稱爲「斷髮的公民的案件」，因爲農民們用「公民」這個名詞來互相稱呼。

青年的胡志明就在這樣的國內的和國際的環境下生活着。他當時只有十五歲。

由於一種敏感的、或可以說是福音的本性，青年的胡志明見到同胞受苦難而覺得痛苦。在這個時期，他已經孕育了驅逐法國人和拯救同胞的念頭。

十七或十八歲的時候，胡已開始參加地下運動，担任通訊員的工作。

他很欽佩潘祖庭、潘佩珠和黃和參，但並不贊同他們中的那一個。這因爲：

潘祖庭只要求法國人實行某種改良，胡則認爲這是錯誤的，這無異於羊向老虎乞憐。

潘佩珠希望請求日本人的援助來驅逐法國人。還是很危險的，這無異於請狼來驅逐老虎。

黃和參則比較現實一點，他直接對法國人鬥爭。但根據人們的傳說，他的貴族氣味很濃厚。

胡氏的先見明斷，決定了他的前途。

潘佩珠和潘祖庭都是胡氏的父執。潘佩珠想帶胡氏及一批青年到日本去，但胡氏不願意去。

他想做什麼呢？

西貢的一位老學者寫給我下面的紀述：

「當我還是沙士勞羅巴學校 (Ecole Chasseloup Laubat) 的學生的時候，胡氏剛從越南歸來，到西貢。我們在一位朋友的家裏遇見了。由於彼此的年歲相同，我們立即便成爲很好的同伴。我帶他去看跳舞和法國咖啡店門前的電燈，電影院和噴泉。這些東西，他以前是未見過的。」

「有一天，我請他吃冰淇淋，他覺得很驚奇。他第一次嘗到冰淇淋的味道。」

「出了酒店之後，他突然問我：『黎，你告訴我，你喜歡我們的國家嗎？』」

「我感到有些驚訝，我答覆他說：『當然喜歡它。』」

「——你能够保守一個秘密嗎？」

「——我答應你。」

「——我想去，我就快去觀光法國和別的國家。視察他們怎樣做之後，我將回來幫助我們的同胞。但是如果單獨一個人去，實在有些冒險，例如，或者病倒了，……你願意跟我去嗎？」

「——但是，我的老友，我們從那裏取得旅費呢？」

「他露着雙臂對我說：『錢就在這裏！我們可以工作，我們靠任何工作來生活和旅行。這樣，你  
跟我去嗎？』」

「被他的熱情和興奮所鼓舞，我肯定地答應了他。」

「但是在慎重地考慮過這場冒險之後，我沒有足夠的勇氣來實踐我的諾言

「幾天之後，我不再見到我的同伴了。我猜想他已經動身到外國去。他用什麼方法去呢？我不知  
道！」

海防的一位梅先生把黎先生所不知道的事情告訴我，他是一家法國輪船公司的舊船員。

我讓梅先生來談吧。

「我不再確切地記憶得清楚了，不過這是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中間的一段時期裏。我當時  
是在船上官長的食堂裏工作。我們的輪船在西貢泊岸，以裝載貨物和旅客。

「某一個下午，一位少年走上船來。經過一刹那的遲疑之後，他走上前來向我和我的同伴請求工  
作。」

「我們對他說，船上沒有空缺，就算有的話，我們也沒有僱用他的權力。

「我們笑起來，因為這位少年有着「知識份子」的態度，不是我們那一類人。我們的一位同伴甚  
至會低聲地說：「這樣的一個傢伙能够在船上做什麼工作呢？」」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會同情他，我對他說：『跟我來吧，我帶你去見船主，他或者會有工作給你做的。』」

「船主問他：『你能够做什麼工作呢？』」

「這位少年回答說：『我能够做任何工作！』」

「——『好，我僱你做廚房的二等什役，你明天早晨來工作吧！』」

「這位少年叫做阿三。」

「因爲我對他會有這小小的幫忙，所以他很親近我。同時，因爲他很聰明，我也很親近他。有很多工作是他完全不懂得做的，我都竭盡所能去幫助他。幸而他很有勇氣和耐力。作爲一個廚房裏的二等什役，他每天應當做的工作如下：

「早晨四時，把船上的大廚房打掃得乾乾淨淨。其次，把爐升起火來。」

「做完這些，又去拾很多包煤來，以供應廚房全日的消耗。」

「之後，下到糧食庫去拿蔬菜、肉類、魚和冰……等等。這是一種頗爲辛苦的工作，因爲廚房很熱，而糧食庫裏很冷。特別辛苦的是背上肩着一袋冰，當輪船劇烈地左右顛簸的時候，爬上樓梯。」

「這項工作做完之後，要服侍法國籍的廚夫頭子。」

「然後，檢清蔬菜，洗滌食具和加火。這種工作整天都繼續不停。」

「廚房要供應七至八百人的食用，包括船員和搭客。廚房裏的銅蒸罐重而且大，使得阿三只能把它們在地上拖拉。還有那些高大的鍋子，他要爬到凳子上面才能够把它們洗滌乾淨。同時，人們不斷地聽見：

「——阿三，拿水來！」

「——阿三，拿開這些蒸罐！」

「——阿三，這裏加煤，那邊加煤！」

「阿三整天都被蒸汽和汗水浸濕透，滿身黏着煤灰。他出盡他的智力和體力來完成他的工作，但因為還沒有習慣，所以做得很拙劣。」

「他應當檢清一堆洋芋，但不知道怎樣做。我於是教會他做。我記得有一次，他要做一樣天門冬的菜——這是他見到天門冬的首次——，他開始把天門冬削得很乾淨，好像筷子一樣，把柔軟的那一頭扔掉了！幸而我及時來到，我迅速地把已經削好的天門冬全部扔在海裏，并教他做的方法。一場災禍得以避免！」

「一切對於阿三都很新鮮，他一切都要學習。例如，起初他不能夠吃麵包和牛油，他用又來吃蛋餅湯……」

「船開行幾天之後，兩位搭客——兩個復員返法國的青年士兵——不知如何竟成爲阿三的朋友。他們幫助阿三洗蔬菜，晚上借幾本書給他，并教他讀和寫。而阿三呢，他教他們讀越南文，并時時愉快地送給他們一壺咖啡。他很驚訝地對我說：「梅，你知道，也有好的法蘭西人！」」

「已故斐光照——歸化的法國人，農業工程師，初時是一位極端的愛國者，其後變爲親殖民主義者的種植家——也和他的家人同在船上，坐頭等位。他帶他的兒女去法國讀書。他見到阿三，便把他叫到面前，對他說：「我的孩子，你爲什麼做這種辛苦的職業？你應該離開它，另外選擇一種比較適當的……」」

「阿三很禮貌地多謝他，但沒有說是或否。」

「每天工作直到晚上九時才完畢，阿三真是疲倦極了。但當我們就寢或玩紙牌的時候，他讀書或寫字一直到十一時或夜半。按照階級來說，他是我們的下級——我們是正式的「侍役」，而他不過是

廚房的二等什役。但是，由於他的知識多——他時常替不識字的同事寫家信，和他的態度可愛——他從來不說粗話，我們全體同伴都很敬重他。

「有一次，在旅途上，他幾乎溺死。海是洶湧的，浪大如山，向船上衝擊。船上的人差不多全部都暈浪。像平日一樣。阿三上落於廚房和糧食儲藏庫之間，搬取食糧。由於船的簸動，他不能够把菜筐背在肩上，他用鐵線把菜筐拴着，拉上廚房。當他第二次照樣做時，一個大浪突然掃上甲板，把甲板上所有的東西，連阿三的菜筐在內，都捲到海裏。阿三自己也被浪捲走，幸而給鏈索和桅杆夾着，雖然通身溼透，飽受虛驚，但幸告平安。

「兩位頭等房的女搭客和兩位船上的官員來往得很密切。同船的官員搭客都非常吃醋，對他們大加非議。到了馬賽的時候，這兩位女客的丈夫來迎接他們。她們把情人介紹給她們的丈夫，而他們竟請他們的太太的情人去吃一頓。阿三表示憤憤不平，詢問我：

「——梅，告訴我，這些事情時常在法國發生嗎？」

「我知道阿三的腦子裏充滿了孔子的學說思想——他時常對我不要打紙牌上孔子的掩飾地對他說：『或者是。』」

「在馬賽，我們領到了工錢。每個越南職員的工錢是一百至二百法郎，再加上搭客的小費。阿三是廚房的二等什役，只得到十個法郎。

「他得到的工錢很少，但他已經學到很多在他看來是新鮮的事情。他把我看作最親近的同伴，所以他時常把他所見到的和想到的，都告訴給我。這給我以很大的慰藉。」

「見到一些老太婆和少女們來檢拾從穿了洞的袋裏落在地上的米粒和玉米，他天真地對我說：

「——啊！和我們一樣，法國也有窮人呀！」

「當見到那些妓女來船上做她們的生意的時候，阿三感到厭惡。他對我說：

「——梅！在企圖來開化我們之前，法國人爲什麼不肯先開化他們的同胞呢？」

「電車對於他是一件新奇的東西。他是第一次見到這些「滾動的房屋」。

「一切都引起他的興趣，因爲一切對於他都是新鮮的東西。每次都是：「這是第一次……等等。」

「一日的工作完結之後，我借給他一套衣服，帶他到 *Canebiere* 街上的咖啡店去。不用說了，他

是第一次到咖啡店，第一次法國人稱呼他做「先生」，第一次受到法國女人的招待。

「習慣地，我的同伴和這些女侍役們調笑。阿三偷偷地拉一下我的短衣，在我的耳邊細聲地說：

「——請你告訴我們的朋友，叫他們有禮貌地對待這些女人。這不冒犯你吧？」

「我對他說：「任由他們玩吧，在這裏，這是一種習慣。」

「最令他覺得奇怪的是咖啡店的主人來和我們吃酒，吃他的酒，而由我們付他那杯酒的賬。

「在馬賽渡過了幾天之後，他把他的觀感撮成這句話

「——在法國的法國人，實在比較在印度支那的法國人更爲可愛，更爲有禮貌。

「我們跟着船開到哈佛港（Haiphong）。船要修理，我們被派去另一條開往印度支那的船上工作。

阿三不願意回去印度支那，一位老闊（輪船公司的糧食供應商）帶他回這裏。從此以後，我便得不到他的消息了。

「我永遠都沒有預料到我的小同伴，這個廚房的二等什役，天真的、勤奮的和可愛的阿三，竟成爲我們的政府的首任主席，我們的共和國的創立者，我們的人民所愛護的老父親！

「我現在把一位老同伴的地址寫給你，他當時和阿三同在那個老闊那裏。他或者能够供給你一些有用的材料……。」

## 五

直到這裏，我的方法——集體工作——似乎是一個好方法。我和我的合作者唯有耐性地跟隨着線索，忠實地記錄我們的新的合作者的談話，并加以分類。如此，便可以寫成一本忠實的、真確的、生動的傳記，沒有欺騙，也沒有虛構。

根據梅給我的地址，我的年青的合作者陳君特去芽莊(Nhatrang)訪問Zan君。下面是他的紀錄：  
「Zan君，六十二歲，是一間生意旺盛的小商店的主人，子女衆多，他很親切地接待我。

「他很驕傲地對我說：「我有兩個兒子參加衛國軍，一個女兒在紅十字會服務。在家裏，我還有三個小鬼。一個廿二歲，一個二十歲，一個十六歲，他們都是「愛國青年團」的團員。這三個小鬼都想投入衛國軍！當然，當祖國將來需要他們的時候，我是很願意把他們交給它的。這或者會使他們的母親感覺得痛苦，但女人永遠都是如此的。我應該告訴你，他們的母親也是婦女救國會的會員。至於我，是當地「越盟」(譯者按：「越盟」即「越南獨立同盟」的簡稱)的財政員，全家人都是「越盟」盟員。整個地區都是「越盟」盟員。你走十公里會遇不到十個非「越盟」的人。「越盟」，越南。越南，「越盟」。我們這裏，兩者是分不開的。……小商業嗎？它是不錯的。謝謝。正直。是的，先生

，正直，這是我的箴言。我很坦白地告訴我的顧客。這是好貨色，那些價錢多少。這些價錢便宜一點，但貨色較差。永遠沒有欺騙。顧客都很信任我，因此。生意很好……。」

「他說話像陀螺般迅速，從一個話題很快地轉到另一個話題去。想把他的話頭轉移到我特別需要的話題上，實在不容易。經過很多次的嘗試後，我終於成功了。」

「他很熱烈地說：「是的，我還記得阿三。我當然記得他，雖然這已經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

「——當時，我在哈佛近郊的聖·阿狄列士鎮上，在我的老闆那裏。有一天，老主人帶着一個清瘦的、衣服穿得很壞的、但態度可愛的青年回來。這就是阿三。你知道，當遠居異國的時候，如果遇到一位同胞，那是很容易成爲好朋友的。我就是如此。」

「——我們住在一間別墅裏，別墅前面是一個種滿花草的花園。那位老主人時常都在店裏或到他的城中的俱樂部去；老女人則時常到她的已經出嫁的女兒家裏住。那位女廚子真是一個活寶貝，當高興的時候，她好像接待高貴的紳士一樣來開餐給你吃，但當她發怒的時候，却十足像一頭母牛。還有一位小女僕，美麗而媚人，她有一位時常生病的母親。「她的生病的母親」，是一位大個子的軍需上士。爲了去看他，這隻小母豬欺騙我們，時常說是去探視她的生病的母親。除此之外，還有我和我的新同伴阿三，全部共六個人。」

「——一切銅器擦亮了，銀器抹乾淨了，畫像掃去灰塵了之後，那麼，主人們一定是喜歡的和和



氣的，左一聲「我的孩子」，右一聲「我的孩子」。這些工作，主要都是由珍妮這位小女僕做的。爲了能够早一點去看「她的生病的母親」，她很快就做完她的工作。

「——我們因此有很多空閒的時間。阿三或者和園丁去整理花園裏的花草，或者去翻閱圖書館的畫報，來消磨他的時間。」

「——在他來到後的第三天，阿三詢問我：「Zan哥，你會讀和寫我們的文字嗎？」我有點羞恥，我仍然坦白地回答他說：「我不會。」你瞧，永遠都是坦白，這是我的原則。」

「——阿三於是同我遊說，并鼓勵我學習。我照他的話去做。他自己也跟那位小女僕學習法文。我今天能够讀和寫，是由於阿三的賜與，爲了感謝他，我有時請他去看電影或馬戲。」

「——我們相處的時間大約是一個月。有一天晚上，老主人從店裏回來，對阿三說：「有一隻貨船要開到非洲去，沒有搭客，只有貨物。你想做船上職員的飲食管理員嗎？他們人數不多，都是勇敢的孩子。你將來就可以知道在船上是不錯的。答應嗎？」

「——阿三很歡喜地接受了。後來我對他說：「老友，非洲的氣候是很熱炎的，比我們的家鄉還要熱，而且，一條貨船，搖動得更厲害，會使人更暈眩的。你這樣去旅行是很愚蠢的。特別是自己單身一個人，沒有同鄉……」阿三對我說：「請不要這樣說。佛祖會到處保護我的。而且，我想多看一些地方……」

「——翌日，阿三搭船走了。他曾經寫過兩三次信給我，告訴我很多的事情，談到黑人、阿拉伯人、戴尼利夫島、里斯本、鸚鵡以及其他。他也告訴我說貨輪上的二手廚夫是一位「同鄉」，這位就是阿邦……。」

「我沒有讓Zan講完，便向他提出問題：「Zan先生，你認識這位阿邦嗎？」」

「——我認識阿邦，我確實認識他。他是一個蠢貨，十足的蠢貨。年老的時候，他才變得比較明理。謝謝菩薩！你想想一下，他像牛一樣地工作，他賺到不少的錢，但船一到達口岸，他就把兩三個月賺得的錢在兩三天內花光了。打牌嗎？不是的。他玩女人。他像蟹那樣醜，但他却討哈佛港的Polies Bergeres酒店裏的一位舞女做情婦！是的，是的，一位舞女。兩三天之內她便把他的錢花光了。野餐，坐小汽車兜風，逛大百貨公司，飲香檳酒……等等。等錢花光了，她便把他趕出去，好像一頭狗一樣。他是該吃這種苦頭的。他現在住在那裏？記住，請去瓊林（Quynh Lam）問阿邦，那邊的人都認識他的。他現在已變成賢智的和可敬的了。」

「爲了結束我的訪問，我對他說：「Zan先生，你知道你的阿三後來變成怎樣的嗎？」」

「——不知道，我覺得可惜得很。」

「——你想我告訴你知識嗎？」

「——當然咯，我先謝謝你。」

「——請向後轉并注意地看，他就在那邊。」我指着胡主席的像對他說。胡主席的像是掛在祭台的中間，兩旁放着花瓶和香爐、燭台等等。

「Zan先生把頭轉過去，睜大眼睛，張開嘴巴，用手搔頭，然後好像放鬆的彈簧一樣跳起來，大聲叫道：「他，阿三！我們的胡主席！人民的老父親！一千二百三十個大菩薩！但是，你是否知道得確實？是的，是的。我看你是很認真的。我就去把這件事告訴母親和她的兒女們。他們將會歡喜到發狂的。胡主席，他們的父親的老朋友！整個地方都將談論這件事的，我向你保證……」

「我小心地退去，讓Zan先生在那裡出神。」

## 六

阿邦是和Nan完全不同的傢伙，也和Ng所描繪的青年時期的阿邦完全不同。

還是一位超過六十歲的老頭子，安靜的和好心腸的。他用愉悅的聲調來對我敘述他的身世和他跟阿三的關係。他說：

「在青年時期，我在輪船上當廚夫，會週游世界。我賺得不少的錢，但我沒有寄一個銅板給家裡。我有一個瘋狂的念頭：報復殖民地的法國人施於我的同胞身上的一切屈辱。怎樣報復呢？輪到我來屈辱法國人。因此我不惜勞苦地去補助一位妍婦，她是一位法國舞女。歷史將說我，一個越南的廚子，也能够有一個法蘭西「女人」。所以你們，驕傲的法蘭西殖民，你們不過是驕傲這些吧了。這是一種無知識的舉動，你可以這樣說。但這是一種來源於愛國心的無知識的舉動！」

「我走過很多地方，但我完全沒有看見什麼，也沒有學習到什麼，我是一個十足的文盲，不懂得讀，也不懂得寫。有一次，在一艘貨輪上，我有一位年青的越南的同伴，船上的伙食管理員阿三。在工作時間以後，阿三很努力地讀書和寫字。是他鼓勵我學習越南文。也是他向我解釋我的報復念頭的錯誤。他有一種使你信服的方法。由於他的勸告和關心，我在這次航行之後便變成另一個人了。」

「我們的小貨輪從哈佛港開出，中途在西班牙、葡萄牙、阿爾及爾、突尼司和西非洲各港口停泊，一直到達比屬剛果。阿三似乎對一切都感覺興趣。在每個港口停泊的時候，他都極力設法登岸到城裡。剛到船上時，他的口袋裡裝滿信片和火柴盒，他喜歡收集這些東西。

「在達喀爾（Dakar）的時候，海上波濤洶湧，我們的貨輪不能夠靠近碼頭。波浪之大，甚至連船上的小艇也無法放到海裡。爲了傳送情報到貨輪上，港口的法國人迫着黑人泅往貨輪。一個，兩個，三個，四個黑人跳到水裏。他們都先後被海吞噬了。

「這種景象對於別的人和我都是很平常的，因爲我曾經看過比這更悲慘的景象。但是，這却深深地感動了阿三。他的眼睛含着淚水。我覺得很驚奇，於是問他流淚的原因，他悲戚地對我說：

「——在法國的法國人是正直的。但是在殖民地的法國人是兇惡的，不人道的。他們到處都是一樣，在藩朗（Phanrang，越南中部的一個港口——譯註），我曾見過同樣的慘劇。當我們的同胞爲了他們而溺死的時候，法國人却狂歡大笑。在這些殖民的眼裏，黃種的或黑種的土人的生命，不值一文錢！我們的貨輪裝運波爾多和阿爾及爾的好酒到各個殖民地去。船上所有的人人都大揩其油。我見到一些水手，他們在全部的旅途中都不厭煩地吃酒。他們只需在酒桶上鑽一個洞，插一條膠喉進去，在膠喉的一端用力一吸，然後把它放進酒樽裏。就是這樣！但是阿三永遠不吃這些酒，同時勸告我不要這樣做。

「阿三跟一切的人都相處得很好，從未發生過爭執。但他的舉動似乎有些不正常。每天他絕早便起來眺望日出。當月夜的時候，他幾乎不睡覺，在甲板上踱來踱去，對着天空和海面沉思。我們在戴尼利夫島渡過一個下午。這是日落的當兒，海是平靜的，戴尼利夫島（Tenerife）好像安置在海裏的一頂很大的燈罩一樣，上面透明，下面深藍色。就只有這些。但是阿三陷在沉思裏，他不停地反覆的說：「好的，請看那些東西！這是多麼的美麗！這是多麼的偉大！」

「回到哈佛港的時候，我不再去那個舞女了。再經過幾次航行之後，我帶着一些積蓄下來的錢回到家鄉裏開設一間小店，結婚。為紀念我們的友誼，我把阿三的名字給予我的第一個孩子，這使我的鄰人都覺得驚訝。這一切事情不覺已經過三十多個年頭了。時間真是過得快呀！」

阿邦講到這裏便停止了。於是我詢問他：

——你的同伴阿三，他後來怎樣呢？

——他也離開了貨輪，他對我說，他要去英國。

——爲什麼要去英國呢？

——他說去學習英文。

——你後來得到他的消息嗎？

——是的，有兩三次。他告訴我說，他在倫敦遇到一位同胞，這位同胞叫做阿南。

——你認識這位阿南嗎？

——是的，我認識他。我們差不多都完全互相認識的，因為我們都同在一個組織裏面。

——請問，這是什麼組織呢？

——這是一個會社，最初是祕密的，自從我們的國家獨立之後，才被承認爲合法。這就是「海外工人協會」。現在，它叫做救國會，「越盟」的一個支部。

——自此以後，阿三沒有再寫信給你嗎？

——可惜沒有。數年之後，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位朋友不斷地帶着一大包報紙和小冊子來找我，并對我說：「阿三叫你保存這些東西，幾天之內，一位叫做X的朋友就來這裏拿這些東西。這樣經過了很多個年頭，直到我的商店被法國人搜查過之後才告停止。我現在願意犧牲我的商店的一半，爲了能够再見到這位良善的老阿三……」

宜安(Vinh)是越南中部的一個省會——譯者)的海員工會的秘書阿成把我介紹給阿南。經過一番習價上的禮節之後，我立刻接近阿三這個題目。

阿南是城裏很有名的製糕餅師。他是「海外工人救國會」的執行委員。他有五個兒子，其中兩個是越南正規軍的士兵，兩個隸屬自衛軍，第五個在河內的大學裏讀書。他的女兒，一位十八歲的美麗少女，是一位看護。

「我以前在卡爾頓酒店(Carlton)工作，還是倫敦最「時髦」的一家酒店，阿南說。廚房裏的職員共有一百多人，其中有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俄國人、亞洲人和我這個越南人，真是天下一家。主持烹飪的是曾經得過軍團榮譽獎章的著名廚師大艾士科菲爾先生(M. Becoffer)。關於艾士科菲爾先生，有一段故事是值得講述的。他的烹調術是國際知名的。全世界最大的酒店主人都爭出重金來聘請他做大廚師。有盛大的宴會的時候，人們都請他擬定菜單和主理宴席。當德國皇帝到倫敦的時候，有人出重酬請求他負責主理一個盛大的宴席。這位老先生很驕傲的圓答說：「我是一個法國人。我不願意成爲我的祖國的敵人！」



「好的，我們現在談到我們的阿三吧。這大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一年。有一天，我見到一位年青的亞洲人來到銀器部（這裏是洗滌刀、叉、匙……等等食具的地方）。我沒有注意到他，因為我當他是一個中國人。第三天，他先來和我談話，用越南話，我自然高興碰到一位同胞。從這天起，我們成爲要好的朋友。

——「誰帶你到英國來呢？」我問他。

——「我自己一個人來，爲了學習英語。」他說。

——「這是一個好主意。但是，你知道，這種雜亂的語言是很難學習的。我到這個城市已經兩年了，但我懂得的沒有多過 YES 和 NO 這兩句話。」

——「我們需要學習。你如果願意，我們可以一同去學習。」

——「在到這酒店之前，你在那裏工作過呢？」

——「第一天，我在一間學校裏獲得了工作——掃除冰雪。還是一種極辛苦的工作。我全身在出汗，而我的手和足却被凍到麻木。還有，剷除堅硬的和滑人的雪，是很吃力的。經過八小時的工作後，我是差不多完全筋疲力竭了。我不得不放棄這種工作。學校裏的技術專家是一個好傢伙。他那天給我六個先令并微笑地對我說：「是的，這種工作對你是太苦了」。

兩天之後，我找到別的工作。這次是在一間鍊鐵廠裏。早上五時，我和另一位同伴從地窖的門口走

進廠裏。整天的工作是加炭到鍋爐裏。這是和我的第一次的工作完全相反的。這裏的熱度是很高的，而我們整天都要留在地窖的陰影中。我不知道人們在上面，在我們的頭上做什麼工作，因為我永遠沒有上過去。我走進地窖裏，我留在地窖裏，而一天完畢後，我便走出地窖。我的同伴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也許他是啞的。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兩天裏，他沒有對我說過一句話。他工作，吸他的煙斗。當他需要引起我對某些事情的注意時，他只對我用手勢表示他的意思，但并未說一句話。

因為在裏面太熱，外面又太冷，而我又沒有足夠的衣服，所以我染了微恙。因為害病，我失業了兩個星期。我用積蓄下來的錢付房租、糖果、牛奶、麵包和六課英語學費。當我只剩下六個半便士的時候，我去蘇荷廣場(Soho Square)的職業介紹所裏求職，人們便送我來到這裏。」

「工作的時間是從八時到十二時，又從五時到晚上十時。每天的早晨和下午，阿三永遠都坐在海德公園(Hyde Park)的凳上，手上拿着一本書和一枝鉛筆。每週的例假日，他去一位意大利教師那裏上英語課。他時常勸告我跟他那樣做，但我很懶惰，這是我現在仍然覺得遺憾的事。

「每天都有一位「財政大臣」做清除剩餘的酒食的工作。待役們等候顧客吃完餐之後，把桌上的一切東西，餐具和菜餚等混亂地放置在一架電梯裏，送到廚房去。於是這位「財政大臣」負責把餐具和盛菜餚的碟分開放在兩起，以便清除剩餘的菜餚和洗滌一切餐具。

「當輪到阿三負責做這種工作的時候，他很小心地去做。其他的人都把剩餘的菜餚倒在一個桶裏

，但他却把剩餘的菜餚——四分之一的雞、大塊的牛排……等等，很清潔地保留起來，然後送到廚房裏。艾士科菲爾老先生注意到他的做法，於是問他：

——「你爲什麼不把那些東西扔在桶裡，像你的同伴那樣做呢？」

——「與其把那些東西扔掉，不如把它送給窮苦的人。」阿三回答說。

——「年青的朋友，聽我的話，暫時把你的改革放在一邊吧，我來教授優良的烹飪術給你，有了它，你將來可以賺很多的錢，你願意嗎？」艾士科菲爾先生微笑地滿意地對他說。

「於是艾士科菲爾先生把他從廚房調到糕餅店裏，工錢也增加了。

「在廚師裏，這是一件事，因爲這是「烹飪大王」破天荒第一次這樣做。

「阿三是很富於感情的。有一天，我見他眼睛流着淚，手上拿着一張報紙。我問他悲哀的原因。他把報紙給我看，並對我解釋：

——你看，這是關於一位愛爾蘭的愛國志士，科爾克(Cork)市的市長的死訊。他被英國人逮捕和監禁。他在獄中絕食，不特不飲不食，而且不講話，不走動，他側身睡着，一面，絲毫不轉動地過了四十多天。這一面的皮膚和衣服都腐爛了。最後，他死掉了，爲他的祖國而死掉了。多麼勇敢啊！多麼英勇啊！一個有着像他那樣的人物的民族，是永遠不會被征服的。我們也是如此，我們也有像英勇的科爾克市市長的勇敢的人物。你知道孫輝新(Ton Duy Tan)的歷史嗎？不知道嗎？好吧，我告訴

給你知道：孫輝新是一位偉大的學者，他勇敢抵抗法國侵略者。他被俘虜了，法國人把他投在監牢裏準備送到總部去。在監獄裏，他繼續寫了很多首愛國的詩篇。當他再沒有紙張來寫詩的時候，他把毛筆破開，把竹皮當做一把刀，自己把肚皮割開，割斷了五臟。在監獄裏所發現的詩篇中，他最後寫下這兩句：「寧死不與侵略的惡魔談話」。

「我尊敬一切的孫輝新。我崇敬一切的「科爾克市市長」。他們的死使他們的國家復活，他們的勇敢是不朽的！」

「但是，戰爭來了。宣戰的當兒，人們都歡欣鼓舞。廣大的人羣湧向白金漢宮前的廣場，對英皇和英后狂呼。在街上走過的兵士都受到掌聲的歡迎。協約國的國旗在城裏飄揚。晚上，探射燈照耀着天空。這是節日，所有的人都狂了。」

「巨幅的宣傳標語到處出現：

保衛民族的自由！

拯救文明！

打倒韃靼人！……等等

「人們在街上擁抱，甚至是不相識的。」

「但是，興奮不久過去了，代之而來的是憂慮。居留倫敦的法國人，接到了動員令。他們很多都

哭起來，尤其是法國女人。

「德國人被拘捕並監禁在集中營裏。他們也哭起來。英國的兵士被送上前線。哭泣的是他們的母親、妻子和未婚妻。」

「昨天是笑。今天是淚。」

「德國的飛艇和飛機開始轟炸倫敦。」

「晏伯特親王 (Prince Albert)——德國的王子，域多利亞皇后的丈夫，喬治皇帝的祖父——的銅像，被埋沒在沙礫裡。普魯士路被改爲俄羅斯路。」

「戴哥遜士親王 (Prince De Galles) 爲受傷的戰士發起募捐運動……」

因爲阿南給他的回憶拖開得離題太遠了，我覺得必需使他回到我們這次會晤的題來：

——阿南，對不起，但阿三在這個時期裡幹什麼事情呢？

——他幹什麼？他叫我跟他一同去英軍裡當志願兵。

——後來呢？

「後來我對他說：『老友，你不是瘋嗎？從軍就是去戰爭。去戰爭就是殺人和自殺。這不是玩的！』」

「——但是，我們應該爲各民族的自由，也即是爲我們的民族的自由而戰爭！」

「——當爲着保衛我們的民族的自由的時候，我願意去戰鬥。至於其他的民族，他們並不需要

我們。我不願意爲着那些壓迫我們的法國人而犧牲自己。」

「他見我沒有給他的話所說動，便自己去徵兵局報名。但他受到拒絕。徵兵局的官員說他不合規定的條件。阿三很憂愁地回來。」

——以後呢？

「後來他給我他的一本儲蓄本子，這是響應戴哥摩士親王的募捐運動的一種儲蓄。我應該向你解釋，英國人有一種驚人的儲蓄制度。郵政局發給你一本本子。當你有一個便士而又想儲蓄起來的話，你只需購買一個郵票，把它貼在本子上。當你貼够十二個郵票的時候，郵局把它揭掉，並在你的本子登記一先令，歸入你的賬裡；以後同樣繼續下去。每次你可以儲蓄從一便士到一千磅的款項。當需要的時候，你可以把款提出來。這樣，對於民衆和國家都有益處。」

「阿三的儲蓄本子上有幾十磅的存款，因爲他是很節儉的。除了有些舊書他可以向市政府請求和每遇看一次電影之外，他完全沒有花錢。他不喝酒，也不賭錢，也沒有女朋友。」

「翌日，他走來對我說：

——「再見吧，南！」

——「你離開我們嗎？你去那裡呢？」

——「我去法國。」

——「沒有說謊！法國是在戰爭中，你去那裡幹什麼呢？」

——「我去看看。我將來寫信給你。」

「他伸手給我。我們擁抱。他就這樣的走了，沒有帶一件行李。」

「戰爭繼續着。英國的傷兵到達了。比國的難民也來了。事情很緩慢地進行。勞合喬治 (Lloyd Georges) 推翻了愛士葵 (Asquith) 而成爲首相。我們酒店裡的職員減少了一半。金幣和銀幣都失了踪。德軍已前進到馬恩 (Marne)。法國是被藍鬍子 (註) 的爐灶的辛辣的烟所窒息了。戰事這樣演進下去。」

「離開倫敦以後，阿三曾經寫過兩次信給我。他大概告訴我這些事情。」

「我已經去看過我們的偉大的愛國志士潘祖庭。你知道，他是得到巴黎的人權保障協會和尤歷士先生 (M. Jaures) 的干預而獲得大赦的，而最近這幾年來，他被召到巴黎。我也見過潘文章 (Phan Van Truong) 律師和其他的愛國志士。我對他們說：「一切都爲自由而鬥爭，我們的同胞在國內也是如此。輝新王 (Duy Tan) 在順化 (Hue)，在越南的中部，是歷代安南王朝的京城——譯者) 起來反抗。人民在太原 (Thai Nguyen) 是越南北部的一個省會——譯者) 和其他各地起義。我們也應該做一些事情了。你們打算做什麼呢？我們留在這裡的同胞完全沒有做，也不打算做什麼事情。我是失望了，我要離開這裡了……。」

「從這一天起，我完全不再知道阿三的事情了。」

我和阿甫的會談便止於此，而我們的困難也從這裡開始了。我們不知道下一個環節要鉤在那個地方。沒有人知道阿三的下落。

（註）藍鬍子（Barbe Bleue）是法國名作家 Perrault 的神話裏的一個人物。他命名為藍鬍子，是由於他的鬍鬚的顏色。在他曾經扼死了六個妻子，正要殺死第七個妻子的時候，他被她的兄弟殺死了。——譯者。



戰爭結束了。德國人遭受失敗，德皇威廉第二逃到挪威去，過着伐木的生活。俄國人在進行革命。戰勝國和戰敗國的代表團在凡爾賽集合，舉行和平會議。在這些官方的代表團之外，威爾遜總統的著名的十四項原則吸引了一羣代表被壓迫民族的代表團到巴黎來。

在這些被壓迫民族的代表團裏，有愛爾蘭人、印度人、朝鮮人和阿拉伯人。他們來巴黎的目的是要求他們的獨立和自由。在他們裡面，我們再發現阮愛國（阿三的別名）。

跟很多其他的人一樣，阮氏過於相信了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項原則，甚至宣稱願意爲威爾遜總統而犧牲。在他的眼中，威爾遜總統是被壓迫民族的救星、越南的恩人。

他和愛爾蘭的、朝鮮的及其他的代表團建立了關係。他集合了居留在巴黎及各省的越南愛國同胞組成一個團體，並用這個團體的名義，向凡爾賽和會提出各項要求。

他的要求有八項之多，主要的是：

越南的自治權，

結社、信仰、新聞和旅行的自由，大赦……等等，

越南人和法國人平等的權利，

取消強迫服用酒精、鴉片，免除鹽稅和勞役。

他把這些要求送給協約國所有的代表團和法國議會的一切議員。

美國代表團的顧問霍斯上校(Colonel House)答覆說：「總統將很小心地審查你們的要求。」我們可以相信，美國的答覆在當時會使阮愛國成爲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別的代表團也有答覆，一些代表團簡單地和有禮貌地說已經接到他們的要求，另一些代表團則對他們的要求表示同情。

由於一種本能的和歷史的友誼，阮愛國跟中國的幾位代表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其中之一是孔先生，他是孔夫子的後裔。

值得注意的是，要求的提出是阮氏的主意，而這些要求的草擬是出自潘文章律師的手筆，因爲在這個時期，阮氏還未能夠正確地書寫法文。

潘祖庭和潘文章這兩位老民族主義者並沒有參與這個新的越南愛國志士的團體的活動，因爲他們把後者都看作孩提。這也是值得注意的。

凡爾賽和會的工作逐漸向前發展，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項原則也跟着逐漸消失，直至沒有絲毫的留存，甚至連影子也沒有。理想主義者的威爾遜總統被帝國主義者老虎總理克里孟梭(Clemenceau)和

老狐狸勞合喬治夾擊着。如果被壓迫民族是覺悟的話，則他們的親愛的朋友威爾遜總統比他們更覺悟。

和這些被壓迫民族一樣，中國民族是完全失望了。爲了報酬她在戰爭中的合作，西方的列強分裂了中國，把青島交給日本。

對於這些不公平的措施，中國的青年起來反對。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團被召團了。反帝國主義的運動，在知識份子領導之下，在全中國展開了。同時，這種反帝運動產生了革命和新文學。

受到了這些事實的教訓，阮愛國明白了政治家們在戰時所發表的一切自由宣言，實際上不過是一些欺騙被壓迫民族的甘言蜜語和惡作劇。他又明白了，爲了求得解放，被壓迫民族只能夠依靠自己，依靠他們自己的力量。

阮愛國所提出的越南的要求，跟其他被壓迫民族的代表團所提出的要求一樣，沒有得到具體的和即時的結果。但我們不能夠說它們是完全無用的。在民族解放運動中，這是一個新的階段。

靠着他們以前賺來的微小的錢，阮愛國過着很貧苦的生活，以便能夠節省錢來把越南的要求印成傳單。他把這些傳單在所有的集會上分發。這幫助了很多法國人改變了他們對越南的意見。

他分發這些傳單給居住在法國的每一個越南平民和軍人。這引起了軍營的遭受搜查。受軍事組織的越南工人對於政治是很不關心的。但這些搜查却把他們喚醒了。

他又把這些傳單寄到印度支那去。寄給越南人的傳單，是給沒收了；寄給法國人的都全部收到。這些法國殖民主義者在他們的報紙上發表了越南的要求，高呼防止擾亂，並要求鎮壓。就是藉着這些法國人的叫喊，越南人才能夠知道這些要求的全文！從這一天起，越南人的祕密的民族運動漸漸變成更積極了。

## 九

一位在巴黎時認識阮愛國的人供給我們很多極寶貴的資料，他對我們說：

在這個時期，阮愛國是一位決心為祖國犧牲一切的愛國志士，但他完全不是一個政治家，最簡單的理由是他完全不懂得政治。什麼是辛迪加（Syndicat），什麼是勞工聯盟，什麼是罷工，什麼是政黨，他都不懂得。

在所有的法國報紙裏，只有社會黨的機關報「人民報」（Le Populaire）刊出阮愛國所提出的越南的要求。阮愛國於是跑到報館去；「人民報」的主筆查理士·朗格（Charles Longuet）——卡爾·馬克斯的孫，法國議會的議員——予以接見。阮愛國從來未受過像這樣好的接待，他真是受寵若驚了。朗格先生稱呼阮愛國為親愛的同志，並表示他對於越南民族的同情。他允諾在國會裡和在報紙上支持阮氏的主張。他鼓勵阮愛國寫文章給他在「人民報」上發表，把在越南所發生的一切不公平的行為告訴法國人民知道。

我們可以說，這一次會晤打開了阮愛國的政治生活之門，也使他認識了法國人民。

阮愛國還不能够用法文來寫文章。經過他的屢次的懇求後，潘文章替他寫了。潘文章先生寫得很

好，但他不願意用他的姓名發表。於是阮愛國用自己的姓名發表這些文章。

這種知識上的弱點使阮愛國大感困難。尤其是潘文章先生並沒有把他想說的話寫進文章裡。阮愛國於是從事學習「做新聞記者」了。在來往於「人民報」當中，阮愛國又認識了別的法國人，其中有一位是「工人生活」的編輯。

和朗格一樣，這位編輯也是很意味相投的。他叫阮愛國寫一些新聞給他的報館。阮愛國知道自己不容易求得潘文章寫新聞，便承認自己的法文很差，不能夠寫作。這位編輯對他說：「這是沒有關係的，盡你的所能去寫吧，我先改正了錯誤然後發表。不要寫得太長，五或六行便够了。」

阮愛國開始寫了。費了很大的勁兒，他寫滿五行了。他並不缺乏關於越南的新聞，他缺乏的是法文的文法。他每次都複寫兩份，一份送到報館去，一份自己保留着。當他見到他的「處女作」在報紙上刊出的時候，他真是歡喜欲狂！他把保留着的那一份底稿拿出來，跟報上發表的原文比較，並標記錯誤的地方和修正後的文字。他堅忍地實行這個方法。當文法上的錯誤逐漸減少的時候，那位編輯對他說：「現在，寫得長一點吧！寫七行或八行吧！」阮愛國又進一步地寫七八行了。

一步一步地，阮愛國達到能夠寫一欄長或者更長的文章了。他的朋友對他說：「現在，縮短你的文章吧！寫××行，不要多寫！」

阮愛國現在覺得把文章縮短和把文章拉長，是同樣的困難。但是他仍然盡力照他的朋友的指示去

做。後來他成功了。

就在這樣的情形下，阮愛國開始他的新聞記者生活。

在文學方面，他喜歡閱讀英國的莎士比亞和狄更斯、中國的魯迅、法國的雨果和左拉的作品。而法朗士（Anatole France）和托爾斯泰（Leon Tolstoi）則可以說是他的文學上的導師。事情是這樣的：

當閱讀法朗士和托爾斯泰的短篇故事的時候，他受到這些作品的簡潔樸素的鼓勵，他說：「我們只須把握着一件事的特點和動人之處，寫出自己所見到的和感覺到的，這並不怎樣困難！」

他的第一篇小說是在「人道報」上發表的，分兩次刊載完畢。他描繪巴黎工人的生活，如他所見到的。報館給他一百佛朗作為這篇小說的稿酬。在這個時期，一百佛朗是一筆相當大的款子。實際上，這對於阮愛國是一個很大的和雙重的成功：文學上的成就和經濟上的成就！這文學上的成功更鼓勵他寫了其他的東西，一般都是和殖民地有關係的，而特別着重越南，因為他沒有一分鐘忘記了他的受難的祖國和被壓迫的兄弟們。

他所寫的唯一的一單行本是「法國經略殖民地的批評」。這本小冊子彙集了法國人抨擊法國殖民地主義者的文件。這些文件是他在國家圖書館裏翻閱一切有關殖民地的文獻而摘引出來的。

他沒有錢來付印刷費，所以這本小冊子是由阮世傳（Nguyen The Truyen）出錢印行的。這本

小冊子秘密地運入越南，在越南青年裏發生極大的影響。

阮愛國勇氣十足，更大膽地寫了一個劇本「竹籠」。這個劇本的主題是這樣的：有時，竹受自然的壓力，生成彎曲的形狀。那些古董商經過一番細心的工作後，把竹做成一條龍的形狀。這「竹籠」就成爲一件很珍貴的裝飾的商品。這條籠不過是一根竹條罷了，但這根竹條却有着龍的高貴的形狀和值得驕傲的名稱。然而，它畢竟是一件沒有用處的怪物。阮愛國是當啓定皇（*Khai Dinh*）參觀殖民地展覽會而蒞臨法國的時候，寫這個劇本的。這個劇本被法國政府禁止上演，但巴黎的「市郊俱樂部」把它演出了。結果得到文藝批評家們的好評。



在居留巴黎的期間，阮愛國過着很困苦的生活，只差沒有受到飢餓。

爲了維持生活，他去做照相師的助手，負責修正放大的照片。這是潘祖庭先生教他做這種職業的。他也做過裝飾這一門職業。在巴黎，有一些商店專門假造中國藝術品。他們模仿中國的形式，製造家具、屏風和別的東西。他們用日本的漆來塗飾這些東西，並在上面繪一些所謂中國的圖畫和書法。於是，那些老伯爵夫人和那些新富翁被這些所謂「藝術品」吸引了，不惜付出不可想像的價錢。對於阮愛國，這是一種很好的工作。但不幸這是一種季節性的工作，每年只有幾個月。

此外，如果他的政治活動使他獲得了他的同胞的深厚的同情的話——這是很自然的，一位越南人把他的爭取民族獨立的主張向全世界宣佈，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一位越南人敢於在法國，甚至在巴黎，暴露了法國殖民主義者的罪行，也是歷史上的第一次。——那麼，他的政治活動也使他遭受了殖民主義者的仇恨。

同胞的愛是無形的，觀念的、殖民主義者的仇恨是實在的、物質的。人們傾伺他，誣告他，杯葛他，威嚇他。人們警告他的東主不要再僱用他，警告他的顧客不要再和他交易。人們試圖和努力收買

他，努力用種種威嚇來使他發生害怕。殖民地部長沙羅（Albert Sarraut），印度支那總督巴士基爾（Pierre Pasquier）都請他去談話。而警察總監部吊銷了他的身份證。

在安南皇啓定居留法國的期間，阮愛國被兩位警察日以繼夜地監視着，沒有一分鐘鬆懈過。

他對於這一切都顯得很冷淡。物質的困苦和政治的煩惱並沒有影響到這位青年的意志。

每天的早晨，他用一個白鐵罐和一盞火油燈來燒飯。一條鹹鯊魚或一根香腸便是他吃飯時的菜。飯是一次煮好，而分兩次吃的。有時，一片麵包和一些豬肉便是整天的食料。

他住在一家位置在一條工人街上的廉價旅店裏。房間很小，剛放得下一張很小的鐵牀（這張鐵牀對於一位大人實在是太小了），一張小桌子和一張椅子。這就是小房間裏的全部的東西，沒有別的家具，也沒有地方容納得下別的家具。

冬天，他是用下述這個方法取暖的：每天的早晨，當外出的時候，他拿一塊磚頭放在旅店廚房的灶頭上。晚上歸來的時候，他把磚頭拿到房間裏，用舊報紙包裹着，放在牀上的被單底下。這就是他的暖爐！

他大概每天只上午去做半天的工，來維持他的生活。下午，他去圖書館或者去參加各種學術講座。幾乎每天的晚上他都去參加各種集會。在巴黎，民衆的集會是很多的，他就在這些集會裏受到政治的教育；也在這些集會裏，他認識了許多人，如：萊翁勃倫（Leon Blum），E拉克（Braque），

作家惠洋·古都利爾 (Vaillant Couturier)，加欽教授 (Marcel Gahin)，議員麥克·梭義爾 (Mac Saugnier)，古哀醫學博士 (Dr. Coue)，哥力特夫人 (Madame Colette)……等等。

在這些民衆集會裏，他幾乎每次都發言。因爲在這些場合裏他是唯一的外國人，又因爲他具有可愛的和談諧的態度，聽衆都很好奇地傾聽他的講話。他有一種巧妙的方法把討論中的主題轉移到殖民地問題尤其是越南問題上。例如：

有一次，古哀博士講催眠術。發言的人很多，一部份贊成催眠術療病的方法，另一部份則反對。輪到他發言的時候，他劇烈地反對催眠術。他的理由：「法國殖民主義者把我們催眠了來壓迫我們和榨取我們！」他說。

另外一次，一個講座討論愛爾蘭問題和朝鮮問題。自然地，所有出席的法國辯論家都一致嚴厲地批評了英國的和日本的政策，並爲愛爾蘭人和朝鮮人辯護。

阮愛國發言了，他說：作爲一個被壓迫的民族，他完全同情他的友人愛爾蘭和朝鮮，他也同意講座譴責英國的和日本的殖民地主義者。「但是我問你們：是否需要譴責其他的殖民主義者，是否需要保護別的被壓迫民族呢？是抑或否？」

自然地，全體聽衆都一致回答說「是」。於是，這就給予阮愛國以機會來討論他的最喜愛的題目：攻擊法國殖民主義者和爲越南人民辯護。

在巴黎的民衆集會裡，人們討論各種問題，從天文、政治、文學，一直到水芹菜的種植或者蝸牛的飼養等等問題。參加這些集會的人，有各種各類的人：學者、卸任的內閣部長、國會議員、作家、工人、商人、老人和青年人。集會中，充滿着友愛的和民主的氣氛。他們活像是太平時期的雅各賓俱樂部（Clubs des Jacobins）的後裔。人們可以在這裏學習到很多的事情，同時也可以研究各類的人。這是很重要的。

雖然很貧困，但阮愛國是永遠愉悅和快樂的。在爭論，甚至當他極力攻擊殖民主義者的時候，他是永遠很鎮靜、很正確的。他從來不喧噪或出言失當。在致力於政治事業中，他竭力去獲取其他的知識。

他曾加入「藝術科學社」和「藝術之友社」。這兩個社每週都組織博物院、工廠、實驗室、藝術工作室、戲院……等等參觀團，並有卓越的學者專家陪同參觀，解釋各種問題。

他也是「旅行社」的社員。這個旅行社經常舉辦游歷法國及其鄰國的旅行，而收費甚廉。他就是藉這機會而訪問了法國、意大利、瑞士、德國和梵蒂岡等許多地方。

在每次旅行歸來之後，他都對我們簡捷地述說他的觀感，他時常半講笑地對我們說：

「在假期裏，與其浪費你們的金錢和時間在海灘上來看游泳的女人們的大腿，不如去旅行。這會增長你們的知識的。」

據他看來，梵蒂岡是一個偉大的地方。聖庇爾教堂（Saint Pierre）是建築術的奇蹟。梵蒂岡博物館是一本活生生的宗教歷史書。在其他的寶貴的東西裏，人們可以看到中世紀的「車輪」。當那紫綉下人不能夠納稅給教堂的時候，人們把他們兩手兩脚用繩綁着，綁在車輪上，然後將車輪旋轉，並鞭打他們。那些瑞士人（梵蒂岡的衛兵）穿着閃光的服裝，戴着有歷史性的頭盔，手上拿着古代的槍（鉞？），好像在古代一樣。

在聖學院裏，有着十多個越南的神父學生。

羅馬是美麗的，但它的面貌和活動，都和巴黎不同。這是一個充滿羅馬的古蹟、小教堂、噴泉和便衣警察的城市。在街上，每隔二三百公尺的距離，都站着一個便衣警察。從他們的鬼鬼祟祟的偷視和奇怪的位置，人們很容易把他們辨別出來。

墨索里尼的像片隨處可見。他是一個道地的健談者和滑稽劇的演員。他穿着各色的服裝隨處給人照相，有時穿將軍的或海軍上將的制服，有時穿工人的短裝，有時穿法西斯領袖的制服或國務總理的服裝。

意大利的憲兵穿着得好像將軍們或別的国家裏的国家學會會員們一樣：有羽毛的兩角帽子，禮服，佩劍，白手套。

上層社會的人生活得很奢華，但人民却過着聽天由命的生活。博物館的門房兒玩愛國是一位外國

人，於是走近他，小心地注意有沒有人跟在他的週圍，然後用手指來表示一束棒——隨處可見的法西斯的標識——，並作打碎和踐踏這束棒的手勢。

生活程度比法國更高。甚至吃一碟通心麵，也要納稅給國家。

最令人覺得奇怪的是意大利人很喜歡一種賭博，這種賭博絕對和中國人的賭博相同。中國人稱這種賭博做「Xa Z'a」。這不是新近從中國輸入的一種賭博，如麻將或其他，它在意大利有着跟在中國一樣長的歷史。

意大利的男女歌者的歌聲是美麗動人的，有如鐘聲的嘹亮。這或者是語言的發音響朗性給予他們的歌聲以和諧的效果。

一般來說，意大利是很可愛的。但是，在車站和旅店裏，要小心你們的行李和衣袋。

瑞士在阮愛國的心目是最迷人的。城市是極清潔的。風景充滿無限的詩意。人民是友善的和通數國語言的——每一個瑞士人最低限度能夠講兩種語言。阮愛國對我們講述瑞士，說它好像是顛倒的 Cote D' Azur（法國南部的一個省份——譯註），即是說，不是地中海，而是阿爾卑斯山。在瑞士旅行，人們永遠不覺得疲倦；翻來覆去和迷路。山，山谷，湖沼……這是一連串無限的詩篇。

柏林之於巴黎及羅馬，有如一塊麵包之於一件餅及一件蒸餅。柏林，像整個法國一樣，正陷在饑饉的痛苦中。在這個意義上，上述這個比喻是不正確的。通貨膨脹達到天文學的數字。一點點小東西

價值數萬馬克。

柏林是廣大的和清潔的。但建築物的式樣却是如此的笨重和平凡。國會的廣大的花園滿置着塑像，這些塑像排列的格式使人們覺得這是一間賣塑像的店舖。

相反地，柏林並沒有像巴黎那樣的工人的簡陋的房子。在德爾令（Der Ring），柏林的工人區，房屋是清潔的，洋台上裝飾着一排排的花盤。德國人有一種組織得很好的住屋建築合作社的制度。這使得一般職員和工人都有着相當適宜的房屋：一個小客廳，一間闊大的寢室，一間梳裝室和一個廚房。所有的房屋都有煤氣燈和電燈的設備。

值得記載的是德國人有着奇異的風俗。在別的國家，或許有同樣的風俗，但不像在德國那樣廣泛和公開。這就是同性愛。在柏林，有很多雜誌為同性愛而宣傳，也有許多組織在實行同性愛。

國際俱樂部是在柏林的中心區。人們以為這是知識份子、商業代理人或外交家約會之所。但完全不對。這是一間男娼賓淫所！甚至在某些街道上，有些男人，或者穿着得好像女人一樣，或者不穿衣服，走來靠近你並抱緊你。

德國的公共機關是組織得很好的。警察們很有禮貌和富有服務精神。如果你向他們問路，他們很有禮貌地向你敬禮，用法語或英語向你解釋。如果你表現得好像不十分明白，他們便把你帶到使你容易找到你的路徑的地方去。

日耳曼民族是一個勤奮的、友愛的、果敢的、有秩序的民族，但或者不如法蘭西民族那樣好理想。

最後，阮愛國對我們說：『人即是人。隨處都有好人和壞人，有正直的人和流氓。如果我們是好人，我們隨處都找到好人。例如，我永遠沒有被人偷過東西，就是因為我沒有使人產生偷盜的慾望的東西……』



阮愛國東緊褲帶把錢省下來去各處旅行，並不是由於一種純粹的愛好旅行的熱情。雖然也有這種原因在內，但主要的還是他想去看看這些國家是怎樣組織的和怎樣治理的。

他很羨慕瑞士，這不特是由於它的美麗，而且是由於它的政府的民主制度。一個面積不過四萬一平方公里，人口不過四百萬的小國家，竟能保衛它的獨立，抵抗它的強隣法國、德國和意國的兼併的野心。

大約半數的居民是天主教徒，另一半的居民是基督教徒。他們的信仰雖然不同，但却像兄弟一般團結。這是祖國的愛把他們團結起來的。他們把祖國放在一切之上。

他們說三種不同的語言：法語、德語和意語。這種語言的差異永遠不會成爲分離的原因，像在別的国家所看到的那樣。

瑞士的公民享有一切的民主權利，如普選等。治理整個國家的是由幾個人組成的聯邦議會，由十四個國務員組成的國務院和由一百五十個爲人民直接選舉出來的議員所組成的國民代表大會。它沒有常備軍。這避免了國家預算上的巨大的費用。但是它的一切男公民都受過教育和軍事技術

的訓練。瑞士人的射擊技術是很著名的。當國家需要自衛的時候，所有的公民都當然地成爲兵士。雖然經歷過一切的使歐洲陷於分裂和流血的狀態中的戰爭，細小的瑞士能够保持它的中立和領土，就是藉着這種制度。

阮愛國自己說：越南人口比瑞士多五倍，我們的領土比瑞士大六倍。我們有着比他們更優越的東西，這就是我們是同一的種族，從北部到南部，我們說着同一的語言。我們爲什麼不能夠使我們的國家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遠東的一個大瑞士呢？

是因爲我們缺乏愛國心，像法國殖民主義者所願望的那樣嗎？自然不是。我們的民族是和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那樣愛國的。證據是：在十三世紀，我們的領土只限於北部（即北圻，法國人稱爲東京——譯者）。因此，人口是很少的。然而我們的祖宗陳氏曾勝利地打敗了那些征服了幾乎整個亞洲和半個歐洲的蒙古軍。又在十六世紀，我們的祖宗，在黎利領導之下，經過十年的游擊戰爭之後，驅逐了著名的明朝大軍，恢復了我們的獨立。甚至在我們的時代，由於我們的英勇的兄長如潘定鳳、黃和參等的劇烈抗戰，法國人要費了三十九年的時間才能够征服我們的國家。

因此，我們不是缺乏愛國心，我們所缺乏的，就是組織。

阮愛國開始從事組織，或者說，開始學習組織。

在各種集會、參觀和旅行中，他認識了阿爾及爾、突尼斯、摩洛哥、馬達加斯加等地的民族主義

者。他和他們在巴黎組織了「殖民地聯合會」。這個聯合會的目的在求殖民地民族的解放，它的活動是宣傳。他們舉行各種學術講座和座談會，邀請殖民地的土人和表示同情的法國人去參加。值得注意的是表示同情的法國人比土人更多。後者，大部份是公務員和僱員，受到法國警察當局的威脅，如果他們繼續參加這些集會，就會被驅逐出境。

相反地，法國人是熱心的，並且，當聽到在殖民地所發生的事情如酒精、鴉片、苦役、鹽稅、賄賂、恐怖等等的時候，他們時常受到很深的感動。他們往往高呼：「多麼的羞恥啊！這是很難相信的啊！多麼的罪惡啊！」

爲着擴展他們的宣傳到各個殖民地去，阮愛國和他的同志們創辦一個報紙——「巴黎」(Paris)。(Paris)。

阮愛國是這個週報的社長和業主之一。

馬達加斯加、阿爾及爾、馬提尼島和其他殖民地的愛國志士是律師、醫生、商人和大學生。他們有他們的工作和家庭，沒有把他們全部的時間給予報館的可能。他們捐助小小的款項給報館或每週替報館撰寫一篇文章。阮愛國給他們全體一致地選舉爲社長，負責推進報館的業務。

阮愛國因此兼任了社長、編輯、校對、出納、派報、賣報和辦公室小廝等等職務。

關於報紙的販賣，阮愛國最初付託給小亭間。但成績不大好，因爲巴黎有這樣多的報紙，讀者們不能夠完全都閱讀、完全都購買。於是，他發現了巴黎人叫做「種制度的東西」。他到各種民衆的集會

裏，散發他的報紙，並登台說：「親愛的朋友們！『巴黎週報』免費贈閱給讀者。但我將很感激你們，如果你們願意捐助我們一些東西來彌補印刷費。一個仙，一個佛郎，不論多少！」

那些法國人，特別是中產的和貧窮的法國人，往往是仁慈的。阮愛國因此時常獲得足夠的捐款來支付報紙的費用，有時還有剩餘。

「巴黎週報」的出版對於法殖民主義者是一個打擊。不久，它便接到禁止輸入各殖民地的命令了。但阮愛國並不認為他是被打敗了，他藉那些表示同情的水手的助力，把報紙送到各殖民地去。他還用其他秘密的方法，輸送報紙到各殖民地去。對於這些秘密的方法，他保守着秘密。

在巴黎和各省份的越南工人，雖然大部份不懂得閱讀書報，但秘密地寄他們的捐款給「巴黎週報」。

在巴黎的越南大學生，大多數都躲避「巴黎週報」和它的社長，像躲避野獸一樣，這並不是因為他們討厭這個報紙和它的社長——很多人都偷偷地閱讀「巴黎週報」——而是因為他們害怕受到懲罰。從越南的要求的提出，到「殖民地聯合會」的成立，以至「巴黎週報」的出版，這些大學生一直都被監視着。

有一天，斐光照的一個兒子跑到報館的辦公室裏，放五個佛郎在桌上，說道：「這是給報館的」。說完之後，他便迅速地跑掉了，好像受到魔鬼追趕一樣。

阮世傳因為跟「巴黎週報」合作，被他的父親停給讀書的一切費用。

當然，在殖民地，特別是在印度支那，持有一張「巴黎週報」都成爲一種大罪。

雖然遭到這些困難，但這小小報紙仍然繼續發展和傳播到各地去。如果還是在殖民地的黑奴販賣商的潑水裏的一塊石頭的話，這也是被壓迫的人民的一口新鮮的空氣。

阮愛國加入社會黨了。這是加入法國的政黨裏的第一個越南人。

有人問他爲什麼加入社會黨。他答道：「這是爲我們的國家辯護的唯一的法國的團體。這是唯一的追求法蘭西大革命的崇高的理想的一個組織，這崇高的理想是：自由、平等、博愛。」

在這個時期，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從老的到年輕的，都正在討論這幾個不同的問題：仍然留在第二國際裏嗎？參加到第三國際裏嗎？抑或組織一個介於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之間的國際？

人們討論得很多，日日夜夜地討論，在開會前討論，在會議中討論，在會議後討論。這是國際性的討論，有時是很熱烈的。全家的人都參加集會，參與討論。婦女的熱情並不稍遜於男人。父親們和他們的兒子往往意見不同，丈夫和妻子的意見各異。阮愛國注意地傾聽，但並不十分了解，因爲同樣的名詞和同樣的話語時常反復着。資本主義，普羅列塔利亞，壟斷，社會主義，革命，烏托邦，科學的，聖西蒙·傅利葉，馬克斯，無政府主義，改良主義，生產，論題，反論題……解放……集產主義

實際上，意見是很多的。各黨派的報紙都充滿各種不同的意見。代表第三國際的加欽教授、作家

惠洋·古都利爾和別的人的意見在「人道報」上發表。「人道報」的創辦人尤歷士（Jaures）在生時曾經爲越南人辯護。

在組織中的介於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之間的國際的意見，則在「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報上發表。

萊翁勃倫和霍爾（Paul Faure）等人的意見，則在「人民報」發表。「人民報」是第二國際的喉舌。

在這些意見之外，還有許多解釋和爭論。阮愛國給這些理論搞到頭痛了，他陷入贊成和反對的迷陣中。有一天晚上，他再忍受不住了，他站起來發言：

「我的親愛的朋友們！你們都是社會主義者。好！你們全體都想促進工人階級的發展嗎？是的。這樣，不論是第二國際，或者是第三國際，或者是介於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之間的國際，還不是一樣的東西？它們不全都是革命的嗎？它們不全都是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嗎？大家都走進一個國際裏，或全部參加到別一個國際裏吧。你們需要團結一致。爲什麼有這樣多的爭論呢？當你們在這裏爭論的時候，我的同胞在越南那邊受苦……」

大家都笑起來了，但他們的笑不是諷刺的笑，而是對於一位還不懂得這些問題的天真的同志的同情的笑。

一位年青的美麗的鬥士羅斯（Rose），「春天」服裝店裏的女裁縫，對他說：「我的親愛的阮，這是很難跟你解釋的，因為你在我們中間是一位新人。但我知道你將來一定會明白爲什麼我們要爭論這許多問題，因爲我們的階級的前途系於這些問題。」

一切都有一個結束。在社會主義者之間的爭論也是如此。阮愛國獲得很多人的同情，因爲他是唯一的殖民地的代表，同時因爲一位越南鬥士參加一個法國政黨的代表大會，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一位新聞記者替他攝影，並把他的照像刊載在「晨報」（Le Matin）上。跟隨，警察來找尋阮愛國。社會黨的議員們起來干涉，那些警探不敢走進會議室。阮愛國於是能够繼續安靜地出席代表大會。

代表大會的工作經過了很多天。各種委員會和小組委員會工作着。著名的演講家在發言。人們聽到萊翁勃倫，霍爾，佛洛沙（Frossard），加欽，比維爾（Marceau Pivert），姿林斯基（Zyromsky）惠洋·古都利爾，巴拉克，安地利·伯爾頓（Andre Berton），查理士·盧斯（Charles Lussy）……等人的講演，阮愛國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來談論殖民地、特別是越南的問題。

最後，人們投票表決：參加第三國際抑或留在第二國際裏？（介於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之間的國際已被淘汰了）。

在萊翁勃倫領導下的少數投票贊成第二國際。

在佛洛沙領導下的大多數投票贊成第三國際。



阮愛國也投票贊成第三國際。

在大會裏當打字員的羅斯覺得很驚奇，問他道：

「同志，你現在明白爲什麼我們在巴黎爭論得這樣多了吧？」

——不十分明白。

——那末，你爲什麼投票贊成第三國際呢？

——這是很簡單的。我不明白你所說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戰略或戰術以及許多別的東西。但我很明白一件事情：第三國際很鄭重地討論殖民地間際。他們談論幫助被壓迫的民族爭取自由和獨立。至於第二國際，他們都不提及殖民地的命運。這就是我爲什麼投票贊成第三國際的原因。爲我的同胞爭取自由，爲我的祖國爭取獨立，這就是我所希望的，這就是我所明白的。親愛的羅斯同志，你同意的意見嗎？

羅斯同意他的意見。她笑着對他說：「你有進步了！」她又繼續打她的打字機。

從這個值得紀念的一天起，這個大的社會黨分裂爲二了。一大半成爲共產黨，第三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小半仍然是社會黨，第二國際的支部，和以前一樣。

也是從這一天起，在印度支那的法國殖民主義者爲他們的語彙增加了幾個新字。他們把越南的民族主義者增爲「本地的阮愛國」。



### 十三

都爾 (Tours) 的大會結束後，阮愛國又回到他的繪畫室、他的圖書館、他的集會和他的「巴黎週報」去。

殖民地方面的人士想把阮愛國驅逐出境或者把他囚禁在監獄裏，因為他的活動惹起他們的厭煩。但是他們害怕惹起輿論的惡評。阮愛國幾乎完全認識所有的社會黨的議員和律師，他們都準備爲他辯護。而且，根據法國的法律，他沒有違犯任何的法律。保衛他的國家，反對壓榨和罪行，在法國並不成爲一種罪行。但在印度支那，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法國的行政當局準備好一切來有禮貌地接待他：逮捕命令，謀叛和擾亂國家治安的控訴，刑罰……別的越南民族主義者被砍了頭，而他們所做

的事沒有阮愛國所做的那樣重大。

現在，阮愛國已經頗懂得組織的和宣傳的技術的奧妙。雖然面對着這種大的危險，他還是想回到越南去。可以說，他整天想着他的國家，整天愛着他的國家。

在星期六的下午，他的色尼加萊的、摩洛哥的、阿爾及爾的、馬達加斯加的編輯們都來到「巴黎週報」的辦公室裏，來討論他們爲下一期的「巴黎週報」而寫的文章。然而，這一天，他們見辦公

室已經關起來了。他們敲門。沒有回答。他們開始驚訝並開始談論起來。

——或者他是生病吧？

——不是的。如果是生病，他一定先打電話告訴我們的。

——或者他已經被拘捕吧？

——不可能的，在巴黎這裏，他們是不敢這樣做的。

——他或者有事外出吧？

——他是很精密的，如果有事情外出，他會留下字條告訴我們。

——這樣，我們等候一會兒吧？

——不必等了。我們去B君處，等一刻再回來好了。

B君是一位安蒂萊士（Antilles）籍的律師，阮愛國時常到他家裏。他的妻子把阮愛國當作兄弟一般。阮愛國很愛他們的兩個孩子：一個八歲的小女兒和一個四歲的兒子，而這兩個孩子也喜愛他。

阮愛國的朋友在客廳裏見到B君，他的妻子和兒女伴着他。一家人都面露愁容，孩子們眼睛更流着淚水。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他們詢問B君，甚至忘記了向他敬禮。

B君的太太拭掉眼淚，指著桌上的一張摺着的紙，對他們說：

——讀一讀這封信，你們便知道了。

他們趕快圍繞着桌子。那位年青的摩洛哥醫生R博士把信拿起來，立即說：「這是阮愛國的，我認得他的字跡。」接着，他高聲地朗誦這封信，各人都集中精神地聽：

「最親愛的朋友們：

許多月以來，我們曾經共同工作得很好。

雖然我們不同種族，不同地域和不同宗教，但我們比同志更親密——我們是兄弟。

我們受到同樣的痛苦：殖民主義的壓迫。我們爲着共同的理想而鬥爭：我們的同胞的解放和我們的祖國的獨立。

在我們的鬥爭中，我們不是孤立的，因爲我們有着我們的整個民族在我們的後面，同時因爲民主的和共和的法國人，這些真正的法國人，是站在我們這一邊的。

我們的共同的工作——「殖民地聯合會」和「巴黎週報」——獲得了良好的效果。它使法國、真正的法國知道了在各殖民地裏所發生的事情。殖民地的「鯊魚」怎樣利用法國的名字和榮譽來做出種種難以置信的罪行。它把我們的同胞從暫時的昏睡病中喚醒過來。同時，它使我們的同胞認識了法國，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

在我們的運動的第一個階段裏，這種成就是滿意的。在今天，它還是需要的。但單單是這種工作已不够了。我們應該再進一步去做。

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我們不應當呆板地機械地提出這個問題。這是關係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特殊的環境和特殊的方法的。

對於我，答案是明朗的和容易的：回到本國去，深入羣衆裏面，喚醒他們，組織他們，教育他們，引導他們去鬥爭和帶他們到自由之境。這就是我應該去做的主要的工作。

在你們中間，或者有些人應該和能够像我一樣去做。

但是其餘的人是在不同的物質條件裏，他們不能够做他們想做的工作。我希望這些同志們繼續我們目前的工作：加強我們的「殖民地聯合會」和發展我們的「巴黎週報」。

最親愛的朋友們，

我離開你們。我離開你們，但是我的心是永遠和你們在一起的。

原諒我沒有在動身之前擁抱你們。你們知道我是遭受嚴密的監視的。我認爲不需要讓這些警察先生們知道我的去向。

當你們拿到這封信在手裏的時候，你們的阮愛國離開法國最少已經有二十四小時了。

我的同胞阿大 (D. E.) 將把辦公室的鑰匙、殖民地聯合會和報館的文件以及報館的賬簿交給你，B 君。辦公室的租金已付到年底。印刷廠的賬亦已經結清了。我們沒有欠任何人的債。我們的圖書館的登記冊放在我的右邊的抽屜裏。所有的書籍都已歸還，除了那些借給在假期中的社員之外。

總之，在我動身之前，一切都弄妥了。

一有可能時，我將寄信給你們。但是，我不敢對你們許下諾言，因為在地下工作的時候，寫信是不容易的。將來我寫信給你們與否，你們都相信我吧，我的靈魂是永遠和你們在一起的。

我擁抱你們，並祝你們勇敢和健康。請你們問候我們的法國友人。

現在，有幾句話給我的姪兒和姪女：

我的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很愛我，我也很愛你們！我永遠都愛你們，你們也永遠愛我。親愛的，對不對？

我將告訴你們的越南小朋友，說你們是怎樣的可愛。我替你們問候他們。

在很長的時期裏，你們或者不見到你們的阮叔叔。你們將不能再爬上他的膝頭和背上，這是你們從前習慣這樣做的。在很長的時間裏，我不見到我的小愛麗斯 (Alice) 和我的小保羅 (Paul)。當我們將來再見的時候，或者，我已經年老，你們已經長大，像你們的爸爸和媽媽那樣大了。

還是沒有關係的。我永遠都惦记着你們。你們永遠是我的親愛的小愛麗斯和小保羅。

勤慎吧。把你們的功課學習得好吧。聽你們的父母的話。不要虐待你們的小狗馬里歐。當你們長得够大的時候，你們要爲祖國而鬥爭，像爸爸、媽媽、阮叔叔和其他的叔叔在今天所做的一樣。

我的親愛的孩子們，我親愛地擁抱你們，代我擁抱你們的媽媽吧！

你們的小叔叔阮。」

那位年青的R博士把信誦讀完畢了。

大家都沉默地相對，沒有誰講話。最後還是小保羅打破了這個靜寂的空氣，他問他的母親：

——「阮叔叔到那裏去呢，媽媽？」

——「我的孩子，阮叔叔是回到他的國家裏去了。」

——「媽媽，他什麼時候才再來呢？」小愛麗斯問道。

——「當他的國家獲得獨立的時候，他就回來了。」B太太擁抱着她的孩子，回答說。

x x x x x

這樣，阮愛國又再次失蹤了。

我們也再度缺乏了線索。

一句中國的諺語說：「一個良好的畫師是不把整條龍繪出來的，他東塗西抹一些雲來遮掩龍的身體。」

我們不是良好的畫師，我們不會塗一些雲在胡主席的傳記裏。但當我們沒有了線索的時候，我們是應該承認的。

幸而這一次我們所缺乏的線索爲時并不長，它不過是十五天的時間。這是藉着一位法國友人而使我們獲得了下面的線索。

下面是這位朋友寫給我們的：

雪下得很大。這條細小的蘇聯輪船X號的甲板蓋着一層厚的白得令人目眩的雪。它剛在列寧格勒的港口拋錨。

這條船的船主把皮的衣服拿給一位年青的亞洲人，微笑地對他說：「當你不用它的時候，你才退還給我吧。」

這位年青的亞洲人感謝船主的盛意，換下熱天的衣服並在船上等候。

兩個年青的水兵上來對這位亞洲人說：

——如果你已經準備妥當，我們就陪你到辦事處去。



這位亞洲人跟船上的官員和船員握手之後由兩位水兵陪着，離開了船。

到達詢查處的時候，兩個水兵中的一個走向一位青年官員報告之後，回轉身來，對亞洲人說道：「這位官員就來處理你的事情。我們兩個離開你了。」他們三人互相握手道別，兩位水兵離開了詢查處。

那位官員請亞洲人坐下，給他一根有兩隻手指那麼長的俄國香烟，並開始詢問他：

——准許我問你的姓名嗎？

——我姓阮。

——你想到那裏去呢？

——我想來這裏。蘇聯。

——來做什麼事情呢，請問？

——來看列寧和革命！

——「太可惜了，你再不能看見我們的列寧了，因為他剛在前天逝世了。」這位官員一面說一

面拭抹着眼睛。

——「列寧已經逝世了嗎？」阮愛國感動地說。

——根據船主的報告，你上船是……我怎樣說呢……沒有獲得准許的？

——這是確實的。我是祕密地上船的。

——你沒有任何文件，任何證件嗎？

——沒有。

——在這裏，蘇聯，你認識什麼人嗎？

——我認識蘇聯大學生美蓋洛斯基(Mikhailosky)，彼託羅夫(Petorof)……等，他們都在巴黎。

——我的意思是說目前在蘇聯的人。

——我認識目前在莫斯科的法國人。

——請問是誰呢？

——加欽先生和惠洋·古都利爾先生。

——你是私人認識他們的嗎？

——是的。

——他們也是私人認識你的嗎？

——是的。

——你願意寫信給他們嗎？

——我很願意。

——「這樣，我請你寫一封信。我負責把信轉交給他們。」那位官員指定一張桌子給他，上面放着信紙和信封以及一切書寫用的東西。

阮愛國寫好信後，交給那位官員。後者對他說：

——謝謝！現在我帶你到旅店去。你留在那裏等候你的朋友。但是我應該請求你答應我一件

事……

——我準備答應你任何合理的事情。

——請你答應我，在未通知我之前，不要離開旅店。

——我答應你，在未通知你之前，我不離開旅店。這是一位愛國者的諾言！

x x x x x

阮愛國被帶進「國際酒店」裏。

在酒店裏，他住得很好，吃得很好，雖然蘇聯在這個時期缺乏一切東西。

經過兩個星期的困苦的旅途，藏匿在一個洞裏，吃着乾麵包之後，阮愛國獲得了舒適的房間，豐

富的糧食，書籍和報紙，他並不覺得討厭。

他致力於學習俄文。

兩天之後，一位法國青年保羅X來看他。這是阮愛國的朋友。當見面的時候，他們互相抱頸，擁

抱，搖動對方的肩膀，又再擁抱，劈開口大笑，互相從頭望到腳。經過這場瘋狂的喜悅之後，他們才開始談話：

——「你又在這裏了！」保羅說。

——「是的，老友，我在這裏了。」阮愛國說。

——「你是怎樣來的呢？」

——「跟往常一樣，把自己藏起來。」

——「你在一個憂愁的時候來到這裏。偉大的列寧剛剛去世。全國都在喪禮中。多麼大的損失啊！」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憂愁，沉思。之後，保羅繼續說道：

——「你覺得這個地方怎樣？」

——「我覺得它很冷。我不知道你的事情，因為我已經答應過不離開這個酒店，所以自從來到這裏之後，我便沒有出過去。」

——「這是確實的。你知道，在這裏，人們是很嚴厲的。但這並不是他們的過失，因為有許多間諜和革命份子多方設法滲入這個國家！」

——「還有你呢，保羅，你在這裏幹什麼？」

——「快樂的快樂！我幾乎忘記了把我的任務告訴你。這是加欽伯派我來看看是否確實是你，並辦理一切手續來帶你到莫斯科去。」

——「這樣，你快點走吧。我不想再在酒店裏荒廢了很多的時間，雖然炙肉和香烟是甘美的！」

——「你會說俄語嗎？」

——「會！」

他們大笑，並互相拍着大腿。最後，保羅站起身來，說道：

——「好的，我去辦理你的事情了。如果一切都進行順利的話，我們就趁今晚的火車。」

## 十四

莫斯科，這座被很多人喜愛和被很多人憎惡的城市，距離列甯格勒六百公里。它是在莫斯科河上。就是在這裏，在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同時成爲戰勝者和戰敗者。他是戰勝者，因爲他佔領了這座城市；他是戰敗者，因爲莫斯科民衆燒掉了這座城市，火驅逐了拿破崙，寒冷、飢餓和游擊戰士殲滅了他的大軍，最後只剩下一小部份人。犧牲了他們的大城市，實施焦土抗戰的戰術，莫斯科民衆成爲戰勝者的戰勝者。

這是一座蒙古式的城市，跟在歐洲所見的城市完全不同。

克里姆林宮位置在山上，在莫斯科河畔，在莫斯科城的中心區。它的周圍被一座築有槍巢的城牆圍繞着。在中間，有幾座教堂和克里姆林宮。教堂上面的尖圓頂在太陽下閃閃發光，克里姆林宮的門是包着金的，同時鑲着珍貴的寶石。從前皇帝住在這裏。今天，國家的領袖們喜歡樸素的房屋，而偉大的克里姆林宮用來做會議室。

去參觀克里姆林宮，必須領一張很難獲得的特別的許可證。

列甯的墓碑就靠在克里姆林宮的牆上，面對着偉大的紅場。它是一塊黑的雲石。列甯睡在一具玻

璃的棺裡，好像睡着了的人一樣。來瞻仰的人民成天在可敬的領袖的棺前經過，出來時每個人眼裏都含着淚水。

對於某些一些人，蘇聯是地獄。對於另一些人，它是天堂。根據阮愛國的看法，它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獄，而是一個在變革中的國家，因此不能避免地有它的缺點和特點。人們隨處都仍然可以看到貧窮的痕跡——例如孤兒、戰爭的流浪者、房屋的缺乏、排隊購買糧食……等。但這些痕跡已開始逐漸消滅了。隨處都看到興奮、自我犧牲和工作的熱忱——這些特點迅速地發展着。

在觀察和研究蘇聯當中，阮愛國沒有忘記它是一個經過了四年的世界大戰和五年的內戰的國家，這些戰爭傷害了它的元氣。他也不忘記把這個在革命中的大國家來和他的被征服了和被虐待了半世紀有多的越南作一個比較。

最引起阮愛國的注意的是這個國家的社會制度。

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學習、在研究、在設法受教育。國家盡它的所能去便利和獎勵人民去受教育。學校很多，隨處都可以見到。每一個工廠或製造廠都有一間屬於它的學校，在這間學校裏，工人的和職員的子弟可以學習他的父親的職業，下手工人可以學習成爲工人，不熟練的工人可以學習成爲熟練工人，熟練工人可以學習成爲專家或工程師。如此，工廠養成了它的各有專長的職工。這是一種優越的制度。

在組織了集體農場（在蘇聯稱為Kolkhozes）之後，已經幾乎沒有一般人從農民這個字義中所了解的農民了。在法律上，土地屬於國家，在使用上，它屬於農民。政府借耕種的機械給集體農場。集體農場的男女農民集體地工作，根據各個人的工作的價值來分配出產品。

有一部份的集體農場非常富有，人們稱它們為百萬富翁的集體農場。它們有自己的小學校和中小學、圖書館、電影院、體育場、醫院、農學研究院、機械廠……等。它們已成爲真正的小城市了。

病人是獲得免費治療的。這也是阮愛國非常羨慕的事情。他想到他的貧困的生病的同胞，因爲沒有錢去請醫生和買藥，只有遺棄給他們的命運。法國的殖民誇耀曾經建立醫院，但只是每一個省的省會有一間醫院，而且又永不是免費的。在印度支那，每十萬個居民只有一個醫生。

因爲阮愛國喜歡兒童，所以他更細心地研究蘇聯的兒童問題。

從他的出生起，每一個兒童都領到一筆衣服的賞金。他獲得九個月的免費的消毒牛乳。每週有醫生替他作多次的健體檢查。產婦在產前和產後都獲得一個月的有薪給的假期。每一個工廠都有一間托兒所，由醫生和女護士主持。有嬰孩的女工人有停止工作十五分鐘來哺乳嬰孩的權利。九個月以上的兒童可以付託給兒童園。在兒童園裏，有醫生和女護士照料他們。

早上，當兒童到達兒童園的時候，首先經過醫生的診斷和稱量體重。其次，由女護士替他洗澡，並穿着兒童園的清潔的衣服。早上到達兒童園的時候和下午二時，各吃一次奶，上午十時和下午四時



各吃一次餐。每一個兒童都有一張床，以便在十一時至一時的時間中休息。

兒童園的房屋的陳設盡可能地給予兒童以舒適。它們用盤花和繪着獸類、鳥類、樹木和兒童故事的圖畫來裝飾着。

各種的玩具都是由兒童園的管理處供給。四歲以上的兒童在遊戲的時候便開始學習計算數目和熟習字母。例如，在用餐的時候，他們分派細小的叉和細小的杯給他們的同學，數着：一、二、三、四……等等。上着各種顏色和寫着字母的小木方塊，同時用來做玩具和讀本。

年齡更大的兒童有着更進步和更複雜的玩具，用泥和木，他們便能够繪畫。他們有一個小花園來種植花木和蔬菜。

兒童們都自由地根據他們的愛好和想像去做一切的遊戲。當兒童做完他的工作或遊戲的時候，年長的才提出批評或建議。

人們給予兒童以勸告，但永不責備和處罰他們。而兒童們都永遠自處得很好。

由於獲得這種種的照顧，兒童都好像春天的玫瑰那樣康健。這是無庸贅說的。

一天的工作結束之後，父母們都來兒童園接他們的孩子。就在這個時候，時常發生這樣的事情：兒童們不願意離開他們的園地和同學而回到家裏去！

兒童可以付託給兒童園，直至八歲為止。

八歲，兒童便開始入學校。教育是義務的和強迫的。學生每天早晨都免費獲得一頓小小的早餐。在校外，是由少年先鋒隊的組織來照顧他們。

每一個大的城市都有一間「少年先鋒宮」。這是一座廣大的建築物，裏面有一切使兒童能夠遊戲和受教育的設備。在裏面，有文學、音樂、天文學、化學、機械學、養動植物的蓄水器、戲院、遊戲……等等，以至電車、汽車和鐵路。每一個部門由一位專家主持，給予兒童以各種解釋。在遊戲的時候，兒童已經能夠選擇他的將來的職業了。

這種自由的教育方式的成績是優異的。例如：一位十二歲的兒童已經能夠自己製造一個可以放在火柴盒裏的袖珍無線電機。另外一位，在十七歲的時候已經成為莫斯科天文台的助手。

在奧德薩（Odessa），有一隊小艦隊，它的職員——從艦長到舵手，都是由少年先鋒隊隊員組織成的。

在別一個城市裏，有一條屬於少年先鋒隊隊員并由他們管理的長五公里的鐵路。

在各城市裏，都有特別為兒童而設的圖書館和書店。

少年先鋒隊有他們的報紙。莫斯科的「少年先鋒報」（*Pionerskaya Pravda*，直譯應為少年真理報——譯註）有很多名兒童編輯和通訊員，並約有一百萬名小讀者。

有特殊天才的兒童獲得國家的特殊的幫助，例如：有五個男女的小學生表露出他們的音樂天才，

政府即命令音樂教授負責指導他們。在北京布魯塞爾的國際音樂比賽會裏，這五位男女小學生獲得了第一名、第三名和第四名獎，并兩個名譽獎。

在夏季，少年先鋒隊隊員被送去建築在海濱或山上的休養院或療養院裏過一個月。這些休養院和療院通常都是真正的豪華的旅館，其中有些設備有絲的窗簾、床布、燈罩。吃是優美的和豐富的，經過一個月的游玩和休息之後，他們平均增加二至四公斤的體重。

總之，一切都爲着兒童。最好的東西，是爲着兒童。如果蘇聯對於別的人不是天堂的話，那末，它是兒童的天堂。因此，在這個國家裏生殖率如此迅速地增加，而兒童的死亡率減少到最低的限度。

## 十五

這個兒童的天堂並沒有使阮愛國忘記了他的國家越南。相反地，他愈想起他的國家的兒童。他使他們變成像蘇聯兒童那樣幸福和康健。

他突然記憶起，有一天，法國殖民地部長沙羅（Albert Sarraut）對他說道：

「法國是仁慈的。它很想實行各種改良。但它並不饒恕那些從巴黎到莫斯科、從莫斯科到廣州又從廣州到印度支那（他說話的時候，用手指在部長的辦公桌上虛劃着一個地圖）來發動叛亂的人。法國是足夠強大來粉碎他們的。」（他用手作粉碎一件看不見的物件的姿勢。）

不管沙羅的威嚇，阮愛國仍然取道經過中國回到他的國家去。他沒有在這裏煽動叛亂的企圖。這不是他的目的。他回來是爲着傳播他在法國學習得來的理想：自由、平等和博愛。

這樣，阮愛國到了廣州。他開始販賣香烟和報紙來維持生活。

在到達廣州的時候，他仍然感覺到在這個城市裏發生過的一件法越事件的迴聲。在不久之前，一位革命青年范鴻泰（Pham Hong Thai）向途經距廣州不遠的公共租界沙面的印度支那總督麥爾林（M. Merlin）投擲炸彈。麥爾林沒有被炸死，但范鴻泰在行刺之後自己投入珠江溺死了。

樣。

這一事件的本身雖然微小，但它宣告了民族鬥爭的時代的開始，像微小的海燕宣告春天的開始一樣。

在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法國殖民主義者把印度支那置於深度的榨取之下。在沙羅先生的「殖民地的開發」一書中，這種榨取的程序已給周密地計劃好了。整個民族都受到這種榨取的痛苦。賦稅和勞役是增加了。鄉村的廣大的耕地被官價收買了，并轉給法國的種植者。法國人展開一種人為的飢餓政策來剝奪農民的一切財產。越南的布爾喬亞和小布爾喬亞——范鴻泰即屬於這一個階級——都在殖民地資本的重壓下被消滅了。一個新的越南工人階級產生了。自一八六二年皇家軍隊的短銃還擊法國侵略者的大砲以來，抗戰依然繼續着。抗戰的持續，一八六三年是在潘定鳳領導之下，一八九三年是在黃和參領導之下，一九一五年是在輝新皇帝和愛國志士梁玉權（Luong Ngoc Quyên）等人的領導之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曾經有小小的靜寂。而現在，范鴻泰的炸彈又使抗戰開始重新燃燒起來了。

中國為受各帝國主義支持的軍閥集團分割得四分五裂。但是中國的民族已開始覺醒。偉大的孫逸仙的呼聲已開始傳播了。一種偉大的民族運動誕生了。

最初是反日的鬥爭，它聯合了民族的各個階級。其次是香港工人發動的杯葛運動。最後是征討軍閥來統一全國，這一次的遠征是由孫逸仙博士和他的同僚計劃的。

阮愛國被捲入這個大動亂裏。

閱讀「廣州日報」的廣告後，他在鮑羅庭（M. Borodine）處找到一個翻譯的位置。鮑羅庭是孫逸仙博士和廣州政府的政治顧問。他把中文報紙翻譯成英文。

物質的問題一告解決，阮愛國便積極地致力研究中國的政治。

在所有的革命理論中，他覺得孫逸仙主義是最適合越南的具體的環境。孫博士的三民主義可以總結為：

民族主義：一切民族的獨立；

民權主義：人民的自由；

民生主義：人民的幸福和享受。

這是越南所需要的。這是越南民族所要求的。這是阮愛國所尋求的。自此以後，阮愛國對於這位偉大的中國人民領袖有着深厚的敬意，而且成爲他的忠實的弟子。

威爾遜（Woodrow Wilson），列寧，孫逸仙，這是阮愛國最敬仰的西方的和東方的三位偉人。第一位沒有實現他的理想。第二位把他的理想實現了。第三位則正在實現他的理想中。

阮愛國致力研究和努力工作來維持生活，他沒有忽略爲他的國家而工作。他開始組織居留中國的越南人。他的組織叫做「越南革命青年黨」。

在宣傳方面，他出版一個週刊：「青年」。

藉着孫博士的卓越的弟子之一廖仲愷先生的幫助，他組織「亞洲被壓迫民族協會」。在這個會裡，有越南人、朝鮮人、爪哇人……等等。這是他在巴黎所組織的「殖民地聯合會」的副本。

孫逸仙博士的國民革命軍勝利地前進。軍閥先後被打倒了。在短期內，廣州的國民黨的權力已經伸展到半個中國。前途是很燦爛的，阮愛國爲普遍的興奮所俘虜了。

「越南革命青年黨」的活動開始滲入越南了。法國人對此幫助甚大。下面是經過的情形：

阮愛國的密使和報紙很困難地秘密進入越南，法國的殖民民鼓噪起來，並要求鎮壓。這無異爲阮愛國的工作做很好的廣告，引起他的同胞的注意，並使他們貪婪地接受他的宣傳。

其次，法國人犯了一件錯誤，他們逮捕了移居中國的老愛國志士潘佩珠，並想處他以死刑。全越南都起來抗議這個判決並要求釋放他。從未有過一種運動是如此一致和得民心的。對於阮愛國的宣傳，這也是一個很有利的時機。

爲着欺騙和籠絡越南人，法國殖民主義者派一位社會黨黨員華倫納(Alexandre Varenne)來做印度支那總督。在某一個時候，越南人特別是青年感覺到興奮。

不幸地，這正是由華倫納來開始最反動的政策。越南人很快地便幻滅了，因此他們準備回答阮愛國的呼聲：「爲了解放我們，相信我們自己」。

在法國居留了多年之後，老愛國志士潘祖庭回到越南來了。在回到祖國後一年，他逝世了。從越南的北部到南部，人民都爲他舉行盛大的葬禮。法國當局起來干涉，禁止示威遊行並逮捕了最熱中於民族運動的青年大學生。這種干涉不過徒然引起愛國主義的熱狂和再次幫助了阮愛國及他的友人的愛國宣傳。

阮愛國在廣州開辦了軍官養成班。越南青年，大部份是知識份子，秘密離開越南來廣州入學。人們把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灌輸給他們。人們教授他們以祕密工作的方法。學成之後，這些青年回到越南傳播民族解放的理論，並組織民衆。

印度支那的法國人用惡意的眼光來注視中國的民族運動。他們害怕失掉了他們在廣東、廣西和雲南三省裏的利益。他們覬覦這三個省份已爲時甚久了。在這個世紀的開端，印度支那總督杜美爾（Paul Doumer）曾經寫道：「這些省份應該是我們的。我們開始對它們作經濟的侵略，其次是政治的侵略，最後是軍事的侵略，如果這是需要的話……」

爲了完成這個侵略的計劃，他們建築了滇越鐵路，佔領了廣州灣和沙面。當他們見到在孫博士領導下的民族解放運動日漸發展的時候，他們非常憂慮。他們把國民黨軍隊稱爲「紅軍」。當國民黨軍隊接近中越邊境的時候，他們設法阻止它的行動。他們轟炸龍州城。

法國殖民主義者與中國民族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多多少少都便利了這位越南愛國志士的工作。不



管法國警察當局的監視是如何的嚴厲，「越南革命青年黨」的支部在越南全境——從北部到南部——成立起來了。

一九二七年，在國民黨內部裏發生了一種政治危機。當時，偉大的領袖孫逸仙剛去世不久，北伐獲得了勝利，廣州的政府成爲全中國政府並遷移到南京。分裂是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發生的，他們在分裂以前原來是合作者。

雖然阮愛國永不干與中國的內政，而專致力於越南的解放運動，但仍然受到懷疑，因爲他在鮑羅庭處工作。有人想去掉他的首級。

又是一次，阮愛國失踪了。

## 十六

他跑到什麼地方去呢？沒有人知道他，因為他的接近的同僚也受到嫌疑，給廣州當局關進牢裏。  
我們又缺乏另一條線索了。

在暹羅的中部，靠近湄南河（Mekong）的地方，有一批越南僑民居留着。他們都是農民和流動的小販。他們一部份去耕田，種稻和種番薯；另一部份去各鄉鎮和鄰近的縣治裏販賣火柴、布匹、藥品……等。

他們開辦了一間學校，教他們的孩子讀暹羅文和越南文。在禮堂的中央，高懸着暹羅王的肖像，稍低一點，掛着范鴻泰的遺像。因為這些越南農民和商人都是愛國志士，所以他們崇敬這位為祖國的利益而在沙面犧牲了性命的愛國青年。

每天，工作完畢之後，他們聚集在學校的操場裏。男人們，婦女們和孩子們坐在地上，圍成一圈，好像教徒做禮拜的時候一樣。之後，其中的一位農民，像所有其他的農民那樣瘦小和褐黑，站起身來，用緩慢而清朗的聲調對他們朗誦報紙上的一篇文章或某本書裏面的一章。其他的人靜靜傾

聽。當讀完一遍的時候，他問他們是否已經明白，並對他們解釋。

聚會完畢之後，他們高唱愛國的歌曲。老人們講述游擊戰爭的故事。他們本身便是游擊戰士，曾經在潘定鳳或黃和參的領導下抵抗過法國人。他們逃亡到這個遙遠的地方來逃避法國的壓迫。

有時，這位農民講師離開了這批越南僑民。像別的流動小販一樣，他背着一個口袋，跟他們到鄉鎮及鄰近的縣治去。在那些地方，也有越南僑民。他販賣他的微小的貨物，他講演、宣傳和組織。

暹羅人是一個信仰佛教和仁慈的民族。到了某一個年齡，所有的男人都要去寺院過幾個月的生活。因此，在國內有千千萬萬的僧人。僧人是很受人民尊敬的。他們是由人民義務供養的。他們每天只吃一次，在上午十一時。鄉民把做好的飯菜——粗糲的，但豐富的——送到佛寺裏。僧人不說多謝便吃了。他們要在吃完後才向佛祖道謝。當僧人吃完飯之後，時常剩下很多飯菜。旅客可以吃這些剩下的飯菜，也不用道一聲謝，因為鄉民認為能夠送出供物來是榮耀的，因為這會帶給他們以幸福。貢獻供物愈多，便更容易升上西天。

就因為如此，這位也是農民講師又是流動小販的阮愛國和他的同伴們能夠旅行而不需給予飯店以太多費用。

如果沒有飢餓的旅客，鄉民便把剩餘的飯菜送給鳥雀。如果把已經貢獻給寺院的東西再帶回家裏，這會帶來災禍的。

爲我們所見到的，在耕種和商業上的工作之外，阮愛國還做他的宣傳和組織的工作。田地的工作和商業已足夠維持他的生活。

「越南僑民聯誼會」是組成了。「博愛」週刊是出版了。

以前在中國的時候，他從北部把宣傳滲入越南。現在，他把宣傳從西部滲入去。

阮愛國的活動，不論如何小心，總不能完全保持秘密。在有一羣越南僑民居留的地方，便設立一間學校來教育兒童。在沒有學校的地方，學生的家長們便時常聚會來傾聽報紙的朗誦和討論他們的事情。賭錢是沒有了。爭吵是減少了。在工作上，大人們互相幫忙。小孩子們不再在爛泥裏玩耍了。文盲逐漸消滅了。總之，在旅暹的越南僑民中，已經發生一種很可貴的變化。

法國人最初懷疑，其後推測阮愛國應該是在這個地方裏，但不知道確實的地址。因此他們派遣一批間諜去搜索。

在間諜裏面，有一位愛國志士。他把這件事情通知阮愛國。

爲了想加深法國人對於這位愛國志士的信任以便他能够起更大的作用起見，阮愛國供給他祕密的情報。但是，這樣做法並不是沒有危險的。

當危險成爲太顯明的時候，當他發覺被偵伺得太嚴密的時候，阮愛國走進一間相熟悉的寺院裏，剃掉頭髮和眉毛，變爲僧人。

藉着「如來佛祖」的庇佑，僧人阮愛國在間諜們的鼻尖下安靜地繼續進行他的愛國活動。他對他的同胞說：「佛祖是在印度。他是我們的種族。他不特是賢人，而且是一位愛國者，一位偉大的民族主義者。他憎恨壓迫者而保護被壓迫者。我們繼續他的事業，因此他降福給我們！」

這裏有一段值得敘述的故事：在暹境湄公河畔，居留着數目相當大的越南人。法國人很注意他們，派遣大批間諜去監視他們。當民族主義者被發現的時候，法國人派出的間諜會同暹羅民兵把他們逮捕起來。

暹羅人是和越南人相處得很好的，但爲了不願意引起外交上的麻煩，他們勉強地接受了法國人提出的逮捕越南民族主義者的要求。藉着當地民衆的幫助，這些逮捕往往沒有成功。

有一天，我們的愛國志士給間諜們追蹤着。在逃遁的時候，他偶然跑進一家越南人的房屋裏。除了一個九歲的女孩子之外，屋裏面沒有一個人。他跑進屋裏後不久，間諜們也跟着追到了。他們看見那位女孩子拿一頂舊帽子戴在那位逃亡者的頭上，並拿一根牽牛的繩子放在他的手上。十足如人類的天性一樣，她責備阮愛國道：

「叔叔，現在已經很遲了，如果你不馬上去把水牛找尋回來，媽媽就會叱責你的。你去看看吧。」這位鬥士戴起帽子，拿着繩子和穿起蓑衣。他鎮靜地從正在隨處搜索着的間諜們的面前經過，走出屋去了。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有人問那位女孩子：

——你認識這位同胞嗎？

——不，我不認識他，但他很像另外一位有時來教我們唱一些美麗的歌曲的叔叔。

——你爲麼叫他去找尋水牛呢？

——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我害怕如果像那樣留在廚房裏，他會給這些狗咬着的。

阮愛國解釋說，這是本能的同胞之愛。他像戰勝者那樣繼續說，靠着同樣的越南小國民，我們將

獲得勝利。

在這個時期，同時帶着民族主義和辛迪卡主義的性質的地下運動，在寮國（Laos）特別是接近湄公河的城市裏極爲活躍。

在越南，「越南革命青年黨」在全境內分佈它的組織。其時，別的政治組織是成立了：「越南國民黨」成立於北部，在阮泰學（Nguyen Thai Hoc）和阮刻儒（Nguyen Khai Nhu）的領導之下；「新越黨」成立於中部，在一羣知識青年的領導之下。

由於錯誤，人們以爲「越南革命青年黨」是在共產黨勢力支配之下，其實它是忠於孫逸仙主義的。它的政綱是以孫博士的政綱做模型的，即：

民族主義：民族獨立

民權主義：人民自由

民生主義：改善人民生活

甚至在達到這些目的的鬥爭方法上，他也跟隨着中國革命的偉大領袖的方法：團結全民族和特別地依靠最貧窮的羣衆——農民和工人的支持。

這並無令人驚訝的地方，因為這個黨的發起人是阮愛國。而阮愛國在成為孫博士的信徒之前，是法國共產黨的黨員，所以人們依然以第一個頭銜來認識他和看待他。

有人問阮愛國：「你是什麼呢，共產主義者抑或孫逸仙主義者？」對於這個詢問，阮愛國回答道：

「孔子的學說有它的優點：它的個人的道德。」

「基督教有它的優點：它的高貴的仁愛。」

「馬克斯主義有它的優點：它的工作的辯證的方法。」

「孫逸仙主義有它的優點：它的適合於我們的國家的條件的政策。」

「孔子，基督，馬克斯，孫博士，他們沒有共同之點嗎？他們都想爲人類謀幸福，爲社會謀福利。」

如果他們今天還在世上，如果他們聚集在一起，我相信他們一定是像好朋友那樣相處得很完美的。

「我勉力做他們的小弟子。我就是過去的我：一個愛國者。」

「新越黨」是一個急進的自由的政黨。它認爲共產主義是太過，而孫逸仙主義則不够前進。它摸索地找尋它的社會政策。只有一件事是確實的：它願爲越南的解放而鬥爭。

這是一個主要由知識份子組成的新政黨，這些知識份子有很豐富的熱情和勇氣，但缺乏政治的經驗。



它的活動集中在越南中部從藝安 (Nghe An) 到承天 (Thua Thien) 的幾個城市裏。

「越南國民黨」是由中層階級的鬥士組成的：小有產者、小學教師、公務員、下級軍官……等。這一個政黨，雖然它的名稱和中國的大政黨的名稱相似，但在內容和形式方面都和這個大政黨不相同。

它沒有一個明確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政綱。它想建立一個共和國，但那一類的共和國呢？怎樣去統治國家呢？用什麼方法去重建國家經濟呢？怎樣去改善勞工羣衆、知識份子、工人和農民的生活呢？

對於這一切，這個政黨尚未有很明確的觀念。「中國國民黨」的偉大的領袖說：民族解放的工作應該依靠大多數人民，即是說農民和工人的支持。然而「越南國民黨」似乎不認識這一羣人民的力量。它的宣傳和組織只局限於中層民衆的小圈子裏。這與其說是一個羣衆的政黨像「中國國民黨」那樣，不如說是一種亞洲的祕密會社。

「中國國民黨」的活動包括一切的問題：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而「越南國民黨」的活動只集中於軍事的問題。它出盡全力去在法國殖民地的軍隊裏組織越南的士兵。

它甚至不願意出版一個地下的報紙來爲它宣傳。

黨員的徵求是太彈性的，這使可疑的份子得以滲入黨內。

雖然有着這些差別，但這三個政黨有一共同之點：就是抵抗法國的殖民主義以恢復越南的獨立。

當不滿和反叛在境內醞釀的時候，法國殖民主義者加強他們的榨取和壓迫。

很多鄉村和縣份整個地給法國殖民用官價收買了，農民們從他們祖宗的土地上被驅逐出來，這些土地成爲法國殖民的種植園。

數十萬越南人受到強迫的徵募，在這些種植園裏做工，他們的生活令人回憶起過去的奴隸的生活。在他們的園地裏，種植園的園主是真正的帝王，他們有餓死、監禁甚至殺死他們的工人的權力。不能夠再忍受這種管制的工人設法逃走，有時給槍彈打死了。有些園主還在他們的種植園附近的森林裏豢養一些老虎，目的在防止越南工人逃亡。

其他在同樣的方式下被徵募的越南人，被遣送到新卡勒東尼亞（Nouvelle Calédonie）和別的法屬地裏。去的人很多，但回來的人很少。

新的礦山是開發了，新的工廠是開闢了。但礦山和工廠的工人的命運，跟在橡膠園裏或農場裏的工人的命運沒有大的差別。

苛捐什稅在增加着。

鴉片和酒精的毒化政策在加強着。

人民絕無權利，絕無自由，除了納稅、受苦和死亡的權利之外。

爲了迷亂外國遊客的眼睛和欺騙法國的和國際的輿論，這些法國殖民組織了他們的所謂「人民代

表議院」。實際上，這些議員並不代表任何一個人。首先，議員不是由人民選舉的，而不過是由最小的一層人民選舉出來的。其次，這些議員只有咨詢權，並沒有討論其他的問題的權力，除了討論由法國行政官提出的預算問題之外。最後，法國行政官有權力把那些不幸地不合他的意思的議員們投到監獄裏。

這種代表的和民主的醜態，只有激發有良心的越南人的情感和自尊。

然而，法國的殖民給他們榨取得來的龐大的利潤衝昏了頭腦。他們是在一個火山上面，但他們完全不知道、完全不聽到、完全不看到什麼東西。他們把越南人的表面上的變動性當作實在的屈服和愛國心的缺乏。

另外一顆炸彈，沒有像幾年前在沙面投擲給印度支那總督麥爾林的那顆炸彈那樣的響亮和影響，但也是一顆炸彈，將喚醒法國殖民到現實來。

一位青年大學生剛剛投擲了這顆炸彈。更準確地，他炸中了法國人巴因（Basin）——一位販賣黑奴的傢伙，人的販子。幾乎所有的奴隸都是由他供應給在交趾支那和大洋洲（Oceania）的法國人的種植園。

由於他的本性和他的政策，阮愛國不贊成恐怖的行動。他認為恐怖主義是失望者和怯懦者的政策。當爲着國家的解放而工作的時候，應該有勇氣和希望，永遠有勇氣和希望。他不贊成怯懦和失望；根據他的意見，只有民族的統一的力量才能够把民族從暴虐的統治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而不是幾個人的行動所能濟事，不論他們是如何的英雄。

但是他也不責備范鴻泰和這位青年學生。他認為一個人都是依照自己的方法來思想，來行動的。當一個青年目睹他的兄弟被虐待，他的國家受蹂躪的時候，他起來反抗，是很自然的；如果他在祖國的災難之前竟無動於中，他是應該受處罰的。當他起來反抗而又不能夠尋得合理的方法的時候，他於是只有聽從他的衝動性，並做出他認為是理智的事情。這有如一個人跳進海裏來援救遭難者一樣。這是沒有理性的，但這是英雄的。

給這件事喚醒之後，法國的殖民並不比當他們醉的時候較為聰明和理智一些。他們不設法療治病痛，反而加重病痛，他們不從政治的和社會的改良去安撫人民，反而發動恐怖行動。

大規模的逮捕，處死刑，監禁，拷問……顯明地，法國殖民主義只知道一個政策：殺而治之。而永遠地，暴力產生暴力。這是我們將在下面看到的。

除了阮愛國的極少數的直接的同志之外，其他的同志只從姓名上認識他，他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和在什麼地方。他往往參加各稱集會和黨內同志的討論，而不使他的同志知道他在座。

但他經常獲得在越南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情報。

兩件重要的事件使他離開了寺院和他所喜愛的暹羅。第一件事是「越南國民黨」正在籌備中的暴動。阮愛國正確地觀察客觀的條件和預測暴動的大概的命運，他想加以勸阻，或最低限度延遲它的發動。

但是從暹羅到中國的旅途是相當長遠和緩慢的，當阮愛國翻山越海的時候，在越南的事情急速地發展着。他到達得太遲了。經過的情形是這樣的：

雖然「巴因事件」是一種個人的行動，并和「越南國民黨」沒有任何聯繫，但它已經使法國殖民瘋狂起來，并引起對付民族主義者的恐怖措施。「越南國民黨」最遭受痛苦，因為，正如我們在上面曾經說過的，它太輕于徵收黨員，以致讓間諜滲入黨內，探悉了所有的黨員和黨的各級組織。

看見很多黨的幹部和鬥士受到逮捕，很多黨的支分部給瓦解了，「越南國民黨」主要的領袖阮泰學和阮刻儒說：「幹和完全不幹，結果將是一樣的：黨將被恐怖政策消滅掉。因此，不如試來一個「苦迭打」。」

暴動是決定了，但暴動的計劃已給法國當局發現，所以要把預定的日期提早。

總的計劃是這樣擬定的：

- (一) 暴動應該在各省同時發動，其次，所有的武裝部隊，應該聯合來佔領一個大城市。
- (二) 在法國軍隊裏的越南士兵組成主力部隊，遊擊隊組成輔助部隊。
- (三) 原始的武器（刀，矛，長刀……等）將由遊擊隊供應。步槍及其他現代武器將由起義的士兵供應。

(四) 阮刻儒指揮山西 (Sontay) 富壽 (Phuho) 和安沛 (Yenbay) 三省。安沛省是作為暴動的京都。阮泰學負責指揮海陽 (Haiduong)，海防 (Haiphong) 和建安 (Kien-An) 三省。

這個計劃是太主觀的，爲了不說它是最拙劣的。人們等待從另一方面來的兵力和武器。

聯絡人員給法國人截獲了，兩位領導人不能夠互通情報。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一日晚上十時，愛國志士們襲擊安沛的法軍防守所。第五隊和第六隊的越南士兵投過游擊隊這邊來。他們佔領了郵局和車站，散發傳單和對羣衆講演。

然而第七隊的越南士兵却袖手旁觀。翌晨，法軍反攻。在安沛的暴動是給粉碎了；在其他的省份裏，暴動也沒有更大的成就。在一個星期內，一切都完了。阮泰學和別的領袖落在法國人的手裏，給處死了。

「越南國民黨」是天折了，但它的死亡是英勇的。

法國的殖民慶祝他們的勝利。他們宣稱：完了，越南的民族主義！光榮是屬於法國殖民主義的！

## 十九

第二件事件：「新越黨」新近和「越南革命青年黨」統一起來了。這使得在越南只有兩個政黨存在着：「越南國民黨」和「越南革命青年黨」。

「越南國民黨」被消滅後，便只剩下一個政黨——「越南革命青年黨」了。

然而「越南革命青年黨」不久分裂爲三派。三派先後都改組爲共產黨。這樣，在越南便有了三個共產黨。

面對着法國人的白色恐怖，「越南革命青年黨」發展得很快。這是令人安心的事實。但它的分裂使愛國的戰士大爲憂慮，因爲分裂就是弱點她表示。

到達中國後，阮愛國把三派的領袖召來，並對他們說過下面這些話，大意是：

在美國、英國、法國、中國及所有的國家裏，甚至在殖民地化的國家裏，像印度、印尼……等，都有一個共產黨，因此，越南也可以有一個共產黨。但只要一個，而不是三個。

其次，我們的資源、財產以至於我們的兒童和女人，都給法國殖民主義者佔有了。我們的同胞沒有工廠、銀行和公司。正如孫逸仙博士曾經很正確地說過的，我們都是大貧和中貧。我們都是法國殖



民主義的被搾取者和奴隸。

因此，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團結全民族爲國家的獨立而鬥爭。

我們的第二個任務是團結全民族爲國家的重建而鬥爭。

要達到這個目的，在組織上必須統一。

這個組織可以像從前那樣稱爲「越南革命青年黨」，或者像今天那樣稱爲「共產黨」。但它的政綱應該是全國的，卽：

國家的獨立

人民的自由

民衆的幸福

在這番講演之後，接着是簡單的討論，最後三派的統一就完成了。

一個行動綱領已告草成。各代表都回國去。法國的殖民繼續他們的恐怖制度。受到新的統一的鼓勵和新的政綱的領導，鬥士們熱烈地工作。

效果不久便發生了。四月，紡織工人的罷工在南定(Namding)在越南北部)爆發。工人要求增加工資和取消毆打工人的野蠻制度。廠主的答覆是逮捕罷工的領袖。罷工工人在街道上舉行示威運動。這是一個遍於全境的運動的信號。其他的罷工示威運動在北部、南部和中部相繼發生。鎮壓行動

是流血的。在藝安，法國人用軍用飛機來轟炸示威運動的隊伍，每次傷亡數百人。

人民要求：減輕過重的捐稅，民主的自由，釋放政治犯，終止恐怖的制度。

法國人的答覆是轟炸、逮捕和集團的屠殺。

這個運動從一九三〇年四月起繼續到一九三一年五月止，法國殖民主義暫時獲得了勝利。在幾千個越南人被殺害，幾萬個越南人被投入監獄或被流放到遠方的監獄島一直到聖亞那（Guyanne）之後，法國殖民主義戰勝了。

法國的殖民主義已經勝利，但它開始戰慄了。它自擊自一八六二年——征服的時期至一九三一年——罷工時期以來，從未有過安定。叛亂和暴動相繼而來，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劇烈。它知道火與血的政策不能成功，而越南人堅決冒着烈火和游泳在血海裏以達到他們的目的：國家的獨立。

在最近期間，運動發展得更廣闊更深入。越南人已發見新的鬥爭方法。他們配合了宣傳，罷工和示威運動。在某些區域，全體民衆都參加鬥爭。

在藝安和河靖（Hatinh）兩省裏，他們推翻了法國人的政權并建立他們的暴動政權，他們宣佈這些地區的獨立和實行民主的自由。鄉、鎮會議由普選產生。人頭稅和市場稅宣告取消。禁止吸食鴉片和飲用酒精。公佈義務強迫教育。總之，人民建立了新的制度，摧毀了殖民地的制度。

這持續了很多個月。不幸，赤手空拳的人民不能抵抗法國當局的西非軍團和羅馬軍團的攻擊。這

些現代的韃靼搶掠一切、屠殺一切、焚燒在他們面前的一切。

法國殖民主義者獲得了勝利，不特是因為他們已經把越南的獨立運動沉溺在血海裏，而且是因為他們剛知道阮愛國——他們的不可消滅的敵人——被捕的消息。

法國的殖民地當局監視阮愛國已有十二年之久了。三年來，他們在找尋他。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他們誠然知道阮愛國是在廣州，但毫無辦法，因為阮愛國受「國民黨」的革命政府和全廣州的民衆保護着。在這個時期的前後，他們的間諜不能夠再發見阮愛國的蹤跡。

他們和英國人、荷蘭人及日本人組織了一個「警察國際」。這個「可敬的」組織的目的是搜索朝鮮的、爪哇的、印度的和越南的民族主義者。

帝國主義者稱所有這些愛國志士爲共產國際的份子，或更露骨的稱爲蘇聯的特務，而這些「蘇維埃的特務」的任務是破壞西方和東方列強所有的殖民地。

在心坎裏，這些帝國主義者知道這是絕對虛偽的，各個殖民地的民族主義者專門照顧他們自己的民族便有足够的的事情去做，不必干與別的民族的事情。但是，由於他們互相說謊，和由於經常再重複申說同樣的謊言，最後使人相信了它。

就是這樣，英國人認爲阮愛國是蘇聯的特務，並負責破壞香港。因此，島上的英國人把阮愛國看作第一號敵人，並把他逮捕起來。

一知道了消息之後，印度支那的法國報紙高唱勝利，叨別人之光的勝利。法國行政當局答應出一筆巨款來引渡阮愛國。

這位越南愛國志士被囚禁在香港的監獄裏。他居住的地方由警察看守着，希望能夠逮捕一些「犯」。他的房間受到徹頭徹尾的搜查。牆壁給掘開，地板給拆開。爲了找尋設想中的武器和炸彈，樓梯也給拆掉了。他的衣服、肥皂和草紙給拿去化驗，看看是否有攻擊的計劃繪寫在這些東西上面。屋頂也給拆掉了，以找尋只存在於警察的想像中的無線電機。

中文報紙被禁止發表這些消息。

這位「要犯」被分隔在一個單獨的囚室裏，由特別的警察看守着。

他每天吃兩頓飯，吃的是未碾過的米和不能食的魚，加一些辣椒和油。每週吃兩次牛肉和白米，這是真正的盛筵！

每天，在規定的時間裏，獄卒打開囚室，把他和別的犯人放出囚室外面的天井裏。這是一個很小的長方形的天井，四周圍繞着一道高牆。這就是散步。人們有一種好像在深井裏散步的感覺。但是這仍然比在囚室裏較爲愜意，因爲在這十五分鐘裏，總算能夠聽見人類的聲音，見到人類的面目，並望見一小塊天空。

在這短短的十五分鐘的散步後，他整天都被關在監獄裏。吃飯、睡覺、洗澡、大小便一切都在囚

室裏。

囚室的厚門上，開了一個小洞。一個佛教的或回教的印度獄卒不時走過，從小洞望進去，看看這位囚徒是否還在裏面，或是否逃走了，或是否已自縊了。

這位囚徒消磨他的時間於思想、工作回憶和自我批判。當他想得够了，他便一再的計算草蓆的幹葉或屋頂的瓦。在囚室裏，屋頂是最光亮的地方，因為一隻缺月形的和沒有粗大鐵條的小窗就是上面及靠近屋頂的地方。這隻小窗射進灰白而陰暗的光線，好像垂死的 Cyclope 神（神代史上的巨人，只有一隻眼睛在額的中央——譯註）的眼睛一樣。

唯一的運動是捉臭虫。臭虫多到無法計算。最初，這些動物會阻礙你睡眠。但漸漸習慣以後，你便不再注意它們的整人了。人們捕捉臭虫，實在是爲了消遣時間而不是爲了殺害臭虫。

偵查開始了。阮愛國對他的朋友說，這些偵查成爲監獄生活中的愜意的休息時間。

第一，因爲他能够走出缺少空氣陽光和充滿發霉氣味的囚室一會兒。

第二，因爲負責偵查的偵探長們送英國香烟給他。吸食香烟是阮愛國唯一的不良嗜好，但在獄裏吸烟是禁止的。

第三，因爲他想進一步地研究這些警察，看看他們怎樣狡猾地偵訊犯人，知道他們所知道的、所不知道的和他們所發明的。英國警察當局得到印度支那的法國警察當局的充分的指示。後者供給一大

堆真的和假的文件。

經過偵查和「華民政務司」的判決之後，大抵是把那些「可疑的份子」驅逐出境。這樣，香港排除了這些「可疑的份子」，但他們必不能避免地落入別的警察當局的手裏，因為這些被驅逐出境者如何能够不坐船而離開香港呢？他們一踏上船上，就被別的警察人員跟蹤着；等到到達第一個停泊的口岸時，這些警察便要將他們逮捕起來。

對於阮愛國，經過情形不同。他幸而藉一位友人的介紹，得到一個英國的好律師：亨利·羅士比（Henry Loseby），香港律師公會的主席。

經過一些通譯員的關係，有人設法在阮愛國和他的律師之間從中挑撥，但後者予以拒絕。他對阮愛國說：「孫逸仙博士曾經獲得一位英國友人的救護，我也願意去設法把你援救出來。安心吧，把你認為對你的辯護有利的一切告訴我吧，我不想再多問你，因為每一個革命家都有他的秘密。」

於是羅士比律師將阮愛國的案件提到高級法院裏。

高級法院要審判一件政治的案件，據說，是香港歷史上的第一次，這給予這件訴訟以動人的特徵。

第一次審訊開始了。這又給予阮愛國以離開囚室一個時間的機會。

阮愛國認為在監獄的時候，只要見到囚室的門一打開，即使仍然繼續留在裏面，他便覺得好一點。

的。

審訊是公開的，但法庭內外都門禁森嚴，因為人們假定有人想把阮愛國劫走。

旁聽者在門口已經過「濾清」才能入庭，在庭內，法院的官吏多過旁聽者。庭上是庭長、副庭長和一羣陪審員。法庭中央是一張很大的檯，一邊坐着也是政府的檢察官、也是原告人的一位律師和他的代理人，另一邊坐着阮愛國的律師——他有很多位律師。法官和這些先生們多數穿着黑袍並戴着假髮。

被告欄是一種方形的壇，比法官的坐位低，但比律師的桌子高得多，要爬三四級梯子才能夠上去。它四週圍繞着鐵條。阮愛國給警察們圍繞着。穿着制服的文武官員和英文報紙的記者們參加到左面或右面。這是繫於法官們或阮愛國的觀點的。面對着他們的，是旁聽者。

在法官們和律師們的桌子上，放着一堆堆的巨冊書籍。他們不時地翻閱這些巨著，以資參攷。

在全部人裏面，只有四個人發言：兩位法官，代表原告的高等檢察官，和阮愛國的律師裏面的一位律師。別的律師，包括阮愛國的正律師、羅士比律師和阮愛國自己，在這一次審訊裏和以後各次的審訊裏都沒有開口。當他們有什麼事情需要傳達的時候，他們把它寫在一塊紙頭上，但從不講話。

時常發言而又講得最劇烈，有時好像爭論得很厲害的兩個人，是檢察官和阮愛國的正律師。

第一次的審訊歷時相當長，因此在審判中間需要休息。在休息的時候，人們把阮愛國關進法庭的



地牢裏，以便看守他和給他進餐。

經過一個多月來很多次的審訊後，法官判決一切對阮愛國的控告都宣告取消，但阮愛國必須搭法國輪船離開香港。

在法官方面，這是很巧妙的。這樣做，香港的高等法院可以心安理得，因為它並沒有處罰一個無罪的人，然而法國殖民主義者却能够容易地逮捕他們的第一號敵人，好像他是在一個郵包裹面一樣。

羅士比律師不接受這個判決，他提出抗告。他說這是變相的引渡，這等於將阮愛國交上他的可怕的敵人的手裏，這等於把阮愛國送到必死的路上。因此，他向英皇的樞密院提出上訴。他把這件案件付託給克利浦斯事務所(Stafford Cripps)。

在等候倫敦的判決中，阮愛國生病了。羅士比律師替他交涉，使他被送進醫院裏。

阮愛國的滯留醫院引起極大的騷動。所有的門戶都增加鎖頭，接近牆壁的東西都給撤掉了，到處都佈滿鐵絲網。兩個高大的印度警察在病房的門口站崗。在病房內，兩個中國偵探在阮愛國的病床附近日以繼夜地看守着。

在病房裏的病人中間，有殺人犯、海盜首領、騙匪，總之，這是集罪犯的大成。

由於他的律師的干預，阮愛國在醫院裏獲得很好的照顧。他睡一張很舒適的床，吃英國餐。他坦白承認，他從來沒有吃得這樣好。醫師和中、英女護士們都是充滿着避開的心理。

羅士比律師夫婦和他們的女兒——一位小安琪兒，時常去探問阮愛國，帶些水果、書報、甚至玩具送給他。

阮愛國跟病房裏一切的人甚至警察都相處得很好，而他們也很好地對待他。當他不閱讀書報的時候，他便跟病房裏的同伴們親密地談天，並研究他們的特徵。有兩位囚徒最使他感覺興趣：一位十三歲的學徒，在賭輸了錢之後，爲了偷一塊錢，殺死了另一位同年的學徒；另一位老匪首，因爲被出賣，給警察俘虜了。這是一位六十來歲的人，和氣、狡猾和有氣力。他懂得寫中國文字，甚至會寫詩。他自命爲英雄，並說阮愛國也是英雄。

「我是一頭落在泥沼裏的獅子，你是一條在池裏的龍。」他嘆息地說。他又樂觀地說：「獅子總有一天再找到他的森林，並再成爲主人。龍總有一天飛上七重天上，並成爲風雲的主宰。」

這位老李從前是某一座山嶺的主人。他有着家庭和他的小規模的軍隊。他拘捕來往的旅客以便勒索。他很嚴格地執行綠林的規則：第一步，被捕的旅客去信請家裏送贖款來。如果款送到了，便是「換票」，即是說，俘虜獲得釋放。在相反的場合下，俘虜的家庭便會收到俘虜用血寫成的第二封信，再次收到第三封信，還附着俘虜的一隻手指，再次是第四封信，附着一隻耳朵。如果這最後的信收不到效果，便是「撕票」，即是說，俘虜被處決了。有一次，一位被綁票的老小學教師給家裏去信，但不是叫家裏送贖款來，而是叫他的年輕的女兒彭香來。

彭香勇敢地跑去覓中國的「羅賓漢」(Robinson Wood)，對他說：「大王，錢，我們沒有，因為我們是窮人。但我在這裏。賣掉我吧。拿我做你的奴隸或姘婦吧。或者殺掉我吧。隨你的意思處置吧，但請你赦免我的父親。」

老李被感動到擁抱着彭香，把她收為義女，送她去學校讀書，留一份豐厚的嫁粧給她，并釋放她的父親——那位老小學教師。李對於富人是相當殘酷的，但對於窮人就非常的仁慈，因此，他同時受到他的勢力範圍內的鄉民的愛戴和畏懼。

由於克利浦斯事務所的努力，經過一天的辯論後，倫敦的樞密院判決阮愛國無罪釋放。

樞密院認為：第一，絕對沒有什麼東西來證明阮愛國是某人的特務；第二，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阮愛國意圖破壞香港；第三，在英國法律之前，做一個共產黨黨員或民族主義者並不構成一種罪行。

這樣，阮愛國獲得勝利了。

但現在他要去那裏呢？阮愛國的一舉一動都是被法國的警探監視着的。在要求引渡阮愛國的努力上，法國的警探是失敗了，現在只有等待他的動身以便在另一個陷阱裏逮捕他。

他要求去英國。他的律師羅士比替他做好請求書，附着香港政府的不好也不壞的意見，并寄到倫敦去。

牢獄的生活過得太長了，阮愛國沒有等到英國政府的答覆便搭船動身。

在星加坡，他再度被捕，又被關進牢獄裏，不久被遣送回香港。

香港警察當局藉辭阮愛國未得到准許而進入香港，又再把他拘捕起來。

善良的羅士比律師再度爲他辯護，把他弄出監獄，並藉着他的妻子和朋友的幫助，爲他的不平凡

的顧客籌備一次秘密的出走。

出走是籌備得很周到的。在監獄周圍、中央警署和羅士比律師的寓所等處站崗的法國間諜，都完全不知道。

阮愛國扮成一個中國富商出走了。他到另一個海港去，住在另一個真正的中國富商裏，這位富商是羅士比律師的朋友。在那裏，他生活得像是一個在假期中的退隱的商人。他在樹林裏散步，訪問教堂。他跟藝術界和文藝界來往，用各種筆名寫文章給當地的英文和中文報紙。

他恢復了在監獄期間失去的力量。

其後，談及香港的一段經歷，他對朋友說：

他深深地感謝羅士比律師及其家庭。如果沒有這位可敬的律師，阮愛國早已死掉了。不特如此，在他被拘禁的期間，羅士比律師及其家庭竭盡他們的所能來減輕他的精神和物質的痛苦。在打完官司之後，羅士比律師又佈置一切來幫助他出險。

今天，在敘述這件事的時候，我們可以說，羅士比律師不特值得他的顧客阮愛國的感謝，而且值得越南的感謝，因為他拯救了它的最優秀的兒女中的一個。

英皇的樞密院也是值得讚美的。在宣判阮愛國無罪釋放的時候，爲了給予他以自由，樞密院將一切錯誤歸於香港的法院和行政當局。它反對將阮愛國逮捕和審判，認爲這逮捕是不合法的，這個審判

是不公平的。別一個國家的樞密院或者不能夠爲着一個無名的愛國志士的無辜而犧牲了法院和行政當局的尊嚴或面子，像英皇的樞密院那樣做。

由於這件事情，英皇的樞密院證明了它的尊貴的口號「裁判對於一切人應該是公平的」是實際的，而不是神話。

香港的英文報紙在這件事裏的大公無私也是值得記載的。因爲不像中文報紙那樣受到檢查的限制，英文報紙以十足的大公無私的態度來報導整個事件。當宣判無罪釋放的有候，英文報紙熱烈地祝賀羅士比律師並嚴厲地指摘香港政府。它們說：一個被告幸而找到了一個好律師來替他辯護，但歷年來幾許無罪的人——因爲沒有辦法——被專橫地逮捕和不公平地判決。它們結論說：我們需要一個爲一切人的真實的裁判！

阮愛國沒有忘記提及香港的警察對於他的關注是相當正確的。然而印度支那的法文報紙的態度是卑鄙的。它們把一切誣蟻堆在阮愛國身上，並製造最無恥的謠言。例如，它們說阮愛國逃避在國外而把他的同志推向死亡線上，領蘇聯的巨額款項并生活得像紳士一樣而把他的合作者拋棄在黑色的殘酷的貧困中……還有其他很多的類似的無意義的謬言。

印度支那的法文報紙覺得羞恥了，它們只簡單地回答「不說英國語」(No speak English)。

經過大約六、七個月的長期休息之後，阮愛國辭別了他的中國友人，又失踪了。

他失蹤了相當長的時間，比以前各次的時間更長。在他被強制居留香港的時期，太多的人——特務和別的人都見過他。他應該更小心，而他的祕密行動應該是更加絕對的、嚴厲的和延長的。

因此，我們不試圖再尋得這條失去的綫索。然而，親愛的讀者們，寫和讀一個出現、失蹤、出現、然後時常而又突然再出現的人物的傳記，不是覺得有點吃力和討厭嗎？

由於人民運動受到血腥的鎮壓以及阮愛國和其他的鬥士遭受逮捕，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間曾有過一個相對的平靜。

在一九三四年，即是阮愛國失蹤了一年之後，人民運動又漸漸復活了。

到一九三六年，它變成相當強大。大規模的罷工和示威運動在城市裏發生，特別在西貢、河內、海防、宜安(Vinh)……等。

工人要求改善生活的條件，八小時的工作日和辛迪加的自由。他們獲得某些成功。

人工缺乏，法國的老闆們互相爭奪工人。他們迫得輕輕地放鬆他們的掌握。八小時的工作日紛紛在各地實行，但辛迪加仍被禁止。於是，手工人和智力勞動者組織了各種「聯誼會」、「互助社」、「合作社」……等等。

人民陣線在法國獲得了勝利，某些自由主義的措施開始在殖民地實施。一羣政治犯被釋放了。越南人的報紙出版，有些用殖民地政府的准許證，有些已不用准許證。法國議會決定派遣調查委員會到各殖民地去。這是一股仍然很微弱的氣息，但總算是民主的氣息開始吹到越南。



越南人發動一個新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名義是「印度支那各界聯合大會」（Grand Congres Indochinois）。各種委員會、講座、集會在各處組織，目的在收集人民的要求以便轉達給法國議會的調查委員會。

「印度支那各界聯合大會」的綱領，主要的是：

- (一) 組織民主陣綫，
- (二) 提高人民生活水準，
- (三) 在地方的議會選舉中，居民要有選舉的權利，
- (四) 印度支那人參加保衛印度支那。

在這個運動被認為相當合法的三年中，運動的領導者不時收到匿名的意見、建議和批評。人們不知道這些匿名的意見、建議和批評是誰送來的和從何而來的。很多人認為是阮愛國貢獻這些建議和批評。但沒有誰能够保證它的來歷。有人向阮愛國提出這個問題，他笑着，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這運動獲得一些結果。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

微小的民主的點滴很快便被達拉第（Daladier，法國的戰時內閣總理——譯註）的制度吸乾了。

這個運動被禁止了。

報紙被封閉了。

各種組織被解散了。

舊的政治犯重被逮捕，並逮捕了新的政治犯。

監獄和集中營都裝滿了。

在最近兩三年來停止了恐怖政策漸漸重新開始了。

一個新的和雄亮的聲音在全越南響亮起來：

「站到同盟國這一邊來！

「打擊國際的法西斯主義！

「驅逐法蘭西的法西斯蒂！

「爲我們祖國的獨立而戰鬥！

「越南人，我們聯合起來！

這就是「越南獨立同盟會」（簡稱「越盟」）的呼聲。習慣簡寫的美國人，稱它爲 L. V. M.

「越盟」的政綱和它的名稱一樣簡單明瞭。這個政綱爲全體越南人民所了解，並得到他們的贊成和支持。因此，「越盟」發展得很快，雖然在這個時期恐怖統治着印度支那。

「阮愛國」又再出現在這個運動的前頭。

暹羅和印度支那的法國人發生了戰爭。法國的殖民民想送越南士兵上戰場。後者不願意對他們的鄰人暹羅作戰。

由於交通上的困難——只靠徒步的通訊員傳達情報，「越盟」的指示未能及時到達，三個暴動先後於一九四〇年年底爆發：在北部的北山(Bac-Son)，在中部的塗隆(Dolung)和在南部。

法國人的鎮壓行動是恐怖的。很多鄉村整個被燒掉。幾千越南人被集體用機關槍射殺。數以百計的老人、婦女和兒童被鐵絲一連串地穿着，鐵絲從手臂和腿部穿過，然後被投入海裏。在別的地方，法國人把越南人的衣服脫得精光，強逼他們挖掘坑溝，然後把他們活埋了。

而同是這些法國人却嚴辭譴責德國人的殘暴。

然而，在法國，一切都凌亂不堪，一切都完了。馬奇諾防綫已被攻陷。二百萬士兵和一百五十名將軍成爲希特拉的軍隊的俘虜。在侵略者之前，法國政府從巴黎逃亡到都爾(Tours)，又從都爾逃亡到波爾多(Bordeaux)。雷諾(Reynaud)內閣宣告倒台，貝當(Pétain)和賴佛爾(Laval)在戰勝者的面前，在康邊森林(Compiègne)簽署降書。

其後他們在維琪(Vichy)的礦泉浴室裏組織他們的傀儡政府。

法國是垮台了，可憐的法國！

日本人很快地利用時機。他們尋求侵略印度支那。

印度支那的法國殖民在日本人面前是和他們在法國的同類面對希特拉匪徒時那樣英勇的。在中越邊境的諒山（Lang-Son）經過一場輕微的戰鬥之後，越南的「保衛者」柔順地給新的侵略者打開了越南的大門。

阮愛國和「越盟」同志們立刻宣稱：『從今天起，我們國家的第一號敵人是日本法西斯主義。』他們很多次向法國建議共同合作來打擊共同的敵人：法西斯主義的日本。

法國人答覆這個建議的是和日本人合作來對付越南的愛國志士。

愛國志士的首級永遠是被懸賞收買的。「懲罰」的隊伍蹂躪村莊，威嚇鄉人。但這並不能夠阻止「越盟」繼續反抗日本人和反抗反動的法國人的游擊戰爭。

在這個時期，同盟國處於最艱苦的條件下，而他們的敵人德國和日本正佔着上風。阮愛國絕對地預言：

同盟國將獲得勝利，

法國將復興，

印度支那的法國人和日本人遲早必將互相吞噬，

越南將獲得獨立。

鑒於用原始的武器如刀、矛、古槍和從敵人手裏奪來的一些步槍，游擊戰不能夠迅速地發展，「越盟」於是決定向同盟國要求援助。

羅斯福總統曾經宣稱：『我們援助所有一切願意反抗德、日法西斯主義的個人、團體和民族……』。這篇宣言使越南的愛國志士產生了極大的希望。

最接近而又最關切於攻擊在越南的日本人的盟國是中國。因此，應該去訪問中國。

在越南的愛國志士中，如果不是阮愛國，那麼誰最認識中國和中國人呢？因此，他被一致選舉去執行這個使命，同行的還有「越盟」的兩位領袖。

從越南北部步行到重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是在他的年齡，但是阮愛國很高興地接受了。

在三個越南代表裏，一個在到達邊境之前給法日的警察逮捕了；第二個在黑夜裏爬山時摔斷了腿，因為求較為安全起見，他們通常在夜裏走路；只有阮愛國到達中國的領土。為着避免特務的追蹤，他取名胡志明。

經過十五日的旅途，他到達一個中國的市鎮。他開始呼吸英勇的中國的空氣，並慶幸今後獲得安

全了。

然而，就在當天的晚上，胡志明被捕了。

他的苦難開始了。

最初，他被送到CH.S.的監獄裏。在兩個多星期裏，他日夜都被鐵鏈鎖着。他認識當地的區長，他們以前在C.I.見過面。但這位區長拒絕去見胡志明，只打電報給他的上司：沒有答覆。

經過一個半月的監禁後，他又被送到……不知道是什麼地方去，因為人們完全沒有告訴他。

雙臂被繩捆在背後，頸被鐵鏈鎖着，由六個武裝士兵保衛着，胡志明行行重行行。他走向一個不知悉的方向去，日晒雨淋，翻山越嶺。

每一天的早晨，雞啼聲一起，人們就趕他起來走路。每一天的下午，當百鳥歸巢的時候，人們在一個鄉村裏停下，把胡志明關在監牢裏，就這樣讓他睡在一堆骯髒的稻草上面，沒有解開他的雙臂和頸。

這種強制的旅行完全不是愜意的，但是胡志明却不以為意，他欣賞沿途的多變的景色，一面行，一面吹着口哨或唱歌，有時還做詩。

到達一個縣城後，他被監禁在監獄裏，歷時一個星期或十五天。這是最辛苦的時期。營養不良，空氣缺乏，污穢，抽大烟的、患花柳病的以及各種病人的混雜。監獄經常是裝滿人的，新到的人沒有

睡覺的地方。

胡志明往往迫得要坐在廁所裏過夜，廁所就在獄室裏面，很不清潔。就是在這個地方裏，胡志明也是不能够安靜的，時時刻刻他都要走開把地方讓給進來大小便的人。

早上，胡志明因爲是新到的囚徒，所以要倒糞桶和打掃獄室。

雖然胡志明的哲學認爲一切都是由天意決定的，沒有任何例外，然而，在旅途中，他曾經兩次感覺到承認是不快意的驚訝。早上醒來的時候，他發現和他背對着背睡覺的人已經死亡，像石頭一樣堅硬。不止這樣，他還要和另一位囚徒把這個薄命人抬到庭裏。似乎沒有人注意這件事情。

這一切沒有使胡志明的精神感到痛苦。但使他在物質上極感痛苦的是癬疥和蟲子。他滿身和兩手兩臂都染上癬疥，並且不是一種癬疥而是兩種癬疥：乾的癬疥發癢，濕的癬疥惡臭難聞。蟲多到不可計算，沒有辦法把它們消滅。隨處隨地都有蟲子，在囚徒的衣服上，在草蓆上，在地板裏。蟲子和臭虫互相爭奪虐待囚徒的權利；晚上，它們還有另外一個可怕的競爭者：蚊子。囚徒們把這些寄生虫命名爲：衝鋒車、坦克車和轟炸機。

胡志明因此骨瘦如柴，形同死屍。他的頭髮迅速地變白，並脫落得很多，視力也變弱。最使他痛苦的是時間的損失。當他拖着疲乏的身軀從一個監獄跑到另一個監獄的時候，也許國內和國際的時局正在急遽發展中。誰貢獻意見給同志們呢？誰幫忙推動組織的工作呢？或者盟軍已準備在印度支那的

港口登陸？或者日本人和法國人已經互相吞噬？或者「越盟」的同志們正在痛苦地自問，他是否遭到不幸，像可憐的李——那個跌落山溪摔斷了腿的代表——和可憐的陳——那個給法日特務逮捕並於翌日被殺害的代表——所遭受的不幸一樣呢？

很多的「或者」侵蝕他的心。確實的事情，就是正當工作等待他而時間沒有等待他的時候，他不能够動彈。

他就這樣被綁着和鎖着繼續他的行程，歷時八十多天，其中包括被監禁的日期。他曾光臨過三十多個鄉的和縣的監獄。最後，他到達桂林。

又是一個半月的監禁。一位朋友問胡志明覺得桂林的監獄生活如何，他苦笑並答道：「忘掉它更好。」

他又從桂林被送到柳州，關在軍人的拘留所裏。

在這裏，他是在「政治管理」之下。他吃到充足的飯。上午和下午，在衛兵監視之下，他有十五分鐘的時間去廁所。再沒有鐵鏈和做苦工了。他不時能够讀到報紙和書籍。多麼的安慰啊！

有一天，政治局局長到衛兵室裏理髮。他命令衛兵准許胡志明在小天井裏散步半個鐘頭，替他理髮并給他洗一個熱水浴。

佛祖該受讚美啊！何等的善良！何等的奇蹟！翌日，癬疥差不多好了一半。



就在這個囚室裡，胡志明發明了一種越南文的速記術。

也是在這個監獄裡，胡志明得悉在柳州成立了「越南革命同盟會」。他知道得更詳細。他知道他的監禁期的延長，是由於有人懷疑他來到中國是懷着破壞這個組織的企圖。

「越南革命同盟會」有兩位領袖：張佩公 (Truong Boi Cong) 和阮海臣 (Nguyen Hai Phan)。兩人居留中國已有四十多年。張佩公會在中國軍隊裏服務，得到上校的階級。以前，他避免和他的同胞發生關係，並不參加任何的愛國運動。阮海臣已有七十歲，他和一個中國女人結婚。他很快力地講越南話。一九〇五年，他和偉大的愛國志士潘佩珠離開了越南。由於某種原因，潘佩珠最初就不注意他。從此，他便從事星相業來維持他和他的中越家庭的生活。藉着這種職業，他認識了許多中國的名人。跟張佩公一樣，阮海臣沒有參加過任何愛國運動。但在潘佩珠逝世之後，他便自稱爲這位愛國志士的繼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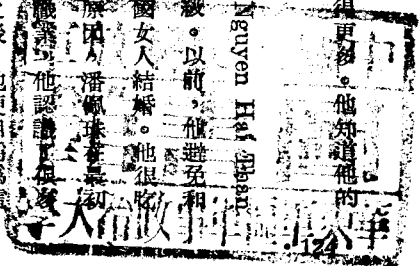
這兩位領袖互相爭奪最高的權力，得意的境遇在兩人間互相更替着。

還有第三個領袖：陳豹 (Tran Bao)，一位來歷不明的青年冒險家。

張佩公和陳豹組成一個集團，因此他們比阮海臣的勢力更強大。

這個組織靠中國的仁慈的援助而生存。

這就是當胡志明經過十四個月的監禁後被釋放和被看管的時候，「越南革命同盟會」的狀況。他



對中國並沒懷有怨恨。他說過去的是過去了，應該背對過去，而注視未來。

出獄時，他覺得雙眼看得不清楚，兩腿難於舉步。每走一步，他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痛苦從兩腿走上頭部，所以不能夠連續走三步。他自己對自己說：「一個染着筋骨痛的游擊戰士！不，這是應該療愈的。」

他努力做健身的運動，如爬山等，並於夜間注視，以鍛鍊目力。

就在他被看管的寓所裏，他認識了阮祥三（Nguyen Tuong Tam）和阮的同伴。

阮祥三是一位小說作家，在日本人來到印度支那的時候，他和他的朋友們組織了一個政黨：「大越黨」，它的傾向是徹底親日的。印度支那的法國人在得到日本人的寵遇後，倒轉來對付「大越黨」的黨員。日本人於是秘密送阮祥三到中國，陰謀推翻張佩公——「越南革命同盟會」的高級領導人。他和他的同伴被關進監獄裡，其後又像胡志明那樣被看管，並和胡志明同在一起。

還有別的人想爭奪「越南革命同盟會」的領導權，這是：武鴻卿（Vu Hong Khanh）和嚴繼祖（Nghiem Ke To）。他們是「國民黨」的領袖。但這個「國民黨」是在昆明組成的「國民黨」，而不是曾經發動安沛大暴動的那個英勇的「國民黨」。因為不能夠奪得這個領導權，這些先生們便離開柳州回到雲南去。

在胡志明和阮祥三相遇後不久，「越南革命同盟會」在柳州舉行代表大會。所有在中國和越南的

越南政黨都被邀參加。阮祥三代表「大越黨」。胡志明代表「越盟」。其他四個或五個在中國的政黨都有派遣代表參加。總共約有二十個代表。

大會開幕典禮的主席職位由張佩公主持，阮海臣大爲不悅，拒絕出席大會。

在大會閉幕前，胡志明獲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候補委員。阮海臣被選爲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而不是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這更使他發怒。阮祥三則落選。

因此，阮海臣和阮祥三之間組成了一個集團。

胡志明要求借同幾個由他選定的「越南革命同盟會」的會員返國越南。中國友人贊助這個計劃，但「越南革命同盟會」的其他的越南人都暗中劇烈地反對他。天知道是什麼原因！

最後，胡志明回到了睽違兩年的越南。他重掌「越盟」的領導權。「越盟」已成爲一個壯大的全國性的組織了。

「越盟」的游擊戰士與法日軍隊間，幾乎每天都進行着小規模的戰鬥。除了武裝的鬥爭之外，法國人和日本人進行大規模的反「越盟」的宣傳，說「越盟」是共產黨，接受莫斯科的命令和金錢，以及各種同類的謊言。「越盟」愈被新的和舊的侵略者詆毀，它愈獲得人民的愛護和參加。越南人說道：「敵人的敵人是我們的朋友。」

盟軍在印度支那登陸已整裝待發。當時，日本人覺得危險已接近了。

阮愛國的預言實現了：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日本人發動攻擊，在二十四小時內，法國的機構，民政的和軍事的，都崩潰了。

在一九四四年年底，一架美國飛機在高平（Cao Bang）上空失事。年輕的飛機師蕭（Shaw）中尉用降落傘降落在高平附近的山上。他獲得「越盟」盟員的救護。

在這事件發生之前，「越盟」會命令各地的盟員盡他們的所能去援助盟軍。在南部的「越盟」已和被監禁在西貢的一些英美軍人發生祕密的接觸。可惜雙方語言不通，阻礙了朋友們談話、討論和做一些更有利的事情。

一得到飛機失事的消息，法國人立即派遣幾百名士兵去包圍樹林，把飛機拆毀并搜索飛機師。不久，日本人也到了。他們搶奪了飛機，控訴法國人把飛機師放走，并威嚇法國人，如果找尋不到美國飛機師，將予以嚴厲的報復。

幸而蕭中尉得到他的新朋友的嚮導和保護，已脫離了危險地帶，藏匿在一個洞裏。翌日，「越盟」的盟員準備把美國飛機師引導到中國邊境去。他們組織三個小隊，先鋒隊負責探路，第二隊伴隨飛機師，後衛隊負責在發生危險的時候掩護撤退。他們只在夜裡走路，并走小徑，避免走大路。雖然有這些戒備，他們仍然要迂迴很多路，并往往後退到起程的地點。法國人和日本人假設美國飛機師只

能够向中國方面逃走，因此命令所有在這區域內的鄉村日夜看守着大路和小徑。他們懸紅緝拿美國飛機師，誰能够捕得美國飛機師，不論是活的和死的，誰就獲得巨額的獎金或鹽。他們威嚇說，凡援助逃亡者的人，將受嚴厲的處罰。他們更派遣很多巡邏隊到各處搜索。

因此，蕭中尉和他的「越盟」的朋友竟費了幾乎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够越過六十五公里的距離。

在這有趣的和具有戲劇性的旅途中，蕭中尉只吃糯米和雞雜。當他睡眠的時候，「越盟」盟員在一公里半徑的週圍圈內遍放步哨來保護他。爲了互相了解，蕭中尉和他的同伴們使用一種國際的術語：**：手勢**。蕭中尉只識得兩個越南字：**「多謝」**和**「越盟好」**。「越盟」盟員只識得一個美國字：**OK**。當蕭中尉在邊境附近會見胡志明的時候，他真是歡喜極了。啞了一個月，他終究能够講話了！他要求胡志明陪他去他在昆明的空軍總部。胡志明欣然接受這個請求，一方面是爲蕭中尉效力，另一方面是他需要去訪問在雲南的朋友。

在中國境內行了五天之後，兩人要分手了，因爲中國當局表示接待蕭中尉的善意，而不需要胡志明。這樣，胡志明單獨繼續步行，而蕭中尉則騎馬向另外一個方向走去，其後又乘坐飛機。

胡志明步行了十五天才到達昆明，但他的朋友蕭中尉已經動身到美國去了。

昆明的美國人是很可愛的。他們去訪問胡志明，感謝他對於他們的幫助，并贈給他一批藥品和金錢，來酬答曾參加援救美國飛機師的「越盟」盟員。胡志明接受了藥品，但拒絕接受金錢。

芬尼上尉 (Capitaine Charles Fenn) 陪胡志明去見駐華美國空軍總司令陳納德將軍 (Chenault)

。這是一位老士兵，外表嚴肅，但很和善可親，甚至仁慈。

陳納德將軍詢問胡志明，「越盟」是否極願意幫助組織一個救護降落印度支那的盟國飛行員的機構。胡志明說，盡他們的所能去幫助盟軍是反法西斯者的義務。

芬尼上尉被陳納德將軍指定負責組織一個救護機構，而胡志明則動身赴廣西再訪問「越南革命同盟會」。

於是外間便謠傳胡志明是受美國特務機關的僱用。不是有人說過他是莫斯科的特務嗎？不是有人說過他是中國的特務嗎？現在，他又成爲美國的特務了。而且，此後還有事呢！

在廣西，胡志明再見到「越南革命同盟會」的友人；他們只剩下百餘人，其餘都在日軍進攻柳州的時候失蹤了。舊的領導人都不在。阮海臣在邊境附近被拘禁，因爲他想去訪尋日本人，他不隱瞞他對日本人的同情。阮祥三和他的「國民黨」朋友留在雲南。

胡志明要求帶同幾個鬥士團去國內工作。像前次一樣，中國友人表示同意。「越南革命同盟會」的新領導人也沒有公開反對，但找麻煩。胡志明帶着十多個同志團到國內。

這樣，他完成了往返一個多月的步行。

## 二一五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法國人在河內及諒山只經過輕微的抵抗。在其他的城市和省份裏，真是給日本人一網打盡。法國人，平民則柔順地讓人拘禁；至於軍人，一部份携械投降，一部份不戰而逃。在高平，事變在幾日之後才發生。日本人僅僅「被邀請」去佔領這座城市。在逃亡之前，法國人擲手榴彈進監獄裏，殺害了一百多個政治犯！

這種行動是最可惡的、最卑劣的，如果人們知道「越盟」同時於三月九日在全國各地發佈一篇內容如下的宣言：

「法國人不再是我們的敵人。他們已成爲難民。由於人類之愛，全體同胞，首先是「越盟」的盟員，應該盡他們的所能去援助受到日本法西斯迫害的法國人……」

如果有願意對日本人作戰的法國人，把他們像兄弟般收到我們的隊伍中吧；如果他們被日本人搜索，你們要收藏他們，送衣服給他們以便他們能够改裝，並引導他們到最安全的地區去……你們記着，現在我們的第一號敵人是日本法西斯主義……」

「越盟」盟員幫助很多法國平民和軍人到中國去。有幾隊法國軍人在「越盟」佔領區內受到友好



的接待，「越盟」給予他們以住所、糧食……等。但這些軍人仍然覺得疑惑。他們不能明白爲什麼在以往甚至在昨天「越盟」盟員仍然受到他們野蠻的殺害和虐待，而今日同是這些盟員却這樣親切地接待他們。

他們到底不能夠了解越南人的情感。爲了使這些殖民主義者能夠了解，這或者是太高貴和太高尚了。在任何場合之下，他們都懷疑越南人的誠實。他們害怕這是一個陷阱。他們接受「越盟」的援助，同時又祕密地和土匪聯絡來反對「越盟」！當離去的時候，他們不將多餘的武器給予「越盟」，而給予土匪，並毀壞那些剩下來的。

但是「越盟」盟員很了解法國殖民的感覺，並不怨恨他們。

在這個時期，日本人把以前是法國人渡假期的地方三島 (Tam-Dao，在越南北部太原省——譯註) 改變爲集中營。有一百多個法國平民被監禁在集中營裏。有一天，「越盟」的游擊戰士襲擊集中營，消滅了日本衛兵，並解放了營中的俘虜。

然而這些法國人大部份逃進森林裏，而不接受游擊戰士的保護。他們說：「這些野蠻的「越盟」盟員，將把我們全部殺死，與其跟隨他們，不如死在森林裏。」

只有二十多個法國人願意冒險。他們說：「被虎吞噬和被「越盟」盟員吞噬，還是同樣的事情。

因此，我們不顧一切地跟隨這些遊擊戰士吧！」

在這二十多個人裏面，有婦女、兒童、老人、行政官、工程師、大學教授和大學學生。他們到處都受到民衆的優待。雖然地方貧困，一切都不容易找得到，但他們不費一文地食住得很舒適，一切都由「越盟」盟員供給。

他們都很感動和驚奇。爲了表示他們的謝意，其中有幾位，例如貝爾納特（Bernard）教授（丈夫和妻子）曾寫一些表示同情的信件，具體地說出他們在「越盟」區裏所見到的一切。

由於這一表示，河內的法國殖民控訴他們是叛逆，是出賣給「越盟」，是布爾塞維克，以及知道還有什麼。他們被驅逐回法國去了。

但是曾經和日本人合作的法國人，那些曾經送他們的妻子或女兒去爲日本人服務如當書記、打字員……等的法國人，都被看作通道理的和光榮的人，好像是真正的愛國志士。

也有不少法國人在「越盟」盟員的幫助下到達中國邊境。他們不吝惜地表示他們的忠誠的謝意，永遠的感激……等等。但一到了昆明，這些傢伙也不吝惜他們對「越盟」的詆譭。他們說「越盟」盟員索取一萬、二萬元（越幣——譯註）來作爲送一個法國人到中國邊境的酬金，或者說「越盟」盟員劫掠一切落在他們手中的法國人。

幸而這些謊言不是永遠遇到輕信的耳朵。有一次，在聽完這種談話之後，一個美國人對這些先生們說：

「這些野蠻的「越盟」盟員實在是奇怪的！他們曾經拯救、供養、供給衣服和幫助我們的一位飛行員。他們爲此花費了很多氣力和金錢。但當我們送錢給他們的時候，他們好像拒絕魔鬼一樣，並認爲受了侮辱。」

自此以後，美國人便被誹謗爲親越盟了！

## 二十六

在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之後，日本宣佈越南獨立。

跟着，「越盟」發表宣言說：「日本的宣佈越南獨立不過是一種欺騙。我們要加緊對日本法西斯主義的鬥爭。我們要用高度的戰鬥來取得我們的獨立。」

日本人想把越南政府交給阮祥三的「大越黨」。但「大越黨」的黨員真不堪抬舉，除了虐待無反抗能力的法國人，殺害「越盟」盟員和發別人的財之外，他們毫無作為。

因此日本人扶植一位老學者陳重金（Tran Trong Kim）做首相，請他組織一個政府和一枝日式裝備的軍隊。

這枝軍隊和日軍被派遣去攻擊已經控制北部七個省份的「越盟」。陳重金的軍隊成爲「越盟」的最好軍火輸送隊，因爲「越盟」遊擊戰士很容易地把他們解除武裝。藉着這些武器，遊擊戰發展得很迅速，並更常獲得勝利。

有一次，「越盟」的五個游擊戰士俘獲日軍的廿七部卡車。

並不是「越盟」盟員都是天才。不是的，他們不過是知識份子、農民、工人和婦女。他們從未進

過軍校，甚至不懂得立正。他們很多都是第一次開槍或第一次投擲手榴彈。

使他們成爲不能征服的，是愛國心。有助於他們的，是熟識地方情形。他們認識每一塊石頭，每一棵樹，每一條小河，每一條小徑。他們看見敵人，但敵人看不見他們。全部的祕密就在此。

陳重金政府毫無成就，甚至收不到稅，因爲「越盟」曾發出這些口號：

抵抗日本人和它們的傀儡；

不給他們一顆米、一個錢；

爲真正的獨立而鬥爭；

幫助同盟國。

陳重金政府、「大越黨」和日本人於是組成一個聯合機構，發動劇烈的反「越盟」的宣傳攻勢。

日本飛機每天都散發數以公噸計的小冊子到鄉鎮裏。這些小冊子的內容都是千篇一律的：

「越盟」反對國家獨立；

「越盟」已出賣給中國人、美國人和俄國人；

「越盟」是共產黨，是專制的；

「越盟」，這是紅色的獨裁。

他們的宣傳，完全和他們的武力一樣毫無成就。

日本人於是改變戰術。他們寫信給「越盟」的地方領導人。後者沒有答覆，只有幾個年青的答覆道：「甘勃倫納」。（註）

其後，日軍高級軍官們寫信給「越盟」的指揮官。這些信件的語氣一半是諂媚的，一半是恐嚇的。例如，它們的結尾總是差不多這樣：「選擇吧，只剩下兩條路給你們：或者是日本和「越盟」間的友好的合作，或者是你們的力量全部毀滅……」

也沒有答覆。因為「越盟」已經決定用打擊來答覆日本人，而不用字句。

最後，他們直接寫信給胡志明。

這些信件可以編成極有趣的檔案。但是，游擊戰士的嚴厲的紀律就是不要一切足以加重行竊的東西。胡志明時常以身作則，為服從紀律做榜樣。因此所有的信件在閱讀後便立即燒燬了。

我們應該感謝林先生（M. Lam）——游擊新聞記者及胡志明的臨時秘書，他曾經把這些信件裏的一封信抄錄在他的本本子上。這封信的全文如下：

「致胡志明先生

首領先生和親愛的朋友：

我們誠實地承認你們是真正的愛國志士，而你們的戰士是勇敢的。在你們那方面，你們也應該承認我們日本人曾經幫助你們驅逐法國人和取得你們國家的獨立。

而且，你們和我們，我們不是鄰人嗎？我們不是黃種人的兄弟嗎？爲什麼我們不能夠合作爲我們兩國的光榮而共同工作呢？是什麼東西把我們分隔開呢？沒有，或者幾乎沒有。如果有小小的誤會存在着，我們永遠能夠在我們之間調解清楚。

不要相信美國人和中國人吧。他們滿口蜜糖，但他們的心滿藏毒藥，我們希望你們重新審查你們和我們和平合作的政策。我們已準備一切來幫助你們。在等候你們的答覆中，我們請求你們接受我們的深心的敬意。

簽署：駐北圻區皇軍高級司令官』

緊接着這封信之後，還有一封是要求和胡志明約會的。後面這封信說：

「請你們指定會晤的地點和日期。我們將徒手赴會。我們將安全付託在你們的手上，我們知道你們是正直的和英勇的……」

對這兩封信置之不覆，結果是使雙方的戰鬥更加激烈。成立了四年的民族解放軍在最初只有三十個志願兵，兩枝舊槍，三枝獵槍，一枝毛瑟以及刀、矛等，由武元甲（Vo Nguyen Giap）——一位中學的青年教師——指揮，而今天在解放區已有一萬多人，散佈在各地的地下組織還未計算在內。它擁有不多的但足夠的奪自敵人的武器。

在這個時期，美國友人到來了。

(註)甘勃倫納(Cambonne 1770—1842)是法國的一位將軍。他在滑鐵盧指揮防衛最後的陣地，陷在敵軍的圍攻中，並被迫降。他的答覆是英勇的和有歷史性的：守軍寧死不降。因此，「甘勃倫納」這個字就意味着「寧死不降」的意思。——譯者。



像幾乎所有的美國人一樣，芬尼上尉把事情做得很好，一說就做。胡志明剛從中國回來。他正好有時間來準備路徑和兵站。不久，一小隊美國人來到了。

他們是晝伏夜行，祕密地到來的。「越盟」的五十個志願兵陪着他們，口裏含着牙籤（爲着避免講話和保持絕對的肅靜）。

這是肥TAN，貌似農民，但能幹和聰慧，一點不含糊。

這是小SH，無線電生，他只談論三件事：戰爭、他的未婚妻和母親。

這是F中尉，像竹竿一樣高，像魔鬼一樣激烈，但又像佛一樣和善。他在世界的五大洲作過戰。他曾目擊墨索里尼被意大利游擊隊絞死，參加過法北的登陸戰，並在菲律賓打過游擊戰。

現在必須把他們安置好。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問題。靠近前線嗎？這太危險，因爲敵人很容易利用無線電探測器及其他複雜的設備，把他們發現。遠離前線嗎？這對於他們的救護工作實在不方便。而且「前線」隨處都是，又時常變動。

一百五十名游擊戰士被調派供給他們使用，一部份運用各種器械，一部份去放哨，另一部份由他

們派遣到各個地方去。人們必須選擇那些聰慧的、強壯的、堅決的、最緊要懂得保守秘密的孩子們。而最麻煩的事情，就是這些應該在工作中組成一個整體的美國人和越南人都不能夠互相談話，只能用手勢來互相了解。因此，每次胡志明訪問他們的時候，這對於他們是很大的快樂，因為他們這樣便能夠互相談話，而複雜的問題也能够解決了。

在湯馬斯少尉（Thomas）和賀蘭上尉（Holland）領導之下，幾隊美國人又過來了。他們是用降落傘降落的。他們承認沒有期望受到這樣好的接待，行裝很迅速地收集好並運送到安全的地區。鄉村的代表們表示歡迎他們的蒞臨，並送鴨子和香蕉給他們。工作的地方和寓所都全準備好了。一頭肥豬被殺掉來招待他們。

他們很快便適應叢林的生活，並為民衆所喜愛。鄉民不把他們看作「白人」和外國人，而把他們看作美國朋友。

他們請求派一百人去幫助他們。「越盟」送二百人給他們選拔。他們想建築一個能够升降小型飛機的飛機場，場地很容易便找到了。他們預計要一個星期才能够把飛機場建築成功，但在兩天內便完成了。最使這些美國朋友感覺驚訝的是看到農夫農婦們哼着歌來工作，並拒絕接受工資。鄉民對他們說：「你們從那樣遙遠的地方到來幫助我們驅逐日本人；建築飛機場不特是為着你們的，而且也是為着我們的。」

賀爾上尉帶着他的一隊美國人和「越盟」的志願兵，繼續向另外一個更遠的方向出發。

湯馬斯少尉帶着他的一隊人和志願兵留在基地工作。就美國人來說，他是瘦小的。但他是一個不覺得疲倦的工作者，整天在搜索森林，檢驗道路，研究場地，或教授軍事課程給「越盟」青年。有時他冒險走近日軍的戍防所，近到使「越盟」的志願兵強迫他後退。

——「如果你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我們怎樣對我們的領袖胡志明說謊呢？」他的同伴對他說。

——「讓我只向前再進一點點吧，」少尉說，「你們和我都不要對胡志明先生談及這件事情。」美國人和越南人成爲極親愛的朋友，他們友愛地共同生活，並肩工作。在休息的時候，他們討論各種問題，特別討論國際政治問題。胡志明說他極欽佩和尊敬羅斯福總統。當羅斯福總統逝世時，「越盟」所有的地下報紙都刊出他的傳略，各地都舉行紀念會。他是被壓迫民族的偉大的友人，他的死爲越南民族所深心惋惜。胡志明說：「這是一個具有偉大的勇氣的偉人，他敢說敢做。」

胡志明很忙碌，每天和他的美國嘉賓聯絡需要花很多時間。日本人距離他的司令部不遠，槍聲可聞，隨時可以受到侵襲。「越盟」的全國代表大會即將舉行。除此之外，他有點病：工作太多，思慮過度 and 旅行太多。

爲了使他強壯，他的美國友人勸他吃用空運來的罐頭糧食。

## 二十八

「越盟全國代表大會」如期舉行。代表們從全國各地到來出席會議，有些代表竟走了一個多月的路。

列在議程上的主要問題是：

盟軍登陸時與盟軍的合作；

加強救護遇險盟國飛行員的工作；

暴動的準備；

政權的奪取。

辯論開始。但在會議的第一天晚上，傳來一個使大會的計劃爲之全部更改的消息：日本向盟國投降。

在原子彈轟炸廣島和長崎之後，這個消息並不使各代表感覺驚訝。使他們覺得有點驚訝的是日本投降得這樣快。

翌日，大會的討論只限於兩個問題：暴動與奪取政權。

暴動的計劃已經很長時間的籌劃，只須與各地方的代表共同加以審查。一個負責發動總暴動的委員會宣告成立，各地區的負責人也同時選出。

一個可以行使臨時政府職權的「中央委員會」亦已選出，胡志明被全體一致選為主席。

大會的工作在下午七時結束。新選出的「中央委員會」立即召開第一次會議。到夜半，各代表趕快帶着計劃和暴動的命令立即啓程。

日本投降的消息給予美國友人以復仇的感覺。他們是愉快的，因為，如所有的人一樣，戰爭的終了意味着：回到國內，重返久別的家園，休息，平民生活的自由，尤其是恐怖的惡夢的終止。

但在另一方面，他們花了這樣多的勤勞在已經開始和正在開始的工作上，而現在，他們必須把它完全拋棄，沒有欣賞它的成績的快樂。其中也有些誠意地願意留下來幫助越南人爭取獨立的。這種願意有它的存在的理由：這是喜歡戰鬥和冒險的軍人；這也是對日本法西斯的仇恨；這是華盛頓的、林肯的、羅斯福的愛好真理的精神；最後是對越南人的同情，他們和越南人會共同分担叢林生活的困苦，在危險中共同工作，他們覺得已經給越南人的親摯的友情連系着了。

但是，紀律總是紀律。美國人東裝準備離開北部了。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六日，「越盟」的先遣游擊支隊出發了。在出發前，他們舉行宣誓，向國旗致敬，並傾聽軍事委員會主席武元甲的宣言。

胡志明爲瘡疾所困，不能參加這次出發。

幾位美國人赤着背托着槍，也參加檢閱。因此鄉民說道：「這是我們的越、美軍隊。」在歡呼聲中，他們高呼：「越南獨立萬歲！美國萬歲！」

一位美國人對一位「越盟」盟員說：「盟國對法西斯的戰爭已告結束，越南爭取獨立的戰爭開始了。」

這位游擊戰士回答說：「我們的獨立戰爭已開始了八十年，今天它不過是向決定性的階段前進。」

隊伍唱着歌出發，民衆熱烈歡呼。青年司令官光中（Quang Trung）驕傲地傍着紅底中央嵌着一顆金星的國旗前進。

關於越南的國旗，日本人、法國人和別的人認爲這個標識是親俄、親蘇維埃、共產黨……的表示，正如他們認爲「越盟」是共產黨、極權的……一樣。這些毀謗者裝做不懂得紅底是代表越南人民八十年來爭取獨立所流的血，和那顆五角金星是象徵士、農、工、商、兵的團結。

在城市和鄉村，暴動到處怒吼。

紅底金星的旗幟和「越盟」的標語隨處出現：

打倒日本法西斯主義！

越南獨立萬歲！

民衆武裝起來！

「游擊隊核心」在各地從地下鑽出來。他們公開地準備他們的武器：石槍、弓箭、大刀、獵槍……等。婦女們的熱烈情形也不見弱。人們招收新的盟員。

「越盟」開始襲擊日軍的防守所。

日軍被擊破，而陳重金政府更分崩離析。

暴動從南部蔓延到北部。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暴動獲得了勝利。政權落在「越盟」的手上。

人民在狂歡中，紅底金星的旗幟在大廈和茅屋上，在城市和鄉村裏到處飄揚。

保大皇自願退位。在退位詔書裏他宣告：「與其做一個傀儡的皇帝，我寧願做一個自由的公民。」

人民需要胡志明。

雖然病得很重，但胡志明仍然決定回到人民——他的最喜愛的人民中間裏。他不能夠行動，需要人背着他走。

## 二十九

在到太原的路上，離河內六十多里的地方，「越盟」盟員仍然需要對日軍作戰。戰事在太原劇烈地進行了兩天。武元甲在一位美國人協助下負責解放這個城市。

在「越盟」的軍隊攻下太原之後，胡志明才能够繼續向河內進發。

但這些事實並不能够阻止法國人傳播謠言。他們認爲胡志明接受日本的援助，同時又是日本人手上的工具。他們的無恥行爲真是沒有止境！

在到達三角洲，見到水災的慘狀後，胡志明感到莫大的痛苦。水，到處都是水。道路全被淹沒，庭園被蹂躪，農田變成無際的湖沼。水災就意味着飢餓。在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法、日劫收米糧之後，跟着來的便是一場空前的春荒，在北部和中部的北方死亡了兩百多萬越南人！

胡志明所提出來的第一個問題是：怎樣使人民有得吃？怎樣把人民從貧困和饑饉中拯救出來？

他祕密進入河內。

臨時政府（越盟的中央委員會）舉行會議。胡志明提議實行開放政治，組織舉國一致的政府，包括所有愛國的黨派的代表及無黨派的賢達。



他的提議受到一致的贊成。很多臨時政府的委員要求自動退出，把位置讓給「非越盟」的人士。爲了決定誰應該留在政府裏和誰應該退出政府，曾舉行很久的討論。其他黨派的人選及無黨無派人士的人選也被提出來。

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第一個政府就這樣組成。幾乎有一半的部長不屬於「越盟」，即如天主教徒阮孟河 (Nguyen Manh Ha)，作家阮文素 (Nguyen Van To)，律師武重慶 (Vu Trong Khanh) ……等。保大遜皇被選爲新政府的高級顧問，由司法官黎友慈 (Le Huu Tu) 和胡玉芹 (Ho Ngoc Can) 予以協助。

胡志明被一致選爲共和國的主席，並負責起草神聖的越南獨立宣言。宣言的全文如下：

### 越南民主共和國獨立宣言（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一切人生來就是平等的。他們應有這些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那就是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是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不朽名言。我們把這句話推廣一點，可以這樣說：全世界各民族生來就是平等的，無論那一個民族都有求生存、享受幸福與自由的權利。在一七九一年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中，也曾說：『天賦人類自由和平等的權利，人們就時時都可以享受自由和平等的權利』。

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真理。

可是，八十年來法帝國主義都利用了「自由」、「平等」、「博愛」的三色旗來侵佔我們的國家，他們的壓迫和剝削的行爲，實在違反了人道和正義。

在政治方面，他們絕對不讓我們享受任何民主的自由，他們施行各種野蠻的法律，他們把北部、中部、南部分割爲三個不同的統治制度，以阻礙我國的統一，破壞人民的團結。

他們建立的監獄比學校還多；他們無情地殺戮我們的愛國志士，他們把我們每一次革命起義浸浴在血海中。

他們箝制輿論，施行愚民政策。

他們用鴉片和酒精來侵蝕我們種族的健康。

在經濟方面，他們把我們的民族連皮帶骨都剝削精光，使民族陷於絕境，無以爲生，使大好河山瘡痍滿目，蕭條空虛。

他們掠奪我們的土地、山林、礦產和各種原料。

他們操縱了印發鈔票的專權，更壟斷了出口和入口貿易的特權。

他們徵收了煩多的不合理苛捐雜稅，使人民——尤其是農民和商人陷於極度貧困的境地。

他們防止我們的資本家發展財富，並且用盡種種殘酷的方法來剝削我們的工人。

一九四〇年秋，日本法西斯侵入越南，增開了一個進攻盟國的軍事基地，法國就很快屈膝投降，把越南雙手奉獻給日本。從這個時候起，我們就開始受着雙重的枷鎖——法國和日本的統治。從這個時候起，我們人民的生活便一天天的更加窮苦和窘困，結果便做成了自一九四四年底至一九四五年春、從廣治（Quang-Trí）至北部、二百多萬同胞活活餓死的慘劇。

一九四五年三月九日，日本解除法軍的武裝，法殖民主義者逃的逃，降的降，可見他們不特不能「保護」我們的國家，而且在五年之中，還把我們的國家「出賣」給日本兩次。

在三月九日之前，「越盟」屢次呼籲法國人和越南人民聯盟抵抗日本。但法國人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加強恐怖政策來破壞「越盟」。甚至在他們退走的時候，還殘忍地殺戮了大部被監禁在安沛和平的我們的戰士。

雖然如此，但我們仍然以寬大和人道的態度對待法國人。自從三月九日事變以後，我們曾經幫助很多法國人逃出日本監牢，送到中國邊境，並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

事實上，從一九四〇年秋天起，越南已經成爲日本人的而不是法國人的殖民地了。而且在日本投降時，我們的人民已經挺身起來，發動了奪取政權的起義，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國了。

事實上，我們人民是從日本人的手裏而不是從法國人的手裏奪回政權的。這一點還用說明嗎？法國人已經逃跑，日本人已經投降，保大皇帝業已退位，我們的人民已經擊碎了近百年來法殖民

主義者所加諸我們的奴隸枷鎖而建立了獨立的越南，我們的人民更推翻了那不知統治了多少世紀的君主制度而締造了今天的民主共和制度。

因此，我們——越南臨時政府——代表越南全體人民，鄭重宣佈不受法國一切舊條約的約束，並取銷法國在越南的一切特權。

越南人民都上下一心堅決反對法殖民主義者的侵略陰謀。

我們相信，在德黑蘭會議和舊金山會議中已經承認了民族平等之原則的同盟國家，也一定會承認越南民族爭取自由獨立的權利。

一個敢於反抗八十年來法國人的奴隸統治的民族，一個敢於數年來和盟國並肩作戰去反抗法西斯主義的民族，這個民族應該獲得自由，這個民族應該獲得獨立。

如前所述，我們——越南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鄭重的向全世界宣佈：

越南有享受自由和獨立的權利，而且事實上已成為一個自由和獨立的國家。越南全體人民堅決動員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資源及犧牲一切生命財產來保衛它的獨立和自由。

在他的親信同僚面前三讀這篇宣言的草稿，並徵求他們的意見之後（這是他的一種習慣，他慣常請求人家批評他所做的和所寫的），他表示滿意。他說在他的一生中，曾經寫過很多東西，但寫出真

正有用的東西，這還是第一次。

在他，實際上他有理由能够把他剛寫出來的獨立宣言，看作他在一九一九年所寫的向凡爾賽和會所提出的要求的結果或結論，和他在一九四〇年所寫的「越盟」的政綱。

這篇宣言是許多別的宣言——狀元訓 (Tho Khoa Huan)，潘定鳳、黃和參、潘佩珠及其他人的宣言——和許多小冊子、傳單、地下報紙的精華，而這些東西都是三十多年來由愛國志士們用血淚寫出來的。

這篇宣言是越南的英勇兒女們在監獄裏、在集中營裏、在遙遠的監獄島上、在斷頭台上和戰場上流了這樣多的血和犧牲了這樣多的生命所得來的花朵和果實。

這篇宣言是一個擁有二千萬人民的民族的希望、努力和快樂的結晶。

這篇宣言是越南歷史上的光榮的一章。它結束了專制的君主政體主義和法殖民主義者的壓迫。它揭開了共和與民主的新的世紀。

## 三十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

就是在這一天，胡志明政府即將和人民見面。

胡志明主席準備出席民衆大會。他發覺他沒有長褲子！

關於衣服，有兩個小故事值得敘述出來：

(一)有一位美國軍官新從叢林到達河內。他去向胡志明主席致敬。他穿着一條卡嘰長褲和一件用降落傘的雜色布做的襯衫。他向主席承認他沒有上裝，原因如何，沒有人知道。胡主席於是脫下他的上裝並送給這位美國軍官。見到他難爲情和不願意接受這件上裝，胡主席笑着對他說：『在我們之間，不要客氣。接受它吧。我還另外有一件上裝！』於是這位美國軍官穿着全套卡嘰制服回去，而胡主席這一天整天都穿着一件襯衫。

(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數年，一條外國輪船的船主訪問美國某港口的市長。這位市長穿着睡衣見客。在這次會見之後，船主的國家和美國國務部之間便發生外交上的糾紛。

這兩個雖然是平凡的故事，但說明了人類的情感上的差異。

在叢林裏，地下軍、美國人以及胡主席，慣常都穿着一件襯衫，上身通常是裸露的。在很少的場合下，才穿着卡嘍上裝。圍到河內，胡主席仍然保持他在「馬基」時所穿的服裝。

人們在大百貨公司裏找尋，最後替他找到一套卡嘍制服。就穿着這套制服，胡主席第一次公開出現於人民之前。

在這位屢次改名換姓，做過十多種不同的職業，入獄多次，被判死刑一次，瀕於死亡的胡主席身上，人民不特是等着看看共和國的第一任主席，而且想看一位非常的人物。

在民衆大會之後，一位新聞記者這樣紀述他的感想：

「八月十九日，這是在全國各地奪取政權的一天。

九月二日，這是宣告給全世界知道，我們的政權已經站得很穩固的一天。

對於越南人民，九月二日是莊嚴的、光榮的和快樂的一天。

河內是最受優待的城市。對於它，九月二日不特是獨立的光榮的一天，而且是可愛的一天，在這一天裏，它「親眼」看到越南的最親愛的兒子。

河內的、各城市的和各鄉村的人民匯成一條快樂的和無際的河流，向巴定（Ba-Dinh）花園傾注，淹沒了周圍的街道。人數估計有一百多萬。在越南的歷史上，從未見過這樣盛大的示威運動。

新的國旗，新的國歌，新的軍隊，新的人民，新的政府。一百多萬條心同時跳動，在秋天的驕陽

下，在清朗的天氣裏，紅底金星的國旗驕傲地飄揚，並在人類的河流裏吹過一陣春天的氣息。

而最激動的一刹那，是當民衆見到胡志明主席——他們敬愛、欽佩和尊敬了很久的人物，剛才第一次見到他——蒞臨的時候。在民衆的一般的感覺裏，他們有三分之一是來參加典禮的，而三分之二是來看看胡志明主席的。

盛大的人羣，高而莊嚴的講壇，英勇的軍隊，整齊的儀仗隊，旗幟林立，一長列的汽車……：人民政權的揭幕的場面。民衆互相訴說：這一切都是我們的！

在這個盛典裏，人們等待一位主席，一位領袖。人們想：他們等待的人一定不是像昔日的皇帝那樣用黃傘遮蓋着，並腰圍鑲着珍珠的腰帶，而一定是服裝整齊掛着勳章的國家元首，尊嚴地走路，莊重地說話。總而言之，他是一個極富有代表性的人物。

民衆用他們平常的想像來衡量胡志明主席，不久便知道他們犯了嚴重的錯誤。當見到胡主席來到的時候，他們發覺胡主席不過是「胡爸爸」，百分之百的「胡爸爸」，澈頭澈尾的越南人。他們想看一位國家的元首，但只看到一個人，一個沒有掛勳章、沒有莊嚴的人，一個善良而樸素的人，好像一顆無價的珍珠，不需要金銀的裝飾。

我在遠處望見胡志明主席。他戴着一頂白通帽，由於風霜雨露的原因，帽的顏色已變黃。他穿着一雙橡膠鞋（只有鞋底和鞋帶的），一套卡幾制服，拿着一根手杖。



當他開始誦讀「獨立宣言」的時候，他的嘹亮的聲音尙帶着遠方的叢林和整頓的「馬基」運動的痕跡。在誦讀完畢之後，在掌聲和熱烈的歡呼聲中，他問道：

「同胞們，你們已經完全明白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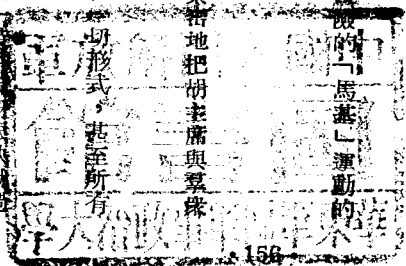
這個簡單的問題把存留在胡主席與人民間的鴻溝完全消滅了，並做成一種緊密地把胡主席與羣衆聯系起來的磁力。

由於這個沒有人意料得到的使人驚訝的問題，胡主席免除了一切繁文縟節和一切形式，甚至所有「政府的」的東西。他成爲越南人民的「胡爸爸」。

「同胞們，你們都完全明白嗎？」看到胡主席摒除一切繁文縟節所感到的一時的驚訝很快就過去了，全體民衆深心地感覺到胡主席對他們——人民——的友愛和父愛。每個人都見到胡主席是像他那樣的人，靠近着他，連結着他，是一個無限地愛他的人。

回答胡主席所提出的問題的，是一百萬個「是」字的聲音，像雷一樣轟動起來。

這就是對於這個不能忘記的日子——獨立日——所留下的最可愛的、最深刻的印象和回憶，像別的人一樣……。」



九月三日，越南民主共和國的第一個內閣舉行首次會議，由胡志明主持。

完全沒有儀式，也沒有開幕辭。

胡主席只對他的閣員說：

弟，  
『我的親愛的朋友和兄弟們（他對年輕的同僚、閣員或普通的公民說話時，慣常稱呼他們爲兄弟），

受過八十多年的壓迫、剝削、愚民政策的統治之後，我和你們，我們都不熟悉行政的技術。

但這並不使我們憂慮。我們在工作中學習，在學習中工作。打鐵匠是從打鐵中鍛鍊出來的。我們將來一定會犯錯誤，但我們可以把它改正，我們有勇氣把它修正。

以我們對於人民和祖國的熱愛，我絕對相信我們將來一定成功的。

目前，什麼是最急切的問題呢？照我的意見，有下列五個最迫切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人民飢餓。我們的同胞慘受到兩種饑荒：人爲的饑荒和天然的饑荒。

除了不人道的米的囤積外，日本人和法國人還強迫我們的同胞縮少耕地的面積來種植麻及其他戰

爭所需的生產品。此外，我們發現了法國行政長官所擬定的兩個計劃，其目的在製造人為的饑饉，以防止愛國運動和強迫我們的同胞像奴隸般工作。

在這個惡毒的政策下，我們兩百多萬同胞是餓死了。其後，水災蹂躪了八個產米區的省份。這更使環境大為惡化。饑饉餘生的同胞尙飢餓着，必須使他們活下去。

我向政府提議發動一個增加生產的運動。

在等待三或四個月後才能夠收穫的玉米、番薯以及其他副產品當中，我建議發動一個自願的獻募運動。每隔十天一次，所有同胞舉行節食。節食所得的米將收集起來，分配給貧窮的同胞。

第二個問題——愚民政策是惡毒的方法之一。藉着這些方法，法殖民主義者統治着我們。我們的同胞有百分之九十是文盲。但是，學習寫讀我們的拉丁化的文字，只要三個月便够了。蒙昧的民族是一個弱小的民族。我建議展開一個掃除文盲的運動。

第三個問題——我們曾先後受過專制的皇權和專制的殖民主義的統治，所以我們的國家沒有憲法，我們的人民沒有民主的自由。我們應該有一部民主的憲法。我向政府提議儘快舉行全國普選。年滿十八歲的男女公民都有參加選舉的權利，而沒有財產、教育、信仰、種族……的區別。

第四個問題——法國殖民主義用鴉片和酒精來毒害我們的民族，用種種壞習慣來敗壞我們民族的道德，如懶惰、輕佻、賄賂以及惡習。我們有再教育我們民族的急迫的義務。我們要使我們的民族成

爲勇敢的、正直的、勤勞的民族，成爲配得上獨立的越南的一個民族。

我提議展開一個精神的再教育的運動。這個運動的四個口號是：

勤——努力工作，

儉——極力節約，

廉——克服一切賄賂，

善——常做善事，避免做壞事。

第五個問題——鴉片是毒藥。人頭稅是不人道的剝削。在能够取消或減少別的稅捐之前，我提議立即取消人頭稅、市場稅和帆船稅。最後，我提議絕對禁止吸食鴉片。」

經過討論之後，內閣各部長一致通過胡主席全部的提案。

各委員會組成了，各種計劃和綱領擬定了，工作就在政府和人民的興奮中開始。

捐米運動在河內大戲院開幕。胡主席發出動人的呼籲，各地民衆都可以從收音機裏聽到。他首先捐出他的一份米糧。一位參加大會的美軍上校——紅十字會的代表——捐出一小袋米和十元（越幣），他受到熱烈的喝采——人們歡呼美國。

隊伍組成了。可愛可敬的老人們拉着小車，青年男女們在後面推着這些掛着標語和旗幟的小車。一部份在城裏遊行，一部份到鄉村去。這樣，在全國，每隔十天一次，人們募集了幾千公噸米來救濟

貧民。直到稻熟了和番薯長大了的時候，這個運動才停止。

實際上，全體人民都進行增產運動，他們的標語是：

『不荒廢一寸土地！』

一寸土地一寸金！』

胡主席，他的閣員，行政機關的職員，每個人都照顧一片地。老人、大學生、小學生、婦女，工人，大家都利用空閒的時間來掘土、播種、耕田。城中居民組織工作隊來幫助農民，農民則加倍努力工作。他們說：『現在我們是爲我們而工作，而不是爲日本人和法國人工作！』

但是上天像是想考驗人民的勇氣。在毀滅了一切的水災之後，旱災又隨之而來，又有毀滅一切的危險。然而人民想戰勝這場災難。每一個早晨，每一個晚上，人們都見到由男女老幼組成的長長的行列，在傳遞着水桶、油桶、鍋子，把水從河裏送到稻田裏去。他們把水倒在奇渴的大地上，秧腳下面的裂縫活像老弱殘兵的張開的嘴。他們一面工作，一面歌唱，歡笑，一直到深夜。

人民是戰勝了。雖然完全缺少雨，但是米、玉米、番薯、蔬菜，一切都生長得很好。收穫是豐裕的，饑饉於是獲得避免了。在收割時，男男女女愉快地歌唱他們的新歌：『胡志明，人民的祖父親』。

關於農業，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陸。

在殖民主義的統治下，每年都花了巨額的款項，但大部份都跑進各種先生們的口袋裏，只剩下其餘的一部份是花在修理和建築的工作上。

新越南共和國的新政府沒有很多的錢。怎麼辦？

胡主席偕同他的專家去巡視水陸，召集各省的民衆，發出呼籲。反應是出於預期之外的。農民們分担任務，一部份捐錢，一部份獻米，一部份貢獻勞力。陸的問題於是獲得解決。

掃除文盲的鬥爭以一個新民族的朝氣蓬勃地發展。爲響應胡主席的號召，單在河內就有兩千多男女青年請求做志願的小學教師，卽是說，沒有報酬地工作。

學校和識字班像雨後春筍般到處發展。

有些鄉村每週節食一頓飯來購買紙張和燈油。

識字班分爲早班、下午班、夜班、兒童班、成人班和老人班。還有公開的街頭班或鄉村班，家庭班。

這實在是一種教育的競賽。

沒有足夠的筆。不要緊，可以用木頭、磚頭、竹來寫字。沒有足夠的紙張，不要緊，沙、灰、地和蕉葉可以代替紙。

每一家可以成爲一個班，每一間教堂或寺院都可以當學校用。

在某些地區，每一個牧童和每一個割草的少女都有一本寫滿字母的練習簿。他們在工作中學習他們的功課。

晚上，在每個鄉村或城市的每一個角落裏，人們可以聽到愉快的讀書聲。B—A ba, C—A ca,

D—A da……

有些人的毅力是十足動人的。一位割去雙腿的人每晚都去學校教授功課。一位聾啞的人經過三個月的學習後，已能夠用書面來談話。

七十多歲的老祖父和老祖母帶着他們的孫輩一同上學去，並一同參加考試。他們所寫的第一封信往往都是向「他們的胡主席」表示他們的謝意和他們能夠寫讀的快樂。

由於數以萬計的志願教師們的忠誠努力以及人民的勇敢，掃除文盲的工作獲得卓越的成績。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四百多萬越南人（全部人口的五分之一）已經學會寫字和閱讀。

胡主席曾宣稱，如果人們讓我們安靜地下去，掃除文盲工作將可在三年半至四年的時間內完成。

在目前，已經有某些鄉村，它們所有在八歲以上的居民都會寫字和讀書。這些鄉村都莊嚴地收到胡主席的祝賀信。

精神的再教育或稱新生活運動在穩妥而緩慢的狀態下進行着。勤儉是越南人天賦的美德。但在城市裏的人多多少少都受到外來的壞習慣的傳染，主要的是遊手好閒和浪費。然而宣傳、教育特別是上級的模範作用能夠克服他們，並使他們信服。

賄賂已減少了很多。胡主席是以寬大著名的，但他對於賄賂是無情的。當賄賂的案件發生並調查



屬實的時候，他的處罰是很嚴厲的。藉着民主的助力，人們希望完全消滅這個社會的膿瘡。

雖然社會的改革是相當容易的，但政治的改革却遇到不少的內外的困難。

爲了創制一部憲法，必需舉行選舉。

阮海臣和阮祥三在他們的國內外朋友的幫助之下，不擇手段地破壞選舉的舉行。

另一方面，南部的戰事方酣，西貢（Saigon），堤岸（Cholon），美萩（Mytho）以及別的大城市都被英法軍佔領。在被外國軍隊佔領的城市裏和在時常受到突然的襲擊和空襲的威脅的鄉村裏，人民的選舉是無法舉行的。

胡主席找到了一個解決的辦法。他對阮海臣和阮祥三讓步，給予他們七十個席位，由他們分配給他們的朋友和賣給別人。這七十個席位是留給七十個不受任何人選舉和不代表任何人的議員。

自然，在知道這件事之後，一切都憤怒了。他們說，讓這些傢伙出席國會嗎？這是新民主的恥辱，……等等。

胡主席完全明白人民對於這些「議員」的憤怒。他也知道他的威信能够把人民的憤怒鎮定下來，因爲人民相信他的才智，他曾解決了很多似乎是不能解決的問題。

胡主席給予人民的解釋是簡單的。他說：「爲了獲得米、番薯、甘蔗或其他有益的植物的豐富的收穫，我們應當利用又臭又髒的肥料。爲了達到我們全體所希望的民主，我們有時要做一些不民主的

事情。」

人民聽他的話，並鎮靜下來。

關於在南部的選舉，胡主席對南部的同胞說：「如果我們不能夠公開地舉行選舉，那末就秘密地舉行吧！」

憲法草案已詳細地草成，並廣為散發，以便人民能夠予以研究、批評和表示意見。在城市和鄉村裏，不時舉行民衆集會，向人民解釋怎樣選擇候選人和怎樣投票。

在舉行選舉之前，悲觀的人說道：「人民仍然是很無知的，或者還未懂得運用他的權利，機會主義者將有機可乘，而選舉將是一個大失敗！」

胡主席對於人民的才智具有無限的信心，他對他們說：「人民是聰明的，孔子曾經說過：『人民似乎是愚蠢，但實際上是天才』。你們將來會看到他們懂得運用他們的選票。選舉一定成功！」。

選舉的結果證明胡主席是對的。

很多地方都要求胡主席做它們的選區的候選人，有些要求胡主席做當然的議員，不需參加競選。

胡主席接受做河內市的候選人。

一九四六年一月六日——選舉日，對於越南人民是一個節日，到處充滿熱烈興奮的氣氛。從早晨起，各投票處——掛滿旗幟、鮮花和五光十色的標語——都給快樂的、穿着新衣服的男女選民圍繞着

打着鼓，揚着旗，那些「先鋒隊員」逐家喊請成年人去參加選舉：「祖父、祖母、叔伯、姑孀們，去投票吧！」。

在某些選區裏，有百分之百的選民參加投票。平均有百分之八十五的選民參加投票。河內投票的選民有百分之九十九，他們選舉了胡主席、女子中學的教員叔闢夫人(Thuc Vien)和兩位醫學博士。

這一元，有很多極動人的場面。一位八十四歲的祖父被引到投票處，在把票投進投票箱之後，撫着他的長白的鬚鬚，說道：「呵！現在可以上天堂了，我滿足了！」

另一個老人說：「我已七十歲，我是一個老人，但我是一個年輕的公民。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的投票，像你們青年人一樣。」

值得注意的是婦女們最先和最熱烈去參加投票。

在中部的南方，選舉在法國的炸彈下舉行。游擊戰士一手持着槍，一手拿着選票。

在法軍佔領下的西貢和堤岸，選舉在祕密中舉行。在夜裏，男女青年志願兵拿着藏在衣服下面的投票箱上逐家去收集選舉票。西貢和堤岸的百分之八十二的選民就在這種情形之下投了票，但是有四十五位志願兵被捕犧牲了！這是流血的、昂貴的但是英勇的選舉。

全國共選出三百名議員，其中十二名是婦女。在這些議員裏，有佛教的和尙、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師、舊官吏、富商、大地主、農民、工人、少數民族的代表。他們大部份是知識份子、專家

、小學教師、律師、醫生……。

成爲公民永瑞（Vinhtuy）的遜皇保大獲選爲清化省（Thanhhoa）的議員。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日，越南的第一屆國民大會在河內舉行。

國民大會幾乎全體一致地通過越南的第一部民主的憲法。指定的議員大部份投贊成票，其餘的棄權。

這部憲法的特點是：

尊重私有財產的權利，

人民享有信仰、結社……等自由，

男女平等，

種族平等，

一切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越南宣告爲民主共和國，政府由人民議院選出並對議院負責。

在國民代表大會開會當中，胡志明政府提出辭職。大會選定胡主席負責組織新內閣。

新政府的組成有如下述：

主席：胡志明

副主席：阮海臣

在十個部裏面，阮海臣的黨徒佔去了五個，其中阮群三被委爲外交部長。

這裏值得提及的是，爲着某種原因，阮海臣在國民代表大會開幕的翌日便秘密離開了越南。

### 三十三

胡志明主席和他的政府專心致力於和平的工作和國家的復興。

在越南宣告獨立後三個星期，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廿三日的晚上，法軍在南部發動了戰爭。

盟軍最高統帥部將越南劃分為兩個區域。天知道是什麼原因。從第十六度緯綫起，南部劃歸英軍以解除日軍的武裝；北部劃歸中國軍隊負責同樣的工作。

在抵達時，英軍受到南部民衆的熱烈歡迎。根據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憲章，南部的民衆寄予盟軍以無限的信任。像他們所有的同胞一樣，南部的越南人開始享受新獲得的自由，並爲國家的前途而工作。

九月廿三日晚上，英軍司令部突然宣佈在西貢施行戒嚴，禁止越南人跑到街上。

到了半夜，在英軍供給武器和戒嚴令保護之下，法軍進攻西貢。

法越戰爭開始了。

這是背信的和不平等的戰爭。一方面是印、日、英、法軍的聯合，另一方面則只是越南人。

在這個殖民地戰爭中，一個新的戰略開始了。全副武裝的日軍被分派到各個不同的地方去，英印

軍隨後跟着，藉口是解除日軍的武裝。而法軍則走在英印軍的後面。

經過這樣的部署後，越南人便不能够攻擊法軍了，除非他們向日軍和英印軍開槍。至於法軍，則光榮地躲藏在日軍和英印軍的背後，並時常獲得已經準備好的陣地！

在戰爭的開端，法國人宣稱：「整個交趾支那（南部）和安南南部（中部的南方）最遲在三個星期內便被征服了。」

法軍誇下的海口並沒有實現，英軍陷於困難的境地中：他們的正式任務是解除日軍武裝，但實際上，他們在爲法軍的利益而對越南人作戰！

黎格勒將軍（General Leclerc）的無敵的軍隊來到了。法國人又說：「越南人最遲在三個月內便要被我們征服。」

英軍予法軍以援手，出賣了價值幾千英鎊的軍火給他們。

無敵的黎格勒部隊沒有把越南人征服。

神父達尚禮哀海軍上將（Amiral Thierry D'Argenlieu）——法國駐印度支那高級專員，在生地納哥（Chandernagor，在印度的法屬地——譯者）長期居留和訪問重慶多次之後，到達了南部。

於是，法殖民主義者說：「既然我們不能够用武力征服越南人，我們將用詭計取勝。我們就快和他們談判。」

談判於是開始。

胡主席和他的政府都不願意戰爭，他們只求國家的統一與獨立。他們需要和平以免人民陷於貧困；並把因受到差不多一個世紀的法國統治而民窮財盡的越南重新建設起來。因此，胡主席與法國的代表聖得尼（Sainteny）簽訂了有名的三月六日的協定。

根據這個協定，越南對法國作極大的讓步。它答允留在法蘭西聯邦（Union Française）之內，尊重在越南的法國人的經濟、文化的利益。它准許法軍一萬五千人在北部和中部登陸。協定簽訂後，雙方應立即停止衝突。

這是胡主席的最困難的時期。阮海臣和阮祥三的報紙猛烈地攻擊他，控訴他把國家出賣給法國人。

人民是不滿意的，他們對於舊壓迫者還保留着一種極深的仇恨。

在一大羣民衆的面前，胡主席發表廣播演說。他沒有預先準備好演講辭，他的話語是從心坎裡吐出來的。他解釋迫他簽訂這個協定的國內的和國際的原因。最後，他用這句動人的話語作結束：

『胡志明不是，將來也永遠不是一個賣國賊！』

但在同一天裡，達尙禮哀上將對他的左右說：『我們在協定裡所作的讓步，我們將用別的方法把它奪取回來。』（這些話曾被布邊博士（Dr. Boubien）報導出來。布邊博士是法國議員，巴黎」



實際上，法國駐印度支那高級專員極力設法破壞這個「三、六協定」。對越南人的敵對行為不但不停止，反而加強。在中部和北部登陸的法軍時常藉故尋釁，以引起對越南人和對中國士兵的衝突，甚至在河內也發生流血的戰鬥。

在經濟方面，達尙禮哀玩一套巧妙的手段。他下令廢止五百元大鈔。這是殖民地的大騙術，它使越南人和中國人的幾十萬個家庭陷於破產。

在「三六協定」之後，法越會議在大叻 (Da Lat) 舉行。由於法國出席代表的缺乏誠意，會議沒有得到任何的結果。

其後，胡主席與達尙禮哀上將在阿隆灣 (Baie D'Along) 會晤，儀式極為隆重。胡主席蒞臨時鳴禮砲二十一響，他走時又是禮砲二十一响，隨後法國艦隊舉行檢閱……等等。

在這次會晤中，決定了派遣一個越南議會友好訪問團到法國去，並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的最後一週，派遣一個越南代表團到巴黎去，以確實地調整法越間的關係。同時，胡主席將成爲法國政府的上賓。

## 三十四

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胡主席偕同越南代表團啓程赴巴黎。

這個代表團應該是由外交部長阮祥三領導的。但在啓程的前一天，阮祥三部長却挾着部裡的家潛逃了。於是這個代表團在范文同（Pham Van Dong）領導下出發。

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主席啓程的後一天，法國駐印度支那高級專員達尚禮哀爲交趾支那組織一個傀儡政府，並把越南的這一部份宣稱爲「一個共和國，一個自由的國家，法蘭西聯邦之一員。」

從這裡，我們看到這位神父外交家的政策的正直、誠實和榮譽！

由於這個奇異的政策，戰爭在南部和中部的南方轉趨劇烈。法機焚燒了很多鄉村，屠殺了無數居民。在法軍佔領區裡，隨處籠罩着恐怖。

然而法國人却控訴越南人的恐怖行動！

法國政府以國家元首的禮節接待胡主席。

但是在封騰布羅（Fontainebleau）舉行的法越會議却失敗了。因爲達尚禮哀同時在大叻召開另外一個會議而沒有邀請越南，封騰布羅的會議怎樣能够不失敗呢？達尚禮哀的目的是很顯明的：找一

個敵手來打擊封騰布羅會議！

封騰布羅會議的開端和失敗沒有受到重視，因為在這個時期，另外一個會議——一個爲人們所期望、但不敢命名爲「和平會議」的會議——也在巴黎召開。

爲和平及和解的精神所激勵，並希望用各種方法來防止反動的殖民主義者的挑唆，因此胡主席在離開法國前廿四小時和法國政府簽訂了九月十四日的「臨時協定」。

胡主席在簽署「臨時協定」後，受到法國及外國報界的詢問，他說：「越南的統一和獨立這兩個主要的問題仍未解決，但一個臨時協定總比完全沒有好一點。」

胡主席在居留法國期間，曾去法國南北兩部視察。他曾去參觀盟軍在諾曼底（Normandie）登陸的戰場。

他見到很多人：政治家、知識份子、工商業領袖、工人領袖、婦運代表、青年團體的領導人。他觀察到法國人民愛好和平並贊成越南的統一和獨立。這對他極大的安慰。他成爲法國人民的偉大的朋友。

越南代表團比胡主席早幾天返國。胡主席則乘搭法國軍艦「杜蒙·杜爾維」號啓程。

三十年前，他乘坐商船去法國，在船上做一個二等的廚房工役。今天，他以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的身份乘坐戰艦返國。

他變老了三十多年。他改變了社會地位。除此之外，他仍然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仍然是一個純潔的、熱情的愛國志士。他對人的態度和對人類之愛完全沒有變更。

當他赴法和返國途經印度的時候，駐印度的英國代表對他極為客氣。

在錫蘭 (Ceylon)，一位老醫生，國民大會黨的黨員，代表尼赫魯 (Nehru) 來向他致敬。

在金蘭灣 (Cann-Ranh)，達尚禮哀上將在另一艘戰艦上等候胡主席。會晤是極友好的。人們允諾忠實執行「臨時協定」。但同時法駐印度支那高級專員却下令法海軍封鎖海防港口，並拒絕派出根據協定而成立的各委員會的法方代表，以解決在爭執中的各種問題。他命令空軍去掃射芽莊 (Nhattrang) 民衆慶祝「臨時協定」實施的大會，籌備攻擊海防和諒山的計劃。

雖然法方進行這些敵對的行動，但胡主席仍然堅持實現和平。

回到海防和河內的時候，胡主席受到民衆的盛大的歡迎。附近城市和鄉村的民衆兩三天前便來到海防或河內，等候他們的胡主席。海防至河內的公路上，沿途都擠擁着人羣。一個四歲的小孩在獲得准許把他的一塊樹薯送給「胡主席」的時候，才停止哭泣。我們記得，在啓程赴法之前，胡主席會收到幾千封信，請求他不要乘坐飛機出國。這些信是來自各階層和各種年齡的人。而在他出國的時期，民衆都爲他的健康和盼他迅速歸國而舉行公私的祈禱會。

## 三十五

在國到河內的第二天，胡主席召開內閣和國民代表大會執行委員會的擴大會議。「臨時協定」中所規定的各委員會的人選是指定了，經濟復興的計劃亦已擬定。胡主席親自擬定了一個模範區的計劃。一切都爲和平的工作和新的生活而準備。

然而，在可笑的藉口下，法軍向海防進攻。這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天，諒山也跟着受到攻擊。

胡主席和越北法軍總司令莫里哀將軍（General Morliere）派遣使節帶同停火令到海防去。但莫里哀將軍的軍隊沒有服從他的命令。法國海陸空軍聯合進攻。越南平民死亡約一萬人，海防被法機炸毀。戰爭繼續進行。

胡主席一再的向法國政府、國會和人民致送迫切的照會和呼籲請求它們制止戰爭。

相反地，法國政府不斷派遣援軍。大批傘兵和外籍軍團（Legion Etrangere）在海防、峴港（Tourane）和河內登陸。

情形愈加嚴重。

海防的越南民衆的突然遭受屠殺的命運，使得河內的越南民衆預作安全的措施。他們建築障礙物和掩蔽所，人口衆多的家庭預先離開河內。

法國飛機每天都到河內上空示威，甚至在胡主席的官邸上面往來飛翔。法軍士兵加緊他們的挑釁行動。

十二月十七日，法軍強迫越南政府的財政部長離開辦公室，並侵佔了財政部。

越北法軍總司令莫里哀將軍向越南政府致送哀的美敦書，要求解除越南民兵的武裝，並以法軍來替代越南警察。在城內，法軍士兵繼續挑釁。

雖然如此，胡主席仍然試圖和平地處理這些事情。他派外交部次長黃明鑑(Hoang Minh Giam)去會見法國駐越北專員聖得尼，但後者拒絕接見黃明鑑。

十二月十九日晚上，法軍開始同時進攻河內及其他的城市。

十二月二十日晨，正當胡主席修改他的模範區的計劃時，他的官邸受到法軍的攻擊。他只有離開官邸。他的臀部中彈受到輕傷。他的官邸已受包圍，然而，由於奇蹟的出現，他竟安然脫險。

在遷移他的大本營到河內市郊之後，胡主席向人民發出一「祖國在危難中」的呼籲。

像以往一樣，法國人自信能夠獲得勝利，以為河內在幾天內便完全落在在他們的控制下。但他們是錯誤了。河內英勇地自衛。經過兩個月的劇烈抵抗後，越南人安全退出河內，人員沒有受到任何損

失。他們之所以撤出河內，是爲了避免華人區受到破壞。

法軍佔領了河內，但有了什麼代價呢？

在兩個月的戰爭中，他們損失了：

三千三百六十五名傷亡的官兵，

四百二十枝步槍，

一百零八挺輕重機關槍，

四門白砲，

二十五架坦克，

七十六部卡車，

十九架飛機，

四艘裝甲艇。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廿五日，在獲悉法國海外部長毛特（Marius Moutet）到達印度支那的消息後，胡主席去電表示歡迎和祝賀聖誕節，並請毛特去見他，和他晤談。胡主席希望藉着他的老朋友毛特，他仍然能够挽救和平。

但是法國駐印度支那高級專員達尚禮哀導演了一幕恐怖劇來恐嚇毛特部長。他的把戲完全成功了

。受到恐嚇的毛特部長只在河內逗留了一天，便急忙地離開了，沒有去見胡主席，也沒有答覆他。

一切和平調解的希望都幻滅了，在全體越南人民擁護之下，胡主席決定抗戰到底。

他的政策是簡單明朗的：越南的統一（南部、中部、北部）和獨立；在法蘭西聯邦內與法國人民平等的和忠實的合作。

自戰事發生以來，已有六個月了。

達尙禮哀上將走了。

華露爾將軍（General Valluy，印度支那法軍總司令——譯註）走了。

莫里哀將軍走了。

聖得尼專員及別的專員走了。

在六個月內，法軍損失了：

五名上將軍官，其中包括越北法軍代理總司令和參謀長，

一大批軍官和下級軍官，

三萬零五百名死傷的士兵，

三千五百四十四支步槍，

一千零二十七挺輕重機關槍，



砲十餘門，

三十五架飛機（被擊落或在機場被毀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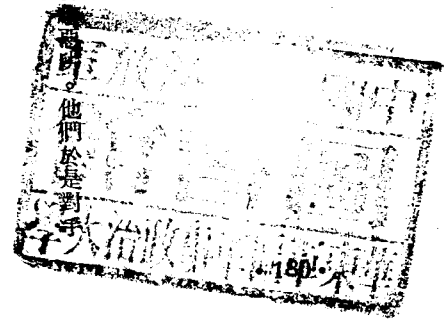
九十四架坦克，

四百三十七部卡車，

七部火車頭，廿餘艘裝甲艇，

一百八十億佛郎的軍費。

但除了佔領幾座破碎的城市之外，他們的處境不特不見改善，而且逐漸日趨惡化。他們於是對平



無寸鐵的平民施以報復。他們毀滅鄉村，破壞教堂和寺院，強姦十二歲的少女以至於七十多歲的老婦，甚至唱聖詩的女孩和修道院的修道女也不能免。在強姦她們之後，他們還用最野蠻和最殘忍的方法把她們殺死。他們搶掠米糧，把不能帶走的東西完全燒掉。他們屠殺鄉民和越南神父。

這真是一千個例子中的一個：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日，一隊法國兵跑進建河（Kien Ha）村裏，逮捕了五十名兒童，六名老人及四十名婦人和少女，把他們放進籬筐，用乾草蓋上去，再用汽油灑濕，然後用機關槍瞄準掃射。所有的遇害者都燒成焦炭一樣。之後，他們把村裏的二百十五幢房子通通燒掉。

很多人竭力指摘德國人的殘暴，但對於法國人在越南所犯的殘暴行為則不置一辭。在侵犯我國的  
法軍隊伍中，有很多是在德國招募的希特勒的挺進隊隊員，也有很多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份子。例如畢  
萊（Giuseppe Botlai）——前法西斯大議會的議員，前羅馬總督，墨索里尼的右手——是在外籍軍  
團裏面，改名為巴打忌利奧（Bataglio）。他是連長，由於勇敢——像我們在上面所敘述的事蹟，  
獲得十字勳章。

在這裏，我們節錄一些法國報紙的關於在越南的法國軍人的處境和行爲的報導，也許是很有意思  
的。

五月廿一日的「人道報」寫道：

「……在越南，戰爭繼續着。自然，軍人永遠是樂觀的。但我們看近一點吧。在南部，人民不  
能够走出法軍佔領區之外。從西貢到美萩，有六十公里的距離，但要帶着裝甲車和坦克車走，十足是  
一次軍事的遠征。

在北部，河內、南定和海防這三個城市已被破壞了四分之三，幾乎沒有居民。

南部的廣播電台告訴我們，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起至今日止，法軍死三千五百人，傷五千  
人，損失白砲十三門，坦克十三架，卡車七十三部，電台兩座、幾百支機槍和步槍。

在北部，法軍的損失最低限度也像在南部的損失一樣巨大。這樣，可以說，自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以來，每個月都有七百名法國青年在對越的戰爭中戰死了……」

一位在南部的法國憲兵寫道：

「五月二日，一隊法國兵被派去掃蕩敵人。他們包圍了那個鄉村。但他們不向鄉村進攻，而用大砲轟擊。一進入鄉村，他們便爭着劫掠和焚燒。

兵士的劫掠和焚燒的行爲，是得到軍官的命令准許的。

在焚燒了四十間房屋之後，他們又去掠奪耕牛。我覺得我們不是和平的使節，而是來搶劫一個民族的傢伙。」

「法國箴言報」（一九四七年八月）寫道：

「……在印度支那失掉了面子，即是失掉了印度支那。我們控制了高棉、寮國以及越南的大城市，但我們不能夠控制鄉村。敵人已從防禦轉到反攻。距離河內七公里的「急流橋」始終是在越南人控制之下。在西貢，安全是不存在的。我們的軍隊被圍困在城內。一年來，交趾支那是在我們的控制下，但今天它已受游擊隊的控制。由我們武裝起來的士兵大部攜械投過越南游擊隊裏去。

在十二月十九日之後，我們是樂觀的，但今天我們却很悲觀。」

在分析印度和阿拉伯國家對越南的態度、高棉（Cambodge）和寮國對暹羅的立場、以及組織傀儡政府的陰謀之後，「法國箴言報」結論說：

「交趾支那臨時政府爲了想避免那些在將來會威脅它的災害，已開始向「越盟」獻媚了。這樣，我們的友人自己已設法保障他們的生命，而惠及我們。如果我們繼續衰弱下去，他們將轉過來反對我們。」（自越南文重譯）

這些警告很清楚地顯露出法國人在目前的處境。

### 三十六

波拉特 (Bollaert) 代替了達尙禮哀。

人事已變更，但殖民主義的政策仍然和以前一樣。接受了他的前任者失敗的教訓，波拉特更爲聰明起來。在軍事方面，他繼續進行由達尙禮哀發動的戰爭；在政治方面，他高談和平。他拍着心口宣稱他是贊成越南統一和獨立的同情者。但當他發表這個聲明的时候，同時他又暗中做着相反的事情。交趾支那傀儡政府的主席黎文劃 (Le Van Hoach) 不過是日軍佔領時期的一名警務人員，沒有名望，沒有黨派，沒有勢力，同時受越南人蔑視。因此，波拉特要設法更換他。

他找到著名的親日份子：阮海臣、阮祥三和阮文心 (Nguyen Van Sam)。他幫助他們組織所謂「國家陣線」來對抗胡志明政府。

因爲這三位先生的不大名譽的過去早已昭彰，所以這位新高級專員的陰謀又宣告失敗。

這樣，波拉特請求寄寓香港的遜皇保大給予幫助，但保大似乎不大樂意做法殖民主義者的工具。因此，波拉特不得把他的應該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在河內發表的演說予以展期，同時，又匆忙地從河內飛到西貢，又從西貢飛返巴黎。

從這些行動看來，很明顯他，法國的帝國主義仍然是活生生的，雖然法國的政治家宣佈它已經死亡。這帝國主義的政策依然是：分而治之。

美國已承認菲律賓的獨立。

英國已承認印度的獨立。

面對着這些高貴的榜樣，法殖民主義者仍然裝做不見不聞。

面對着越南的英勇抗戰，馬達加斯加的起義，突尼斯、阿爾及爾、摩洛哥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日漸擴張，在印度的法屬地的必然喪失，以及法國本身的政治的和經濟的不穩定，他們依然裝作聾。

根據胡主席的觀察，在英美兩國，是本國政府的政策領導殖民地政府的政策。而在法國則相反，是由殖民地的無賴之徒來指導殖民地政府的政策。因此，關於越南問題，在法國人中間有兩種不同的意見。

八十多年來，大大小小的殖民地官吏已習慣於做我們的絕對的主人。在印度支那，一個最下級的關吏是一個極有權力的小帝王。他們很容易地很快地發了財，過着豐富而奢侈的生活。

對於這些傢伙，越南的獨立和統一就意味着把他們驅逐出這個陸地上的天堂，除非他們願意跟我們的同胞平等合作，放棄他們的特權，並根據新的條件來整頓他們的生活和工作的作風。

就是這些傢伙們是最「死硬」，最反動，和最熱心於戰爭的黨徒。

其次是殖民地的軍人。戰爭是他們的職業和謀生的工具。戰爭使他們獲得升級、勳章、尤其是很多的金錢。在外籍軍團士兵身上搜獲的書信告訴我們，他們中間有很多人會匯寄數千萬佛郎給他們的家庭。從這裏我們很容易猜想得出那些軍官們是怎樣發財的。

他們也是熱心於戰爭的，戰爭歷時愈長，則對他們愈有利。這兩種人——官吏和軍人——組成一個集團。

在法國的一般法國人是愛好和平的。他們繳納日漸加重的捐稅來供給戰爭的預算，他們被迫把自己的兒子送上戰場去，他們要用他們的鮮血和金錢來清償軍費的差額。

不是軍火工廠股東的普通工商業家看見戰爭對於他們完全沒有好處。城市被毀滅，鐵路受破壞，橡膠園和輾米廠被焚燬，礦場被蹂躪，他們的財產被破滅，他們的業務零落，總之，他們的資本已破產。他們也祈望和平以恢復他們的事業。

但是這些納稅人和工商業家在殖民地官吏和軍人的聯合之下，暫時是無能為力的。

胡主席和他的政府的政策，是簡單而明瞭的。他對人民說：

『抗戰。持久戰。還要抗戰。抗戰到底。抗戰到越南獲得統一和獨立！』

而越南人民，像一個人一樣，服從胡主席。他們服從他，因為他們信任他，因為他們衷心地愛他。我們不知道，在別的國家裏，是否也有被人民一致愛戴的領袖，像胡主席被他的人民一致愛戴一

樣。

很多外國的記者和友人都很驚訝地看到越南人民對於他們的「爸爸胡志明」的熱愛。在我們越南人，這種人民之愛是極易解釋的。

胡主席獲得人民的愛戴是由於他的愛國心。四十年來，他只追求一個目的：解放他的祖國和他的同胞。在缺席裁判中，他會被判死刑。他被拘捕和入獄很多次，并時常冒着極大的危險。他會長期身受地下運動時期的難以形容的困苦。他曾受到各種賄賂引誘。但是，他都很勇敢地很毅然地逃脫這一切。他的目的永不變更，而他仍然是一個純潔的和熱情的愛國志士。

一個飽受了八十多年的野蠻壓迫和剝削、曾經看見它的無數的兒女犧牲在監獄裏和監獄島上的民族，對於它的能够打碎了枷鎖和恢復它的自由的一個兒子，予以敬愛，是沒有什麼值得驚奇的。

我們也有別的英雄，別的偉大的愛國志士。我們有潘定鳳、黃和參以及同樣勇敢的人。但是只有我們的「胡爸爸」完成了別人所不能完成的事：他在堅固的基礎上建立了廣大的「民族團結」。使我們在抗日戰爭中獲得勝利的，就是這個幾百萬不分性別、階級、宗教、政治傾向的越南人的大團結。將來使我們戰勝法國殖民主義的，就是這個大團結。

胡主席受到人民的愛戴是由於他的利他主義或他的仁慈。他崇拜基督的犧牲精神。他是中國古代的哲學家墨子的信徒，墨子教人「摩頂放踵，以利天下」。



當他閱讀鄉村的和城市的小孩子們寫給他的信件的時候，這位堅強的革命家雙眼閃着喜悅的光輝。這實在是極動人的場面。這些信是寫得很天真的，例如：

「親愛的胡叔叔，我們已經懂得讀書和寫字；我們把臉洗得比從前更乾淨。我們很勤奮地工作。我們是很聰明的。叔叔，來看我們吧！我們寄給你一萬個吻。」……

他永不替自己設想。他時常關心他人和他的人民。

他不懂得仇恨，甚至對於敵人，他寧可憐憫他們，爲着他們的不了解。

他受人民的愛護是由於他的率直和樸素。他說話的態度是率直的。他能够用極簡單的話語和令人信服的例子來解釋複雜的問題，使大家都容易了解。

他的生活方式是樸素的。每天早晨，不論夏天或冬天，他於五時半起床，然後吃早點：一杯咖啡或一碗粥。吃完早點後，他在日記簿上記下這一天裏所做的工作。七時，他去視察學校或醫院、辦公廳或軍營。他永不預先通告他的視察，因爲他想看到事物的本相。對這些機關的首長，他予以批評或獎勵，或給予指示和意見，態度永遠是和善的。他於七時三十分到達辦公廳，一直工作到十一時三十分。正午，他到公共食堂裏。在這食堂裏，部長們，秘書們，汽車夫們和衛兵們圍着一張大圓桌坐着。他們所吃的家常便飯通常是飯、魚、蔬菜，有時還有肉類。這是大家休息的時間，談天，開玩笑，講笑話。胡主席也樂意參與談笑。

下午是接見賓客的時間。來賓有外國使節，各組織的首領和個人。有些老頭子和老太婆徒步走了很多天的路來到河內，目的單單是爲了問候胡主席。他接見任何賓客都是同樣的親切。……晚上七時，他離開辦公廳去用晚餐。有些朋友見他生活得太淡泊，於是時常利用這個用晚餐的機會請他到他們的家裏吃飯，但他很少接受他們的邀請。

晚餐之後，他讀書一直到十一時或半夜。

他的衣櫥也是很簡單的，裏面只藏着兩套卡機制服、半打布手帕和兩三對短襪。從巴黎回來的時候，人們見他穿着一套經過縫補的卡機制服。有人請他更換別的衣服，他回答說：「我們的很多同胞如果有一套像這樣的衣服，將是幸運的。我爲什麼要換掉它？」

「父親胡志明」爲全體人民所敬愛，特別是青年和兒童。

戰士們在衝鋒時大聲高呼：爲了祖國和「胡爸爸」，前進吧！

爲了「父親胡」，勞動者在工廠和田野裏增加了工作的時間。

對於兒童，「胡叔叔」這個名字是一道靈符，只須說出這個可愛的名字便能够使他們服從。這裏是我個人的經驗：我們的四歲的孩子阿念(Nien)生病，但拒絕服藥，一切阿諛和勸告都沒有效力。我的妻子想出一個好計策。她對阿念說：「我的孩子，如果你不吃藥，胡叔叔就不喜歡你了，知道嗎？」於是阿念皺眉苦臉地把一碗藥一口氣吞下去，然後用細小的臂膀掛在他的母親的頸項上，對她

說：「媽媽，親愛的，你告訴胡叔叔，說我很乖，是嗎？」

在胡主席身上，人們編造了很多故事，寫成了很多小冊子，做了很多詩歌，其中最受人喜愛的  
是：

「願我們的父親胡萬歲！」

「誰像我們同樣愛護胡叔叔，兒童們！」

下述幾件小事足以衡量越南人民對於他們的「父親胡志明」的愛情了：

他的一幅畫像在河內賣得一百三十萬元（越幣）。

在南部的一个游擊隊的畫家在戰場上受傷，於等候救傷隊的時間內，用他的血在襯衫上繪畫胡主席的肖像。這幅畫被一個大地主用十二萬元的高價購去。

「婦女救國會」送贈一件絲襯衫給胡主席。胡主席把這件絲襯衫送給傷兵們。在「全國傷兵日」，紅十字會把這件絲襯衫拿出來公開拍賣，竟獲得了四十六萬七千元。但很多人民團體要求將公開拍賣的日期展期，以便它們能够用更高的價錢把絲襯衫購買下來。

根據一個古代的預言，上了年紀的人說胡主席是一個聖人。在我們，這青年的一代，胡主席是一個人，一個最卓絕的人。

人們稱他為「人民之父」，因為他是越南的忠實的兒子。

我們不希冀這本書能够包括這個偉大的愛國志士、我們的「父親胡志明」的全部傳記，然而它使我們的讀者朋友對於創立了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胡主席的一生，有一個全面的概念。

最後，我們應該附記一下，據胡主席的左右說，他永遠保持「胡志明」這個姓名，是爲了對中國表示禮貌。